

王臣

著

认真地年轻

优雅地老去

杨绛传

民国女子大多特立独行，
唯独她，不攀高也不怕下跌，用力去爱，用心生活，
于从容不迫间，成就百年优雅。

独家收录《钱锺书传》《钱瑗传》，完整展现「我们仨」的动人世界



免费电子书赠送 微信： ynventon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王臣

作家，编剧。行文优美诚挚，被誉为“最具汉语文字美感”的作家。曾被《亚洲周刊》《城市画报》等媒体报道。多部作品登上畅销书榜。

代表作：

《世间最美的情郎：仓央嘉措传》

《喜欢你是寂静的：林徽因传》

《没有来世，只有今生：三毛传》

《一个人流浪，不必去远方》

《你若不来，我怎敢老去》

微博：@王臣

微信公众号：王臣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更多书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目录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壹从前](#)

[家世](#)

[人间](#)

[南方](#)

[无邪](#)

[苏州](#)

[贰后来](#)

[花年](#)

[东吴](#)

[世念](#)

[初见](#)

[流火](#)

[叁如今](#)

[孤艳](#)

[连理](#)

[远方](#)

[生津](#)

[盛世](#)

[肆庆幸](#)

[清音](#)

[归巢](#)

[风烟](#)

[江河](#)

[迸发](#)

[伍可是](#)

[匠人](#)

[北方](#)

[黄昏](#)

[暗夜](#)

[黎明](#)

[陆然而](#)

[浮生](#)

[安然](#)

[告别](#)

[矜独](#)

[优雅](#)

[若无死别，永不生离](#)

[我要的只是一个寂静无声的黎明](#)

[杨绛年表](#)

谨以此书，

致敬杨绛先生

本书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任何对本书籍的修改、加工、传播自负法律后果。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认真地年轻
优雅地老去

杨绛传

王臣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序 言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岁月好漫长，却也很短暂。

似一刹那，天地之间便有了你。你如深谷之中一株幽兰，与风霜相拥而舞，与雨雪齐肩吟唱。你在天之电光中，逶迤来去；你在地之泥浊中，洁身逡巡；你在人间，与山笑谈，与水交杯，与万物伏地静祷，洞穿虚无，心向慈悲。哪怕你历经百年岁月，伶仃摇曳，仍于无声之中散发微茫。

如灯，如烛，如火。

然而，谈到你，令我沉默。沉默到我几乎忘却了所有的腹稿，仿佛与你从未相识，仿佛与你只是初见，又仿佛是因你的伟岸照见了我的渺小，以至于我不敢妄言，哪怕只字片语。世人唤你“杨绛”，然而我更怀念那个不曾跋涉人间、远离苦难的“杨季康”。无论如何，我是决心，要追随你走完这一段。

去年年初，出版社编辑曾尝试联络杨绛先生，希望我能够去采访先生，为先生写点什么。可是，当下心想杨绛先生年迈，我等来往之扰恐怕不妥，实在不愿耽误先生的片刻宁静，因此一再推辞。其实，另一方面是深觉自己资历尚浅，不足以与先生对谈，生怕言语不当露了怯。最终未能成行。

谁能料到，5月初便被出版社编辑告知，杨绛先生身体不佳，已住院治疗。听闻此事，心中十分惶恐。月底，晴天霹雳一般，各大媒体相继刊登了杨绛先生病逝的噩耗。电光石火之间，刹那是生，刹那是死；转瞬即来，转瞬即去。如今，纵是心思千万，想要与先生面对面说点什么，也为时已晚。

再不能了。

其实，我也知道，世间的阴差阳错从未停歇，都是寻常。先生病逝不几日，与之有关的传记便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仿佛是各大出版社一早便攒好了稿子等着这一日似的，令人瞠目结舌。当然，也有出版单位联系我，希望我也能立刻“赶”制一本先生的传记。显然，我做不到。一一拒绝。

可是，先生一走，心中愿念甚多，也确实想要说点什么。可是又从何说起呢？你来这世上百余年，我却未能见上你一面。我又有何资格翻阅你的人生，甚至讲说一二呢？我不曾在你身旁，不能揣度你的心，无法杜撰你的情。如今，想要写点什么，怕也只能我手写我心，写出来的便只是——我从书卷中读到、看到、听到的你。

或许，一个真真正正的外人，只凭自己的一颗心，去写、去记、去观摩、去感受，反倒是恰到好处的。就像你，认真地年轻，优雅地老去，凡事刚好。你的一生，安稳过，跌宕过；也曾有温柔岁月，也曾历喧嚣时年。你保真心，守自然，爱对的人，过想过的生活，真正活至极致。似是一本书，读之不倦，读之无尽。

杨绛先生百岁之年，曾说：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短短数语，道尽百年岁月的人生智慧。还有什么，比一颗淡定、平静的心更令人敬重的呢？与其说我是在字里行间追述杨绛先生的一生一世，不如讲我是在她的一生一世中寻觅一个出口，从日常扰攘和拥挤的缝隙里，看看庸碌人生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的沉默和寂静。

凌晨四点二十八分，我听到两段杨绛先生生前的录音。悠缓、轻柔，偶有滞顿。从她幽婉而沧桑的声音里，仿佛能听见一百多年的电闪雷鸣和暴风骤雨。不对，还有一点别的什么——是夕阳慢慢没落的寂静，或晨曦微微泛开的静谧。当她说到“钱锺书”三个字的时候，我忽落泪，不能自己。

她说了什么呢？其实不多，却也不少。但有一句忘不了，她说：

我是钱锺书的老伴儿，能体会他的心意.....

王臣

2016年12月



本书由“尹子”整理. 想获得更多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ynventon 加尹子微信，申请入书社Q群，每天分享畅销好书，精致书籍，精美封面，有目录，你专属的移动书屋。小编喜欢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QQ：690585318 微信：ynventon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
也不用倾轧排挤，

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

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杨绛



壹

从前

(1911-1928)

世上我只是一个人

人
之
月
月

壹从前

(1911-1928)世上我只是一个人



家世



家世

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

杨绛传

《汉乐府》云：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江南之美，见于文，见于诗，见于她的仪容、气质。

她是杨绛，祖籍江苏无锡。一方水土一方人，从父母的血脉中，她继承下了江南水乡的剔透与玲珑，娴雅与温柔。民国女子，百花争艳，仿佛誓要活成传奇一般，一个比一个特立独行。唯独她不同，循循如也，不争，不夺；不低眉，不迷惘。她的一生一世，就像一首意味深长、淡静隽永的诗，令无数人为之颌首又昂扬。

在江苏无锡，杨氏一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族中多文人、官宦、商贾。然而，人生长河漫漫，名望并非极重要的事。杨绛祖父这一支，家境寒素。1878年，杨绛父亲出生，名荫杭，字补塘。杨荫杭笔墨尚佳，作文章的时候，还有个笔名叫作“老圃”，又名“虎头”。

杨荫杭自幼聪慧，读书勤苦。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志趣，凭一己之力誓要拼出一番天地。1895年，十七岁的他便顺利考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然而，尚未毕业，杨荫杭却被学校除名。是何缘故呢？说来令人唏嘘。

当年，爆发学潮，北洋大学堂不少学生参与其中。当权者镇压学潮的时候，领头之人被开除，可问及其他参与人员之时，竟无人敢应。从不曾参与其中的杨荫杭性情耿介，见众人怯懦退缩，他心中愤懑不已，竟挺身而出，说还有他。如此一来，杨荫杭也在除名之列。好在不久之后，他考入了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由“中国商父”盛宣怀创办（轶事：盛宣怀的四儿媳孙用慧与张爱玲的继母孙用蕃是亲姐妹，盛宣怀也是民国才子邵洵美的岳丈）。1899年，学业出众的杨荫杭和杨廷栋等六名学生，被校方选派赴日留学。起初言语不通是最大阻碍，他便去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日文，不久入早稻田大学就读。

次年，春。他和杨廷栋等留日学生一起组建了励志会。在校期间，还一起创办了当时留日学生的第一份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名篇，包括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自由原论》（今译分别为《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和《论自由》）等作品，在海外留学生中颇具影响。

1901年，暑假，杨荫杭回国探亲。这期间，一腔热血的他在故乡创建了励志学会，宣传“排满”革命，《中华民国史》记此为江苏最早的革命小团体。杨荫杭因此遭到清廷追捕。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归国之后，被盛宣怀派往上海交通大学译书院做翻译工作，编译了《名学教科书》。

后因译书馆经费不足停办，杨荫杭重回无锡。此番归来，他与留日归来的同学创办了“理化研究会”，并请了一名日本教师讲授自然科学。百忙之中，他也兼职为上海的《时事新报》《苏报》等报纸撰稿，并担任一些编辑工作，还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学校为学生上课。

彼时，杨荫杭年轻、强健。海外的游历令他的眼界愈加开阔，更甚从前。他既有远见，又有学识；既有胆魄，又有丰盈的热情和充足的精力。因此，他仿佛从不停歇一般，总要竭力做点什么。只是遗憾，他未能生在一个好的年代，所有的奋发终究未能如愿开花。

除因宣传“排满”革命遭受朝廷通缉之外，驻意大利钦差许珏也曾扬言要枪毙杨荫杭。又由于反封建的开明思想触怒族中封建老旧一派，他被族中居心叵测之人试图驱逐出族。重重压力之下，杨荫杭只能另谋新路。1906年，杨荫杭逃亡海外，再度留学。此次他先到日本，后横渡太平洋，远赴美国，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由于早年早稻田大学本科不授学位，他便通过论文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继而辗转去了美国。多年以后，杨绛还通过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李又安，找到了当年收录了父亲论文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日本商法》，并将封面及几页内文收藏了下来。

父亲留美论文一事，还是钱锺书先发现的。此前，杨绛只见过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09至1910年度的注册书。是昔年钱锺书在杨荫杭的书橱里见过他的留美论文，后来提醒杨绛，方才有了后续的事。

再度留学归来，杨荫杭一颗探寻进步追求民主的心慢慢沉淀下来。对于时局与政治，他有了更深刻立体的见解。反观早前自己的革命态度，杨荫杭也日渐理性。他开始学会控制与放下，变得淡定，这也是后来他对女儿杨绛最紧要的教育心得。

1898年，还在南洋公学读书的杨荫杭与杨绛的母亲唐须嫔喜结连理。唐须嫔，小名细宝，与杨荫杭同岁，出生于无锡富贾之家。她也是喜好与书做伴的女子，修养不在话下。在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务本女中读书之时，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和国学大师章太炎夫人汤国梨都是她的校友。

杨绛在《忆孩时（五则）》中写到一则母亲的趣事。唐须嫔喜爱民国女作家苏雪林（原名苏梅）的文章。一次，唐须嫔读到一篇作者署名“苏梅”题为《棘心》的文章，她便说，此人也学着苏雪林《绿天》的调儿。杨绛听后十分佩服母亲，因为苏梅正是苏雪林的本名。母亲竟一眼便能辨认出苏雪林的文笔和腔调。

唐须嫔具备中华女子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温润如玉，淡雅如菊，美丽，贤惠，幽静，甚少抛头露面，一心相夫教子。在杨荫杭留美四年期间，她独自一人照顾杨绛的三个姐姐，从无怨言。她也同样具备新时代知识女性的素养。她喜爱清代戏曲剧本《缀白裘》，读至欢愉处，时常会心一笑。《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更是她的床头书。

关于她的文字资料很少，即便杨绛本人记述母亲的文章也不多。这并非表示母女情感淡薄，而是母亲的形象在杨绛心中已如图腾，岁月映照在母亲身上的痕迹简单又纯粹。一个最好的妻子，一个最好的母亲。用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的话说就是：“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

留洋归来的杨荫杭，虽在婚姻一事上未能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窠臼，但是上苍待他不薄，嫁给他的是内心同样进步的知识女性，唐须嫔。虽然婚后的她内敛低调，不常出门，但是丈夫回到家中，唯有她能与杨荫杭两心相印，论时事，谈诗书，把酒话桑麻。

元稹《离思》诗曰：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杨荫杭与唐须嫔如是。

人间



人间

她出生的时候身材短小，

小小粉粉的一截，

看上去很是脆弱。

杨绛传

1911年7月17日。

北京城杨家的租住房里，喜事临门。那一日，花正好，月正圆，杨家公子风华正茂。是日，夫人唐氏为杨公子诞下一女，取名季康。家人唤她“阿季”。小小女婴在襁褓中，柔软、脆弱，仿佛一触即碎，令人疼之惜之爱之又生怕碰坏似的，小心翼翼地将她安放在母亲身侧。

刹那间，天地之广大恢弘展现在这个小小女婴的眼前。彼时，她还不懂世间温柔，也不懂世间苦难，更不懂世间情意，唯有双目炯炯有神，凝望着这个将要与她并肩一生的人间。去路漫长，她也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

只是静静看着，等着。

杨荫杭、唐须嫔夫妻二人一生诞育子女八人：长女杨寿康，二女杨同康，三女杨闰康，四女杨季康，老五（长子）杨宝昌，老六（次子）杨保傲，老七（五女）杨黍，老八（六女）杨必。

在杨绛出生之前，家中已有三个姐姐。三个姐姐都出生在无锡老家，土生土长。唯独杨绛在北京城里来到这个人世。分明骨血中尽是江南之风雅的杨绛却出生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为北方之苍劲缭绕于身。

当年，杨荫杭从美国留学归来，思想发生了变化，对“革命”的态度变得冷静，开始研究西方民主法治。较之从前的“革命”态度，已更倾向于“改良”。回国之后，受实业家张謇推荐，杨荫杭携孕中妻子来到北京，在一个政法学校授课，期间还被末代皇帝溥仪的辅政肃亲王善耆请至府中讲律法。

杨绛便是在这一时期出生。

杨绛的三个姐姐都是在无锡老家出生，也都是由产婆接生，费用很低，只要十个铜板。然而，北方产婆以力大闻名，南方太太都十分恐惧。因此，四个姐妹中，唯有杨绛是在医院由一名日本产科医生接生的。据说杨绛出生的时候花了父母十五两银子。长大以后，姐妹们也常常拿此事打趣，对杨绛说，家中兄弟姐妹们的全部接生费用加在一起，都抵不上杨绛所花的一个零头。

按常理来讲，家中已有三朵金花，排行老四的杨绛又是女儿，想来未必会得父母重视。不想，杨荫杭对四女儿尤其疼惜。众姊妹兄弟中，唯有杨绛，是在父母身边被养育长大的。她出生的时候身材短小，小小粉粉的一截，看上去很是脆弱。即便长大后，杨绛的身材依然不高，父亲却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可见，父亲对杨绛之怜爱。

父亲有午睡的习惯，不喜打扰。某次，杨绛恰好在父亲房里看书，连呼吸都很小心，只静静待着，连去厕所，都似小猫一般蹑手蹑脚，寂然无声。父亲醒来见到杨绛也在，便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话虽隐忍，爱却深重。从此以后，每每午休，父亲便总要杨绛陪着。

也许在杨荫杭看来，杨绛的出生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逃亡海外留学归来之后柳暗花明的最好见证。又或者，她出生的时候果真要比三个姐姐看上去更聪慧、玲珑？这样的事，不好揣度，唯有他们父女二人心中了然。

连父与女，也要讲究缘分的吧。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决定辞职南下。离开北京之前，善耆还特地拉住他的手对他讲，愿他

成功。一个是旧年的亲王，一个是昔日被朝廷通缉的“排满”异己。时过境迁，他们二人却能彼此欣赏。对杨荫杭来说，应当没有比这更令人动容的告别了。

离开北京之后，杨荫杭携妻女来到了上海，就职于上海《申报》，并成为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说到这里，不得不叹一句“虎父无犬女”。杨绛能在中国文学史册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与当年叱咤时代尖端的父亲，是真正的一脉相承。

抵达上海之后，依然受张謇推荐，杨荫杭出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转驻苏州。中华民国规定，本省人士应当回避本省官职，因此，不久之后，他又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驻杭州。也是这一段为官的经历，令杨荫杭日后常常教导杨绛，做什么也别做官。

这句话语出有因。杨荫杭性情狷介，为官刚正不阿，不懂变通也不愿变通。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变通便是妥协退让，终要丢了原则。所言不差。当年，身为高等审判厅厅长，要面临的大小案件无数，难免遇到权贵涉事的案子。杨绛回忆父亲曾处理过一起恶霸杀人案。

那个恶霸因有省长和督军撑腰，东窗事发之后意欲贿赂。杨荫杭不允，坚持司法独立，判处恶霸死刑。如此一来，他一下得罪了两位高官。依照中华民国的规定，杨荫杭其实是在省长和督军管辖之下，但是省长和督军不能干预司法。

杨荫杭的不买账，理直气壮。

然而，人情世故远远不是单凭理直气壮便能周全的。事后，涉事的省长便直接向总统袁世凯告状，幸而袁世凯的秘书张一麐与杨荫杭是故交，张一麐力保杨荫杭，最后袁世凯亲批“此是好人”四个大字回了省长。如此，杨荫杭方才躲过一劫。

杨绛四岁的时候，杨荫杭被调任北京，在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不过，杨荫杭的工作态度一如既往，不徇私，不舞弊，一颗坚持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的心笃定无比。

1917年5月4日，杨荫杭竟然传讯了在职的交通部长，怀疑此人受贿。此事一出，如雷霆炸耳，所有人都对杨荫杭的行为举止瞠目结舌。有人赞他胆识过人，有人骂他呆板迂腐。当夜，杨荫杭的电话便没有停过。最后，司法部长直接以司法部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请示袁世凯，要求将杨荫杭停职。

杨荫杭不卑不亢，写了《杨荫杭申辩书》，列出“十二条”，据当时律法，逐一纠正司法部长对司法程序的错误认知，直接回应。杨荫杭与司法部长的两篇对簿之文，先后被刊登于1917年5月25日和26日的《申报》要闻上，引起轩然大波。最后，杨荫杭虽不得不停职，但涉事的交通部长也被逼无奈，引咎辞职。

经此一事，杨荫杭对北洋政府的为官之风十分失望。虽然停职不久后又恢复公职，但是杨荫杭的工作热情已失大半；对“做官”一事，也越发抵触。既然无法在真实的法制公正与虚伪的人情世故间斡旋平衡，不如离开。杨荫杭打算辞职。

这些，幼年的杨绛不懂。她只记得，有一日父亲突然不去上班了，连他上班要乘坐的马车也卖掉了，两匹马没了，两个马夫也走了。父亲倒是清闲、惬意，还与他一位名叫黄子年的留日同学去百花山采集植物标本，出门六七日才回，被晒得黝黑。

在北京的那几年，对幼小的杨绛来说，多半都是绵密的温柔和悠长的童趣。挫折和跌宕是大人的事，而她尚未领悟苦难之分毫，只是枕在父母宽厚的臂膀之中来回摩挲。父亲和母亲便是她踏踏的整个尘世，便是她触抚的全部人间。

此次重回北京，他们租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女子。这是杨绛第一次见到真正梳旗头、穿旗袍、踩花盆底鞋的满族人。小小的杨绛将一切看在眼里。父亲问她要不要穿这种高底的鞋子，她认真思索一番之后认真地答道：要。

她慢慢明白，什么叫作美了。

后来，杨家搬去了西城东斜街25号。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杨绛正式接受学校教育。先是入第一蒙养院

学前班，后转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当时，杨绛的三姑母便在一墙之隔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学监。杨绛曾说，她童年的记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杨绛父亲兄弟姐妹共六人。杨绛的大姑母排行老大，老二是大伯父杨荫溥，老三是父亲杨荫杭，老四是二姑母杨荫粉，老五是三姑母杨荫榆，老六是三叔父杨荫樾。在杨绛的印象中，童年的时候自己也是一个三姑母喜欢的孩子。不过，长大之后她与三姑母并不亲近。

杨绛的大姑母出嫁不久身患肺病去世，大伯父杨荫溥在武备学堂试炮失事中殒命，三叔父杨荫樾留美归来也因肺病而亡。据杨绛回忆，家中大姑母形容最美，可惜红颜薄命。而在世的二姑母和三姑母两姊妹从小没人疼爱，彼此又不睦，出嫁之后又先后与夫家断绝了关系。大约都是有些脾性的人。

彼时，杨绛出落得水灵可人。有时候，女高师的学生会带她到大学部玩耍。她们会陪杨绛打秋千，也会把她带去学校的恳亲会演戏。把她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头上插满花，衣服上也贴满花，让她演小小的花神。甚至，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也有学生拉着杨绛一起跳绳。

后来，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打趣道：“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不过，幼年的杨绛并非完全如后人所想，自幼温静，反倒有些调皮。她会在课堂上捣乱，吹一种小绒球，吹得开心还会如若无无人地笑，自顾自地做些不合“规矩”的事。老师气急，叫她答题，谁料到她也能对答如流，毫无错漏。聪慧的人，总有一些能从人群里跳脱出来的脾性。

当时随父母返京的，除了杨绛，还有与她年岁相近的三姐。自然，日后弟妹们的陆续出生也给家中增添了不少欢愉。年长一些的大姐和二姐则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可是，祸不单行。就在父亲的工作遭遇挫折的时候，二姐感染风寒住院治疗的消息传来。

听闻消息之后，杨绛的母亲连忙南下，直奔上海。不巧的是，此时天津大水冲断铁轨，她只能转乘轮船。今日想来，那一路上，唐须臾必觉分秒如年，内心煎熬非常人所能想象。旧时医疗水平不佳，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风寒在旧时代也是会要了人命的。

杨绛在《忆孩时（五则）》中写道：“三姐姐一天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然而，她的二姐没有等到老去的那一日。等到母亲见到二姐的时候，她拉着母亲的手，绝望地哭。

哭得母亲肝肠寸断。

命运之诡谲，想来无法预估。杨绛的二姐，终究无法摆脱命运的掌控。病逝的时候，她还不到十五岁。这件事，成了杨绛父母心中经久不愈的伤。连女儿都失去了，工作又何足挂齿呢？原已对北洋政府心灰意冷的杨荫杭心中一横，主动提出辞职，未至允准，便携家离开。

1919年，秋。杨荫杭携妻女干脆利落地离开了北京，回到无锡。所有的来去，在幼小的杨绛心中留下的印象是那样仓促无序甚至不合情理。来不及驻足，便已告别。她还记得南下的路上，碰到一个跟自己并不好的同学。即便如此，她仍想让那个同学捎句话回去，告诉大家，她要走了。

提到这件事，杨绛用了一个词语：怅然。可是，这一点夹杂了落寞和伤心的“怅然”又很快被她从父亲身上找到的“自豪感”替代。她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人生没有一条路始终坦荡如砥。

走得问心无愧。

走得不留遗憾。

足矣。

南方



南方

数十年过去，

杨绛依然记得

那艘船叫作“新铭”号。

杨绛传

旅途，常常令人忘却孤独。一家人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再由天津乘船南下，一路上虽有劳顿但仍欢愉。昔日所遇之破碎仿佛刹那不见。起码，对于八岁的杨绛来说，旅途所见之人、所见之景无一不是充满新奇和奥秘的。最有趣的是，父亲舍不得北京家中豢养的那只黄白色狮子猫，也被一并“夹带”上了船。

数十年过去，杨绛依然记得那艘船叫作“新铭”号。杨绛后来回忆，那艘船就像电视剧《围城》中顾尔谦、李梅亭等乘的三等舱那样又脏又挤又乱。脏乱拥挤到什么程度呢？杨荫杭抱着当时三岁的老七甚至掉进了海里，好在最终父女二人平安上船。

当时，杨绛可能不懂“怀念”是什么。或许，她与三姐坐黄包车上学的画面从心头闪过；或许父亲上班乘坐的那辆马车她想起来仍觉得有趣；又或许，她恍惚之间还能听见从颐和园和香山破空而来的清越鸟鸣。可是，这些对于南下的杨绛来讲，只是她一生中蜻蜓点水般的一缕朱红。

轮船抵达上海，一家人转乘“拖船”前往无锡。所谓“拖船”，就是一种由领头的火轮船拖带的船。一艘火轮船可以拖带数条小船，依靠火轮船的动力航行。说来奇巧，杨绛的七妹离开北京的时候还是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如今竟突然脱口带有无锡口音。

两天拖船坐下来，他们终于重归故里，到了家乡无锡。回到无锡，一家人没有住回昔年的老屋，而是单独在沙巷租了一处宅子。宅子临河，破旧简陋。然而，对这一家人来讲，这里却是他们执手并肩踏上各自人生下一段旅程的开始。

据说，父母起初并不满意沙巷的住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当时钱锺书家租住的地方另觅住处。那时候，小小少年与小小女童，也不过是身在两个世界匆匆打了个照面。或许，连一个照面都没有。只是，有了这段因缘际会，着实令这一双旷世伉俪的故事更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

谈到这件往事，杨绛曾说：“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锺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安居无锡沙巷的这段时光，杨绛在离家不远的沙巷口大王庙小学就读。学校十分简陋，庙堂改建，一名校长，一名老师，小学初中四个班约八十多个孩子挤在仅有的一间教室里上课。老师姓孙，光头，水平不高，连“子曰”的意思都弄不明白，还常手握教鞭敲打学生。不知是否因为杨荫杭声名在外的缘故，杨家的几个孩子竟从未挨过打。好在，校长性情温和。

杨荫杭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对择校问题也很慎重。因此，在大王庙小学杨绛只待了半学期，便和三姐一道，追随大姐去了上海启明女校。由于二姐在上海病故的原因，母亲很不放心，但是父亲认为，启明女校教学质量好，杨绛小小年纪也明白道理，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

其实，杨绛很怀念大王庙小学这段经历。她还以《大王庙》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她写道：“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这篇文章作于1988年8月。杨绛已经七十七岁。

说回这间宅子，因它临河而筑令一家人饱尝了河鲜之美。杨荫杭十分钟爱“炆虾”，所谓“炆虾”就是将生鲜小虾洗净，蘸料生食。常听长辈说“祸从口入”，生食河鲜到底是有隐患的。不久，杨家几口人也未能躲过这个劫，除了杨绛，都先后生病，好在并不严重。唯独杨荫杭，一病不起。

杨荫杭的薪资是全家的生活来源。他这一病，卧床半年多，纵是唐须嫔殚精竭虑，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家中依然陷入拮据。幸好，杨荫杭的两位故交伸手援助，家中窘困方才有所缓解。一位是当年与他一同留日的好友杨廷栋，一位是当年与他一同留美的同窗陈光甫。

有些人，替你锦上添花，未算惊喜。

有些人，为你雪中送炭，才是珍贵。

彼时，他已病重到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皆已放弃治疗的地步。那段日子，家中往来亲友络绎不绝，有时夜深依然是众人无眠，不知道什么时候杨荫杭会突然撒手人寰。唯有唐须嫔，她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最后，她央求杨荫杭的老友，名医华实甫先生，恳请她务必给丈夫开个药方。

杨荫杭留洋以后，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海归的毛病。他不信中医，只信西医。为此，唐须嫔挖空心思买来胶囊盛装的西药，将胶囊打开、倒空，再将中医药方中包括珍珠在内的中药研磨成粉，装入其中，伪装成西药的样子喂杨荫杭吞服。

命运时有宽宏。在唐须嫔无微不至的照料之下，一日一日过去，杨荫杭终于退烧。之后，唐须嫔不惜一切代价为丈夫补给营养，连熬煮的浓汁鸡汤，都一勺一勺将油撇去，再盛给丈夫。杨荫杭的死里逃生，毋庸置疑，都是唐须嫔的功劳。因此，母亲在杨绛心中是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形象。

父母之间，情意甚深。这一点，不单体现在父亲病重母亲悉心照料一件事上。母亲有每晚记账的习惯，总有一些琐碎之处处理不清楚。每每这个时候，父亲便会夺笔过来，写上“糊涂账”三个字。父亲这么做，只有一个想法，他心疼妻子，不肯她多费心思。虽然母亲对账目并不敏感，但是家中每月寄回老家的家用，一辈子没有错过。

杨绛记忆中，她的父亲母亲，虽是夫妻，但更像老友。两人相敬如宾，一辈子不曾吵架。那个年代夫妻不吵不闹的也不少，但女子多半委曲求全，一味迷信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不想也不敢与丈夫争执。但是杨绛的父母不同。他们是彼此真正的知己，无话不说，而且不准孩子插嘴，仿佛生怕破坏他们之间的温柔似的。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杨绛说：

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人性与世态》（Les Caractè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

之后，父亲重做律师之时，他也愿意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详细讲给母亲听。始末过程，事无巨细，还会一起分析、讨论。或许，只有像杨荫杭和唐须嫔这般相敬如宾、恩爱不移的一生一世，才真正算得上是中国夫妻的典范。耳濡目染之中，父母和睦的一辈子也对杨绛将来的婚姻态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没有当初的杨荫杭和唐须嫔。

或许也没有后来的钱锺书和杨绛。

杨荫杭病愈之后，一家人便搬离了沙巷。



无邪



无邪

在杨绛心里，姆妈便是
学校里最威武神气的人。

杨绛传

1920年2月。

杨绛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准备去上海启明女校读书。临行之前，母亲给了她一枚崭新的银元，大姐给了她一方细麻纱绣有红花的手绢。这两样东西，成了杨绛最宝贝的物件，一起藏在了贴身的左口袋里。就这样，她和大姐三姐踏上了去往上海的路途。

上海启明女校是一所法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位于上海原法租界徐家汇圣母院内。杨绛的几个姊妹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姐杨寿康更是学校的知名才女，中文、法文的课业都是校中翘楚。毕业之后困于大学择校问题便一直留在启明，一边进修一边教学。杨绛和三姐的到来，对大姐来说，既是责任，也是慰藉。

初入启明，校园里的一切琐细在杨绛的眼中，既陌生又迷人。并排毗连的宽敞教室；花砖走廊下的碎石小路；花树繁盛，绿草成荫；还有圣母亭中供奉着的那一尊圣母像；以及，大操场上的秋千架、跷跷板……每一样，对初入启明的杨绛来讲，都是新天新地。令她充满好奇，又小心翼翼。

启明有很多的规矩。平日里，起床、早餐、午餐、半点心（下午茶）、晚餐都有规定时间，并且用餐时间不能说话，只有节日当天可以交谈。学生所有自带的零食只能在饭堂食用。学校的宿舍设施也都是统一陈列和配置。好在三姐妹住在同一间寝室，彼此照应方便。

自修时间，上厕所也需要向姆妈汇报，姆妈允许才能出去。课堂时间不能交谈说话。杨绛调皮又倔强，还因上课说话受过罚，站在墙角示众。后来，她闹脾气，哭到下课老师同学都散了还不肯走。因为她觉得委屈，说话的是两个人，罚站的却只有自己一个。直到姆妈来哄，她才罢休。

开学那天，杨绛印象深刻的是一片“望望姆妈”的欢叫声。其实，这是大家在跟姆妈打招呼，说“姆妈，您好”。学校的校长和多数老师都是修女，头戴黑帽，身着黑袍，看上去端庄神秘，令人敬畏。平日里，学生们都唤她们“姆妈”。在杨绛心里，姆妈便是学校里最威武神气的人。

姆妈们黑帽黑袍的衣着是杨绛昔日未曾见过的，因此，她十分好奇。每年春天，天主教徒会上佘山瞻礼。启明的姆妈和年长的学生也会上山。杨绛的两个姐姐都去，唯独杨绛年岁太小，通常不能随行。大姐不放心，就让杨绛去找姆妈问问能否准她随行。没想到，姆妈一口答应。

当日带队上山的姆妈跟杨绛十分投缘。随行之人常年都是年长的学生，今次突然有一个灵气的小丫头在身旁，令姆妈很是欢喜。姆妈一路照顾她，晚上还带她一起睡。先前，杨绛一直好奇姆妈们厚重的帽子和衣服，不知她们戴了几顶，穿了几件。此次，她终于有机会一探究竟。

姆妈很负责，晚上要等所有人都睡下歇息以后，方才上床。那晚，杨绛装睡，等着姆妈脱衣睡觉之时仔细观察。昔日，不知情的杨绛猜测是三顶帽子、七件衣裳。结果，此番细看，才知道帽子确是三顶，但衣裳却也只有三件。杨绛聪慧、机敏，凡事都要一探究竟，弄个清楚明白。就像多年以后她做学问一样。

教法文的姆妈是校长，自然也是法国人，主要负责小学生大班的教学，头发花白，有些年迈，但性情十分温和。杨绛的大姐算是她的助手，负责小班的教学。教英文的姆妈是苏格兰人，年岁不大，也教钢琴，是个爱笑的姆妈。她也有个助手，杨绛记得是个多才多艺容貌出众的混血女孩，还教她们英文歌。还有一位教体操的姆妈，杨绛曾说应该是一名白俄贵族，不会中文，都是用英文喊口令。最喜欢杨绛的姆妈，教中文。当时她没有助手，因此聘请了一位留着花白胡子的上海名士，姓邹。杨绛是邹先生班里最小的学生。

然而，这一切在杨绛记忆中烙下的痕迹都抵不过教格致的姆妈那一声“同康”。同康，正是昔日就读于启明却不幸病逝的杨绛的二姐。每每见到杨绛，姆妈总会叫她“同康”。虽然二姐的名字让她伤感，但她并不纠正，只是心中肃然，对姆妈充满感恩和敬意，仿佛二姐真的还在，从未离开。

在启明，即便有姊妹照应，也并非全部的日常琐事都事不关己，依然有很多事情需要杨绛独立自理。她最得意的是整理床铺。既要自己挂床帐，也要自己铺床、叠被、盖毯子。杨绛自幼喜爱干净整洁，这样的事情对年幼的她来讲，虽有难度，却也忙得不亦乐乎。同学当中，属她整理得规范，因此常常被人夸赞。

学校规定，寻常周日，学生要穿好校服、戴好校徽，跟随众位姆妈游玩。虽说是游玩，但也是启明的规矩。杨绛的姆妈常常带领她们去私家花园。有趣的是，矮小的杨绛还是同窗孩子们的头目。遇到什么窘困，孩子们总会向她求救。凡是有她在场，大家都很放心。在启明，她也有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名叫朱书清。

自然也有杨绛不擅长的，譬如梳头。学校规定，学生的面容要干净，不能有刘海。偏偏杨绛有，且很短。因此，杨绛只能将短短的刘海左右分梳两个小辫，编入脑后的长辫里，刘海长了才方便梳些。起初，大姐替她梳。后来大姐忙，她跟三姐交换梳头。时间长了，杨绛不耐烦，只能学着自己来梳。

初入启明，杨绛最不适应的是学校的“月头礼拜”。这个时候，本地学生都欢天喜地，可以梳妆打扮得漂漂亮亮，跟父母回家。留校的外地学生没有几个，杨绛是其中之一。小小孩童难免心中恍然，仿佛失去了什么。好在，这年秋天，父亲也来到上海工作，一家人重又团聚。

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病愈的父亲仍十分消瘦。父亲抵达上海一段时间后，母亲才带着弟弟妹妹过来。在报馆见到父亲的时候，杨绛叫了声“爸爸”，便刹那泣不成声。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更何况是小小女童，怎会不想家，怎会不想爸爸妈妈？

久别重逢，见到女儿的杨荫杭也很激动，还兴致大发要带孩子们去吃西餐。杨绛一听，心中紧张，怕自己用不好西方人的刀叉。知女莫若父，见女儿神色不对，杨荫杭便安慰她，什么都不用怕，她只要坐在自己对面，学着自己，依样画葫芦就好。如此，杨绛一颗心方才安定下来。

在上海，杨荫杭出任上海《申报》副编辑长，同时拾起旧日志趣，重又开始当一名律师。母亲和弟弟妹妹来了之后，一家人搬到上海静安寺路爱文义路迁善里。直到这个时候，在学校的“月头礼拜”，杨绛和众姊妹才能回家。

后来，杨荫杭觉得上海鱼龙混杂，并不宜居，又举家搬迁至苏州。在庙堂巷买了一处晚明宰相徐如珩的老宅，耗费不少钱财和时间修葺，名曰“一文厅”。不久之后，杨绛也离开启明，去苏州上学。她和启明的缘分前后持续三年半，就此告一段落。在启明，杨绛度过了她一生中最纯真无邪的童年时光。

那是1923年的暑假，杨绛十二岁。

在上海《文汇报》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起启明，杨绛说：“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妈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的确，虽然杨绛没有正式受洗入教，但是天主教义中的智慧和慈悲仍然缓缓渗透在了杨绛日后漫长的岁月里。

比如，她在《走到人生边上》中写道：

一个人在急难中，或困顿苦恼的时候，上帝会去敲他的门——敲他的心扉。他如果开门接纳，上帝就在他心上了，也就是这个人有了信仰。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

有好友问过杨绛在启明三年的最大收获，杨绛答：“中文、英文和各课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一个方面，最重要是锻炼和培养了独立的生活能力，不止于应付日常生活，还包括自我判断，学会克制，如何正确与别人和集体相处……克制好奇心，需有坚强的意志。意志是逐渐练出来的。”

学会自我判断，懂得自我克制。这是启明告诉她的道理，也是她传达给世人的智慧。



苏州



苏州

还有什么，

比一家人在一起

更令人愉悦欢喜的呢？

没有了。苏州，

庙堂巷，一文厅。

杨绛传

苏州，一座天然静好的城。时有婀娜，时有精妙，时有古意，时有典丽。然而，她也充满人间烟火。她热闹，也寂静；她娴雅如诗画，也硬瘦似书法。就像唐伯虎《姑苏杂咏》诗所描摹的那般：“长洲茂苑古通津，风土清嘉百姓驯。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一诗，一酒，一江湖。那几年，苏州就是杨绛的江湖。

1923年，秋。十二岁的杨绛考入振华女校（苏州第十中学前身）。苏州人温柔、细腻，万事轻缓又别有章法。如斯氛围很适合天性柔软的杨绛。离开启明女校的那个暑假，父亲开始为回到家中的女儿在苏州择校，还请来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商讨，寻求她的意见。

三姑母起初选中的是苏州景海女校，这是一所很不错的教会学校，也是三姑母当年的母校，三姑母还带着杨绛和杨绛的三姐去学校顺利报名。几天过去，受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之邀去振华演讲的三姑母却改变了主意。回来以后，三姑母认为振华比景海更好。是以，杨家两个姑娘插班考入了振华女校。

杨荫杭举家迁至苏州庙堂巷之时，杨绛和三姐并未立刻休学。在启明，她们读完最后一个学期，暑假回家，父亲才开始和三姑母商讨两人的转学事宜。之所以会转学，除了为追随父亲去苏州和家人团聚之外，还因为宗教的缘故，令她的父亲困扰已久。

那时，杨绛的大姐已然受礼，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整日吵嚷着要去当修女。二姐病重之时也要求受洗，无奈之下父母只能请徐家汇圣母院的教父为她洗礼。杨荫杭虽然思想开明，对宗教也保持尊重态度，但是两个女儿受宗教影响甚深，令他不太放心杨绛和她的三姐。

振华女校由教育家谢长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办。婚后，谢长达从夫姓，以“王谢长达”之名行世。学校曾得到章炳麟、蔡元培的支持，亲任校董。李根源、叶楚傖、竺可桢等各界名流也出任过校董，过问校政。陶行知赞道：“振华是数一数二的学校，是振兴女子教育最早的先锋。”

1917年，谢长达的三女儿王季玉留美归来，接管校务，出任代理校长。王季玉，1912年赴美留学，就读于蒙特豪里尤克学院，1916年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在伊利诺伊大学研读生物学和化学，1917年拿到硕士学位后回国。

振华女校的原址在苏州十全街。当年杨绛入读的，便是十全街的振华女校。振华女校初期条件简陋，校舍用的还是王家的老宅，学生也少。因此，起初学校给杨绛留下的印象不佳，她还曾笑说：“由上海启明转学入振华，就好比由北京师大附小转入了大王庙！”

虽然初入振华时，杨绛并不适应，学校的环境与启明相比差距甚大，三姐因病辍学后，杨绛更显孤寂。但是一日两日过去，时间久了，杨绛慢慢觉出许多振华的好处。由于学生不多，校舍面积不大，师生之间都很亲熟，用杨绛的话说，便是有“家庭味儿”。最重要的是，校长王季玉对她疼爱有加。

校长仁爱，见杨绛矮小瘦弱，总说她营养不够，让她喝牛奶。杨绛不爱喝。在学校饭堂吃饭的时候，杨绛也是与校长同桌。校长每次从家中带来的菜肴也会分给众人，一人一勺，剩下的全都留给杨绛。连杨绛与家人通话说想吃皮蛋，校长侧耳听见后便会让饭堂准备，也一定是杨绛分得最多。校长的好，杨绛毕

生铭记在心。

在启明打下的英文基础，令杨绛在振华的英文课上如鱼得水，尽得荣耀。老师每每提问都强调不许杨绛先答，只有全班同学都不知晓时，她才能讲。原本以为会出类拔萃的国文，任课老师却不大重视杨绛，第一学期的成绩单上也只给了她六十分。不过，这并不能遮掩杨绛对文字敏感的天赋。

读书，成了杨绛在振华养成的最大爱好。从老子的《道德经》到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从沃尔特·司各特的《艾凡赫》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还有同窗蒋恩钿推荐的冰心和苏曼殊等人的作品，无一不读，尤爱李煜词。说起蒋恩钿，数年以后，从某种意义上讲，她还是杨绛与钱锺书的媒人之一。具体事，后面再讲。

钟情杨绛多年的费孝通当时也是杨绛在振华的同学，并且他是女校里唯一的男生，为人老实，常常被杨绛欺负。身在女校，费孝通十分尴尬，读了一年便转学至东吴附中。时移事往，想想也很有趣。

或许，读书这件事，杨绛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读书也是他的一大嗜好。倒也不是父亲读什么她便读什么，她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审美。比如，杨绛喜爱李煜的词，父亲推崇杜甫的诗。就读书这件事，他们父女二人还有过这样的对话：“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绛的文学天赋也是在振华的时候开始为人所知。高中的时候，国文老师讲诗，学生的课卷便是作诗。当时杨绛写了两首五言古诗《斋居书怀》《悯农诗》，后来被刊登于《振华校刊》，令杨绛十分得意。其中《斋居书怀》一诗，任教的孙伯南先生专门写了一个四字批注，曰：仙童好静。

年岁渐长，杨绛少时活泼的性情也日渐变得温静。常听人讲，读书使人优雅。应当是这个道理。在振华，杨绛独立自主的意识也变得强烈起来。这跟振华的教育倾向有关。振华学风朴素，教学务实，十分看重学生的自理、自立能力。不像启明还有管理的姆姆，在振华，一切全靠自觉。

紧要的是，振华对杨绛的教育和父亲对她的期盼算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北伐战争胜利那年，学生运动活跃，常常会有学生组织游行、演讲。杨绛正读高中，也被推选为学生代表，需要游行、演讲。杨绛心中不愿意，又不知如何开口，便回家询问父亲的意见。

由于不少学生都以家中不允准为理由来推脱，杨绛与父亲讲她也想用这个借口。不料，父亲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可是不用这个借口，就只能少数服从多数，应承下来。父亲又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为了更好地引导杨绛，父亲以身作则，讲了一段旧事给她听。

杨荫杭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之时，张勋入京，当地士绅名流联名登报，表示祝贺。杨荫杭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可是，此事杨荫杭并不知道，细问才是下属自作主张，上报了杨荫杭的名字。结果，杨荫杭执拗，又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并未参与欢迎，显得很不懂人情世故。但他讲：“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讲完此事，他对杨绛说了几句话：“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杨绛一生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东西很多。敢于说不，这便是父亲告诉她的道理之一。杨荫杭一生磊落，对子女也是平等相待。他从不重男轻女，从不打骂，也从不娇惯、放纵，凡事讲究恰当，更少擅自替子女的人生做决定，而是会保持一个沟通的语境，给子女最大的自由。讨论之后的道理，更深入子女的心。

父亲威严，孩子们都怕他，在杨绛心中父亲也一直都是“凝重有威”的形象。其实杨绛明白，与其说大家是害怕父亲，不如讲是敬重。就连后来钱锺书初次来杨家拜访，也对岳丈大人心有惶遽。不过，相处久了，钱锺书对杨绛说，其实“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虽然杨荫杭在苏州庙堂巷买了宅子，但是他一贯反对置家产。在苏州买房也是迫于无奈，他想要开律师事务所，租房的租住期限始终是一个阻碍，终非长久之计。如此情况之下，他急需一处房产，方才买了当时十分破旧的“一文厅”。

杨荫杭对于家产的态度，至今也极具现实意义。一来，经营家产需要耗费精力，一生何其短暂，远有更多更要紧的事值得去做；二来，家产对子女有害，常有富家子女不学无术、不求上进，终日依仗父母家产致使玩物丧志的案例。杨荫杭清楚地讲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身外之物，无须挂念。这是父亲告诉杨绛的又一个道理。好比，某次父亲带着孩子们去拜访友人。有车专门来接，这对还从未坐过汽车的杨绛众姊妹来讲，必定难忘。除此之外，父亲友人的家更是堂皇富丽，有洋房、花园、仆人，与她们平日所了解的生活截然不同。因此，几个孩子惊讶之余又欢喜，在一旁窃窃私语。父亲见状，只淡淡说了一句：“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

谈到父亲给予的启示，杨绛说：“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她很明白，人生在世，要知足，不贪心。

杨绛到高中还不会辨别平仄声。杨父也不担忧，只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在杨绛心中，父亲淡定从容、严谨睿智、孤傲狷介，是杨绛做学问、做人不可替代的标杆。她也会好奇父亲少年时候是何模样。父亲告诉她：“就和普通孩子一样。”想要为人敬重，无须特立独行。

在振华女校，杨绛用五年时间读完了六年的课程。这段时光，对于杨绛来讲，最大的意义并非学校的教育，而是她可以常伴父母左右。父亲教给杨绛人生的道理，母亲则教给杨绛日常的智慧。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写：“我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有父如此，有母如斯，实是大幸。

之于年轻的杨绛而言，已然觉得岁月饱满。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更令人愉悦欢喜的呢？没有了。苏州，庙堂巷，一文厅。这个能够常回去看看的家，才是杨绛最珍重的。就像她自己所言：“在庙堂巷，父母姊妹兄弟在一起，生活非常悠闲、清静、丰富、温馨。庙堂巷的岁月，是我一生最回味无穷的日子。”父母在，兄弟姐妹在。有花，有树，有流星。还有，无穷尽的爱。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
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
不同程度的效益。

好比香料，捣得愈碎，

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杨绛



后来

貳

后来

(1928-1933)

遇见你才有了我们

贰后来

(1928-1933)遇见你才有了我们

花年



花年

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

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

穿一件浅湖色纱衫，

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

杨绛传

1928年6月。

杨绛十七岁，从苏州振华女校提前毕业。杨绛毕业之后，振华女校也搬迁了校址，新校舍位于原清代制造署所在地。杨绛等人也成了十全街振华女校的最后一班学生。无论今时，还是往日，从高中到大学，这几乎是每一个学生学业生涯的转捩点。

昔日，发生在振华女校的点滴依然历历在目。而今，已要告别。世间别离是寻常事，又总不太容易轻言忘记。哪怕是七十多年以后，杨绛仍然记得当初在振华女校发生的一切，包括那一次与章太炎的尴尬际会。1993，杨绛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的文章。

振华女校有个优良的传统，常常邀请知名学者来学校演讲。胡适、吴贻芳、贝时璋、美国教育家杜威夫人、法国孟纳博士、英国剑桥大学佛莱女士等人都曾先后来访。那一回，来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

童年杨绛顽皮，少年杨绛活泼，而高中时期的杨绛渐渐有了将来简静、娴雅的模样。杨绛的聪慧与才情，开始为同窗和师长所知，因此，章太炎前来谈掌故，杨绛便被学校选派至现场记录。此前，杨绛并无相似经历，因此不大了解自己的职责所在。

章太炎讲学之地，是苏州青年会大礼堂。杨绛心想，记录现场无非是像课堂笔记一般，猜想不难，也就没做准备。临行之前，等候同去的大姐更衣耽误了些时间，抵达现场的时候，已是座无虚席。没有座位的地方也挤满了人，稍有空隙之处也被塞满小凳。

等杨绛穿过人群，终于在给她预留的位置坐定之后，她方才有些慌张。只见桌上一枚砚台、一支毛笔和一沓空白纸，原本杨绛就自觉书法不佳，如今看到身旁同样做演讲记录的师长早已奋笔疾书，更是不知如何是好。最艰难的是，等杨绛准备就绪提笔要写的时候，忽然发现，章太炎所讲，自己全然听不明白。

她不知道先生讲的是何时之事，也不知道谈的是何人所为。加上先生一口杭州官话，更是连只言片语也无法弄懂。以至于，来来回回，提笔又放下，放下再提笔，到头来却只字未写。只剩尴尬。她的异样渐渐惹来一些目光，最后杨绛无奈，索性放下纸笔，专心听讲。

当中细节，杨绛经年难忘。

她说：“我那几位老师和太老师的座位都偏后，唯独我的座位在讲台前边，最突出。众目睽睽之下，我的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即便她一心一意，努力去听，也还是无法听懂一句。她说：“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光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在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以说，全场惟我看得最清楚。”

杨绛印象中，先生个子不高，脸廓狭长，那日身着半旧的藕色长衫，戴一副旧式眼镜。杨绛坐的地方离先生很近，她自然也在先生的视线之内。或许是因为自知尴尬的缘故，杨绛总觉得先生也在看自己。也是，她坐在笔录人员的位置，却只字未写盯着先生看，总是奇怪的。

她写道：“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一件浅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茫然无措的杨绛，既是在与自己的尴尬对峙，也是在与旁人的疑惑对峙。

整场讲座对杨绛来说，如坐针毡。“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台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一小时足有十小时长。”她说。

终于熬到讲座结束的时候，学校众人开始为接下来的招待会忙碌。也有人叮嘱杨绛别走，可她终是按捺不住心中惶恐，趁无人留意之时，跑得无影无踪。次日，还有报纸刊登了章太炎先生此次演讲的新闻，甚至提到了这个上台记录却一字未写的女学生。

事后，不少同学知道了真相，纷纷拿此事来打趣杨绛。其实，装装样子就好，可她就是做不到。杨绛倒很乐观，她说：“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言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也是杨绛天性诚恳，哪怕在尴尬中迎对质疑的目光，哪怕在羞愧中耳闻揶揄的声音，她也无法装模作样，无法混淆视听，无法弄虚作假。这是她一辈子始终学不会的事情；又或许，是她一辈子从来也不想学会的事情。回忆当年之事，已然身为文学泰斗的杨绛，对旧日的无知和窘迫，毫不掩饰。

亲见章太炎却未能领会先生学问之妙，对昔年的杨绛来讲，心中大约是有遗憾的。人生之遗憾，犹如指间之沙尘，你看得到，却抓不着，只能眼睁睁目睹所有的阴差阳错和全部的事与愿违。就像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心系清华大学的杨绛却走进了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

由于杨绛学业优异，便提前一年从振华女校毕业。正是提前了这一年的缘故，致使杨绛错失了清华大学的招生。她毕业那年，清华大学恰巧未到上海招生。一年之后，杨绛原来同班的蒋恩钿等人纷纷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好在“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她虽与清华无缘，但被另外两所大学同时录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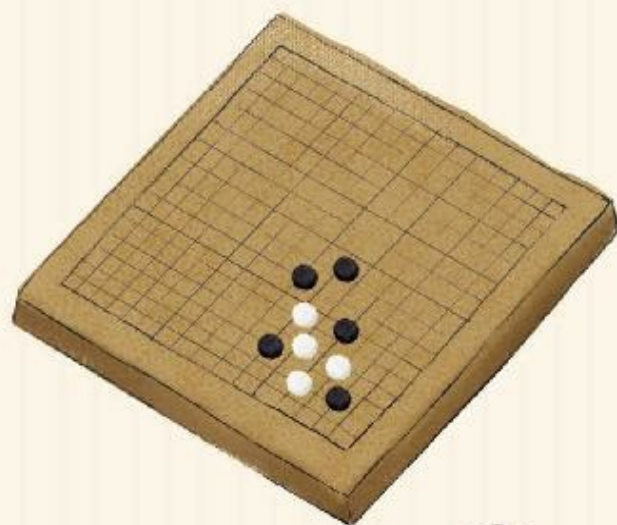
一个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杨绛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一个是苏州东吴大学，杨绛以初试第一名、复试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由于复试第一名孙令衍毕业于东吴附中，复试考题都已考过，因此，校方认为第一名还是杨绛。杨绛的优异成绩，令东吴大学对振华学子刮目相看，后来便允准振华毕业的学生可以免试入学。

这也让振华校长王季玉，倍觉骄傲。

如此，杨绛变成了杨荫杭、唐须婆夫妻众多子女当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对杨家来讲，自然是大喜之事。不过，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的杨绛再一次面临择校问题，这是很不多见的。包括三姑母杨荫榆和振华校长王季玉在内的众多亲友师长都提出了意见，认为女校过于闭塞，大学理应开阔社交。

最终，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东吴



东吴

没什么该不该，

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杨绛传

《诗经》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步入东吴大学的杨绛，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模样出落得干净又娇俏。不似儿时活跃，反倒变得安静、腼腆。与男生同校之后，杨绛言行较之从前更显内敛。即便如此，她依然为众人瞩目。唯一略算熟识的便是重又成了同班同学的费孝通。

也是因为年少相识又同窗多年的缘故，在东吴之时每每有人追求杨绛，他总要站出来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杨绛听到，啼笑皆非，还玩笑说：“我从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四年间，没见过他一面半面。我已从一个小鬼长成大人，他认识我什么呀！”

杨绛形容娟秀、举止贞静、为人平和，成了不少男生爱慕的对象。只是，她说：“我初到东吴，还比较害羞，面皮太嫩，不够大方。”有人为她作了十首旧体诗，当中有一句“最是看君倚淑姊，鬓丝初乱颊初红”，分明是那人心有倾慕的表征，杨绛却说是自己不够大方的写照，像个未经世事的少女跟在学姐的身旁。

诗中所言“淑姊”便是杨绛当时的室友，沈淑。她跟杨绛也是振华女校的同班同学，两人亲熟。杨绛入校伊始，东吴的女生宿舍尚未竣工，由于女生人数不多，校方便安排她们一起住在一栋原本是一名美国教授居住之处的小洋楼里。小洋楼还算别致，且幽静。爬山虎自下而上披盖于墙面，蜿蜒有致。

杨绛便和沈淑同住，相处融洽，直到毕业各奔东西也一直保持联络。她们住在同一间楼上朝南的房里，推窗可见屋外茂盛的花树。不好的地方是宅子有些年头，门框损旧，房门不容易关上。后来，杨绛决定，随它去，不关也罢。除此之外，其他都好。

起初，杨绛身在陌生环境，每日应对陌生面孔，总显得拘谨、羞涩。仿佛少年时候热烈的本性倏忽不见。在东吴，除了沈淑，还有一个名叫周芬的姑娘跟杨绛最是交好。从启明的朱书清，到振华的蒋恩钿，再到东吴的周芬、沈淑，一路上都有人与她并肩、携手。

只要给她时间，她终究会绽放。杨绛明白，大学是群体结构，过于内向总不大好。适应期过后，杨绛方才渐渐回归昔日玲珑的样子。梳个娃娃头的杨绛，来往于人群中，常常成为同学谈论的焦点。她哪怕默不作声，安静坐着，仿佛也令身旁的人觉得心里欢喜。她大概就属于天性招人喜欢的那一种吧。

甚至于当年，有个叫作朱雯的男生，对杨绛甚有好感，常夸她迷人。可是杨绛觉得不妥，故而大学四年总不理睬朱雯。或许，真的像她当时的一个室友所讲：“杨季康具备男生追求女生的五个条件：（一）相貌好；（二）年纪小；（三）功课好；（四）身体健康；（五）家境好。”

杨绛水色好，连左邻右舍的苏州太太们见到杨绛，也总忍不住怪腔怪调地说：“喔唷，花色好得来。阿有人家哉？”都忍不住想给她介绍好人家，讲谁家少爷会好几国语言，要给她做媒。每每被母亲听到，便连忙回道：“小呢，上学呢。”

甚至，有小报说杨绛不仅备受男生倾慕，而且追求她的人数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如若果真如小报所言，事到如今不可能没有任何文章线索讲述相关的事实。杨绛听闻此事，矢口否认，只说常常收到男生的信，但是从未见一封情书。

大学恋爱，今时今日无比寻常，哪怕是杨绛生活的年代，也不算罕见。只是她一心与书为伍，并无闲心与人谈情说爱。最常为人所见的，便是她和周芬一起，河边树下，信步闲庭。周芬身材高挑，朴素温静，学业出类拔萃，与杨绛可称密友。后来，杨绛还搬去与周芬同住。

东吴当时规定，下午四点以后，男生可以出校，女生不许。学生们觉得不公平，与校方交涉，最终的结果是允许大四的女生出门，不过仍然有严格的限制，不得越过博习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前身）。晚间，女生也不准在校园散步。

别的还好，晚间不准散步的规定令杨绛不能忍受。每每出门，总是据理力争。最后舍监也无奈，怕了这个姑娘。连查房的时候，也是端着一盘杏脯请大家吃，一人一枚，算是清点人数。杨绛倒好，依旧不买账，还说吃了也不感谢。真是个倔脾气。

学校的规定总有学校的道理。有一次，杨绛和周芬夜晚散步，半路上遇到两个追求她们的男生跑来与她们说话。也不知道是男生言语不当还是举止突兀，吓得两个人当场扭头便跑，逃回宿舍。往后，两个姑娘再不敢夜间出门了。

除了讨人喜欢，杨绛也是多才多艺。她会吹箫，会弹月琴，会唱昆曲。在东吴的时候，她和周芬、沈淑参加过学校东吴民乐队的演出。周芬擅吹笙，她和沈淑吹箫。课余时间，三人常常一起合奏《梅花落》一类的民乐，算是珠联璧合。

东吴也有昆曲班，周芬也会昆曲，两人常用昆曲腔调说话。东吴大学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大三那年，杨绛认识了另一个对昆曲十分有兴趣的朋友：女生宿舍的舍监钱长本。杨绛才名在外，钱长本知道杨绛会唱昆曲，还特地请她吃饭，并找来昆曲专家贝叔美教习。

她俩还一起表演，唱了一出《思凡》。杨绛唱小生，钱长本唱尼姑。和周芬唱的时候，杨绛也总被要求唱小生。事后有报纸报道，可是报上只字未提尼姑的表演，只夸赞小生唱得高亢悦耳、余音绕梁。杨绛谦虚，说自己嗓子并不好，全是旁人捧场罢了。

令人意外的是，大学里杨绛加入了排球队。就是这么一个身材矮小的姑娘，在校队的第一次比赛中，还为团队拿下了至关重要的一分！这件事，杨绛毕生难忘。最要紧的是，杨绛的那一分竟然是打破僵局帮助校队获胜的关键。数十年后，每每在家中看到球赛，她还会说上一句“我也得过一分”。

她说：“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生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是出人意外。全场欢呼……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 ”

东吴大一结束会分科。在振华的时候，杨绛知道了南丁格尔的故事，一心想要从医。可是，心性柔软的杨绛自幼不敢杀生，最要紧的是她曾亲眼目睹一台手术，致使她足足两周没有食欲，更不想吃肉。说到这事，不能不提她在东吴的美国校友陶乐珊·斯奈尔（Dorothy Snell）。

陶乐珊和杨绛相识于东吴第三任校长文乃史（W. B. Nance）的课上。两人邻座，都很活泼，你来我往也就熟了。感恩节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个重大节日。那年的感恩节，陶乐珊邀请杨绛到家中做客。陶乐珊的父亲是博习医院的外科主任。晚餐之后，斯奈尔大夫接到一个医院的电话便匆匆出门了。医生忙碌，连节日也不例外。

不久，陶乐珊告诉杨绛，她的父亲有一台大手术要做，问杨绛想不想去观摩。杨绛当然想去。去之前，她还特意洗澡洗头，梳洗干净。到了医院，陶乐珊和杨绛身穿护士服，头戴护士帽，又戴上口罩，一起假扮护士，混入了斯奈尔大夫的手术室，远远看着。

手术过程，杨绛看得十分仔细。也是由于看得过于认真，陶乐珊安慰她道：“假如你晕倒，我抱你出去。”或许，手术室中的血腥场面对于陶乐珊而言已是司空见惯，但对于初次见识的杨绛来说，却冲击很大。虽然杨绛没有在观摩的过程中晕倒，但是她此生的从医念想也就从此断了。

选科一事令杨绛十分为难。她说：“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她也问了父亲该学什么。父亲答：“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绛觉得不妥，就问：“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明白她的犹疑不定，便跟她讲：“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除了医科，法学也曾是杨绛考量的科目，无奈父亲坚决反对。大抵是父亲从业法律行业多年的缘故，深知法律行业复杂，连最基本的司法公正都未必有力维护周全，他又如何忍心自己的女儿重蹈覆辙呢？可惜那时东吴没有文学系，杨绛心系文科，文科方面学校又只有法学和政治。平生与政治无缘的她，最后只好读政治系。

无心研习政治，杨绛倒多出更多的闲余时间读书和写作。她常常钻进图书馆读得废寝忘食，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读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读到房龙的《我们生活的世界》。也会和费孝通、孙令衍讨论时间与空间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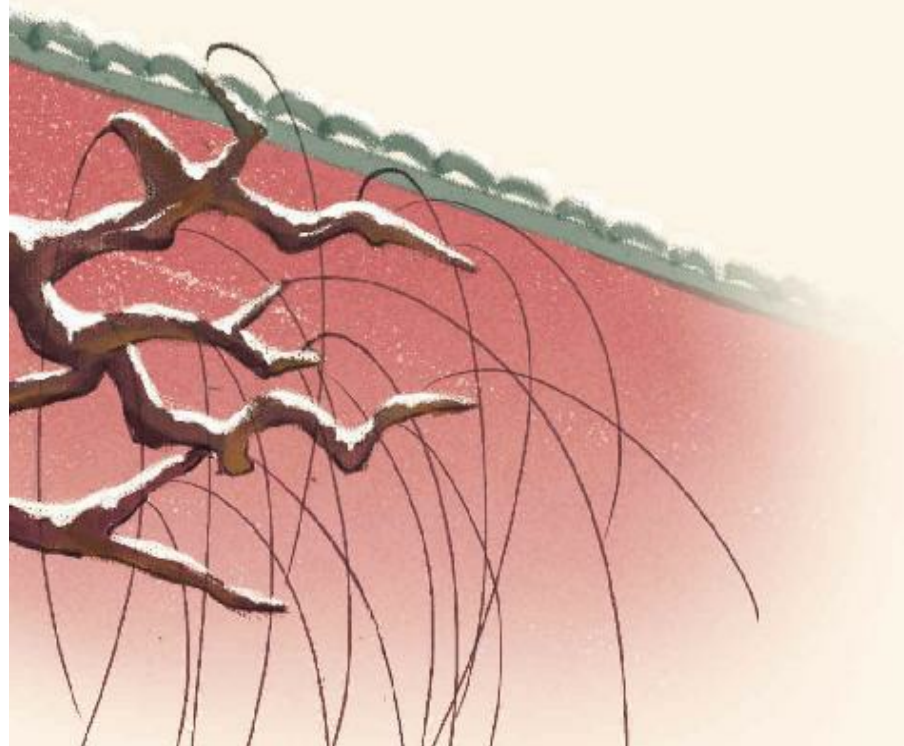
大学期间，杨绛的生活十分饱满。学得拔尖，玩得尽兴。连在启明启蒙的法文，也没有丢掉。在东吴的时候，杨绛跟随一位比利时夫人继续学习法文。据说，那位比利时夫人因为爱上一个留学比利时的中国学生，所以嫁到了中国，还生了一个女儿。可惜，丈夫本有家室，后来女儿又夭折，她才离婚回国。

东吴时期，杨绛在写作方面也崭露头角。她中英文俱佳，学校1928年英文级史和1929年中文级史都是出自她手。大三的时候，杨绛的学业已近卓越。当年，学校只有三名学生各课成绩皆是“一等”，称作“纯一等”。杨绛便是其中之一。

假若，她曾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

那么，东吴见证了她绽放的刹那。

世
念



世念

杨绛记得，那日走进

燕大的时候，未名湖已结冰。

杨绛传

世间烦恼千与万，

从来好事多磨难。

世事错落，都是注定。杨绛与清华大学的因缘便是如此。第一次错过，源于杨绛从振华女校提前毕业那年，清华大学未来招生。第二次错过，是在杨绛打算从东吴转学清华之时。她到上海交通大学报考完毕，领完准考证后，突逢家中变故，与清华大学二次相错。

1930年，振华同窗蒋恩钿已在清华大学就读一年，知道杨绛心系清华，便劝说杨绛转学。一切准备就绪之时，家中传来大弟病危的消息。杨绛的大弟杨宝昌，家中排行第五，比杨绛小一岁，身体素来孱弱。原本就已身患肺结核的大弟，突然并发急性结核性脑膜炎。这个病，在当年是不治之症。

医疗水平本就有限，加上大弟的病几乎无法治愈，因此，他一直在家将养着。并发脑膜炎之后，母亲、大姐和杨绛便轮班守夜，照料大弟。可是，天不假年，一家人终是没有留住大弟。大弟去世的那一天，正是清华大学招生考试的那一天。阴差阳错，杨绛继续留在东吴念书。说起清华，杨绛叹道：“终究不成，命也夫！”

是年，杨绛的高中母校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为她申请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韦尔斯利是世界名校，也是美国最好的女子学院之一，包括宋美龄、冰心和希拉里·克林顿在内的众多国际名媛都是韦尔斯利的学生。

对于杨绛来说，机会难得。去或不去，父母让她自己决定。杨绛心中踌躇，不过哪怕是有奖学金，学费全免，旅费和生活费仍旧不是简单的事。她心疼父母，尤其是父亲本就独自承担家中所有的经济重担，若她赴美留学，恐怕父亲会过得更加艰辛。杨绛于心不忍。

并且，大弟过世不久，父母已心如刀割，若是她再离开，无疑是给难以承受分离之痛的父母，雪上加霜。另外，未能如愿走进清华大学始终是杨绛的心结。与其去美国读她不感兴趣的政，不如留在国内等待机会考入清华学她热爱的文学。最后，杨绛选择放弃出国深造，留在东吴等待毕业。

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华，时局大乱。临近期末，东吴大学发生学潮，学生罢考。激进分子不让学生上课，也不让学生进图书馆阅读，更不准学生离校。甚至，有人剪断学校的电话线，并在周围巡逻。学生的处境十分令人担忧。

由于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日寇迅速占领东北三省。民众不满，要求抗日。当时，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与杨绛是校友，也在东吴念书。在蒋纬国的带领下，不少东吴学子去南京请愿。由于蒋纬国的缘故，东吴的请愿学生不但未受阻挠，反被优待。

杨绛没去。事后，还对与蒋纬国同行的学生嗤之以鼻。她在学校倡议大家为华北灾民缝制寒衣，做些实实在在可以帮得上忙的事情。杨绛的想法得到不少女生的呼应，大家纷纷购买布匹和棉花，自己动手，赶制了一件又一件的棉服，寄给灾民，帮助灾民御冬。

由于学校的电话线被剪断，学生也不准离校，杨绛无法与外界联络。好在振华的王季玉校长了解到情况，转告了杨绛母亲。母亲就赶去东吴女生宿舍找到了杨绛。即便有家长来接，杨绛也无法离开，同屋的周芬也是如此。最后，还是杨绛自己筹谋方才和周芬摆脱了困境。

那日上午，杨绛把自己和周芬的书、笔记与相关的学习资料交给母亲，让母亲先行带走。杨绛的母亲

是校内人士，离开的时候自然无人阻拦。虽然激进分子严禁学生离校，但是学校到底有规矩在先，下午四点以后，女生可以散步至博习医院。这个时候，要是规规矩矩在可控范围内走走，也并非不可。

杨绛计划，四点以后和周芬出门散步的时候一起趁机逃走。离开之前，她和周芬将各自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整理好卷在铺盖里，把房门钥匙交给了跟自己平日相处不错的舍监，然后两人佯装散步，出了校门，走到博习医院。两人双手空空，无人起疑。待四下无人，两人便一路狂奔，离开了学校。安全到家之后，方才各自派人去学校取回事先整理好的物品。

学校因学潮停课时间很久，开学无望。杨绛便联络老师商讨自己接下来的学业，最后决定去燕京大学借读。自幼与杨绛同窗的费孝通两年前已因事转学，就在燕大读书，正好可以接应。次年初，杨绛的借读手续办理就绪。1932年2月下旬，杨绛与周芬、孙令銮等人结伴同行，一起北上，去往燕京大学。

旧年交通不便，杨绛从苏州出发，坐火车到南京，再渡船过长江，最后乘津浦铁路火车北上。前后花了几日时间。好在一切安稳。1932年2月27日，杨绛等人抵京，与前来接站的费孝通顺利会合。费孝通为一行人在燕大附近的饭馆接风。杨绛记得，那日走进燕大的时候，未名湖已结冰。

入学燕大需要考试。考试结束，诸事妥当之后，杨绛去看望友人蒋恩钿。同行的还有孙令銮，恰好，他要去看望自己的表兄。孙令銮的表兄与蒋恩钿都在清华大学读书。抵达清华之后，孙令銮先把杨绛送到了女生宿舍“古月堂”，尔后自去寻找表兄。

与蒋恩钿重逢，杨绛心中甚是欢喜，蒋恩钿更是激动不能自己，一直追问杨绛为何来京，为何不到清华借读、要去燕大？清华本就是杨绛日夜梦寐之所，她哪里有不想来的道理。只是，东吴、燕京同属美国教会，行事方便。有了燕大的机会在前，诸事又似水到渠成，也就走到了这里。

明知杨绛借读燕大的手续皆已就绪，连入学考试都已考过，蒋恩钿还是不许，硬要再去打听让杨绛借读清华的事情。得知借读清华无须考试之后，蒋恩钿雷厉风行，很快便替杨绛办好了借读清华的事。燕大之好毋庸多言，可当清华也给了自己一个机会的时候，杨绛实在无法回避夙愿得偿的吸引。终于，杨绛走进了清华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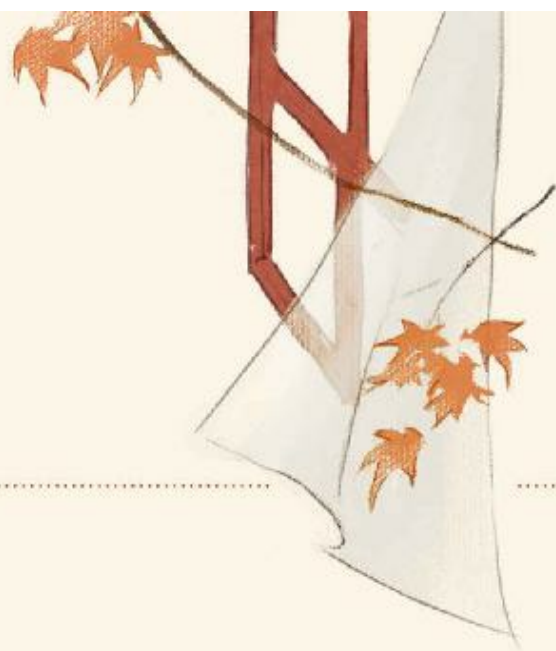
与杨绛结伴来京的，包括杨绛在内共有五人。考试结果出来，五人全部通过。除了杨绛最后借读清华，其余四人都顺利在燕大注册入学。搬去清华的时候，是周芬送的杨绛。那日，杨绛心中酸楚。与杨绛情同姐妹的周芬是杨绛此次北上唯一的女伴。周芬留在了燕大，自己却去了清华。她觉得自己抛弃了周芬。

其实，周芬哪里会怨怪她。只是杨绛自己心里难受，却不知如何是好。说起来，这些年如若没有周芬在侧，她在东吴的岁月必将逊色大半。杨绛记得自己当年怪趣，将馒头皮咬成蛔虫的形状吓唬周芬，得逞之后再“蛔虫”拿来咬下半截。杨绛赖床贪睡的时候，周芬便会去饭堂多拿一个馒头，让她下课的时候吃，怕她饿着。与周芬同窗的时光历历在目，每一帧画面都静好、温柔。

人人都对周芬印象极佳，东吴的第四任校长杨永清对她颇为赏识，连杨绛三姑母都说她是极好的姑娘。要强的杨绛，总不愿输给别人，唯独周芬，旁人夸赞，她却欢喜。周芬的存在，几乎成了杨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如今，突然要与她分开，杨绛怎会不难过？

世间情意珍贵。“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有幸相识，已很好；还能相知、相伴的，实在少。人生在世，能有知己如斯，杨绛心中自觉圆满。常听人说，今世亲人来世散。亲人如此，友人亦然，都是此生此世、难之又难遇到的缘分。那么，爱人呢？杨绛的爱人，此时此刻，身在何方？

初见



初见

不知何时，

当杨绛从外头回到宿舍的时候，

突然发现心中有了期待。

期待桌上会有一日一封的信。

杨绛传

与君初相识，

犹如故人归。

天涯明月新，

朝暮最相思。

那日，在清华“古月堂”，杨绛与蒋恩钿谈心。除了来京借读的事，两人大约说的都是从前。彼时，天上流云飞渡，地上繁花初吐。杨绛不知道就是这一日，她会遇见那个与自己携手一生穿越黑暗追觅光明之人。

待孙令衔见过表兄，来“古月堂”接杨绛同回燕大之时，杨绛看见了那人，孙令衔的表兄。

这是杨季康。

这是我表兄钱锺书。

就在孙令衔如此简陋的两句介绍里，杨绛与钱锺书相识。那日，她与他甚至无话，只是两两站定，凝望彼此。虽然杨绛说：“人世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可是当日一见，分明已各自心惊。仿佛，世界刹那寂静无声，天地所有光影退去，唯有他们二人。

有些人，遇见只为擦肩而过。

有些人，遇见是等一见如故。

诡趣的是，孙令衔不知是不是看出了什么，竟分头说谎。跟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跟杨绛说钱锺书已订婚。孙令衔所言杨绛的男朋友指的便是费孝通。孙令衔与费孝通交情甚深，胜过表兄钱锺书，两人早已互为知己，帮衬费孝通也在情理之中。

孙令衔的话令杨、钱二人如鲠在喉。可是杨绛冷静，而钱锺书却焚心如煮。无论杨绛对他是否一见钟情，钱锺书对杨绛则是一眼即一生，再不能忘。他无法片刻停歇心中之记挂，随即便给杨绛写信，约她见面。两人约在清华工字厅的客厅见面。

也许，在见面之前，钱锺书在心中徘徊过许久，设想过无数言语，该如何与她打招呼，如何与她走路，如何把握自己的目光。杨绛或许也想过，但她从未与人恋爱过，懵懂之中只知道去见钱锺书，要认认真真，要仔仔细细。单单这一点思绪，已然是从未有过的。

两人见面，钱锺书脱口竟说：“我没有订婚。”其实，这也是情理之中。遇见对的人是分分秒秒都生怕那人不知自己心意。钱锺书似忘却所有或更温柔或更熨帖的言辞一般，一心只想她看到自己的清白，看到自己的决心。杨绛明白。因此，她回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你。

钱锺书，年长杨绛一岁，与她同邑，都是江苏无锡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他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192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父亲钱基博是国学大儒。兄弟姐妹四人：钱锺书，钱锺纬，钱锺英，钱锺霞。身为长子的钱锺书，他的婚姻自然是钱家大事。

说到钱锺书订婚的事，也并非空穴来风。早年，孙令銜的远房姑妈嫁给了书画家叶恭绰先生。叶家是世家，叶恭绰曾历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要职，诗文、书画、考古更是样样精通。

叶恭绰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关系甚厚。叶家有一养女，名叫叶崇范。叶家看中钱锺书，想把女儿许配给钱锺书，钱家也同意。唯有钱锺书和叶小姐，两两不肯。

叶小姐容貌姣好，社交广泛，为人热情活跃。钱锺书看不上她，不打紧。她本有男朋友，自有她的去处。不久她便和男朋友私奔了。

听上去，叶小姐的性情与钱锺书不大般配。不过，钱锺书心中所喜，唯有他自己知晓。谁不曾在年少时候遥想过心上人的形容、气韵？只是，在遇见那人之前，仿佛总不大清晰。直至穿越人海，钱锺书看见了杨绛。

只那一眼，他便知道：是她，就是她。

那是一个写信的年代。世事缓慢，无须匆急。一支笔，几页纸，昏默灯光下，拉开老旧的木凳，安静坐下。托腮想着，要在信里说怎样的话，才能将心中绵密悠长的爱意好好地表达。字斟句酌，小心翼翼。每一个字都写得用力，就好像她坐在你的面前，你的每一个眼神都想把她看进心底。

真的喜欢一个人，你会想要写一封信。

从相识起，钱锺书便给杨绛写信。一直写，写了一辈子。他还在信中作诗，他说：“缣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面贵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初见杨绛“肤如凝脂”之景，令他毕生难忘。杨绛从不觉得自己美，每每钱锺书夸赞，总觉是他虚饰。

钱锺书对杨绛的爱，来得迅疾、猛烈又斩钉截铁。杨绛的心，则如溪水潺湲，徐徐缓缓，在他的身边朝暮流淌；时间久了，也就不愿再去别的地方。学校有邮筒，寄信收信方便。当年，钱锺书写信给杨绛，几乎是一日一封。诗书和理想，从前和远方，无一不谈。

钱锺书告诉杨绛，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一点，与杨绛算是不谋而合。杨绛说：“我虽学了四年政治，并无救世济民之大志”，一生所求，也就是做学问、写文章，安稳度日。不知何时，当杨绛从外头回到宿舍的时候，突然发现心中有了期待。期待桌上会有一封一日一会的信。

直到此时，杨绛了悟自己也爱上了他。

在清华借读的半年，课业繁重，杨绛日日忙得晕头转向。钱锺书的存在，大概是那半年清华时光带给她的最大安慰。不过，身边的人似乎不大喜欢钱锺书。这极有可能与他素来孤傲的性子有关。总有人与杨绛说钱锺书不好，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唯独无人批评他的学问。

尤其是费孝通。他在得知杨绛和钱锺书交好的消息之后，心中愤懑。愤懑中又夹杂了一点委屈、伤心和不甘。费孝通从燕大赶到清华，找杨绛谈话。当时，蒋恩钿还有杨绛的室友也在场。他说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

此话一出，更确证昔日孙令銜讹传他们的男女朋友关系不实。虽然杨绛看重与费孝通的友谊，但是谈到男女情感的问题，杨绛从不含糊，更不妥协，始终立场明确，表述清晰。在东吴的时候，费孝通已追求过杨绛，杨绛明确地回绝了他。

她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as an end, not as a means）；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这个“普通朋友”的原则，在杨绛心中，从未更改。东吴时候如此，如今亦然。

令人感慨的是，费孝通对杨绛的情意甚深，经年未变。

多年之后，钱锺书去世，费孝通拜访杨绛。杨绛不大乐意。可是，人已经来了，总不好撵人的。因此，在费孝通离开的时候，杨绛送他下楼，对他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话已至此，他方才慢慢放下。

四年大学时光能在清华读最后一个学期，对杨绛来说已很欣慰。虽然课业压力很大，但是杨绛在念书一事上很有天赋。选的科目也都是分量不轻的大课。比如，蒋廷黻的西洋政治史、浦薛凤的政治经济史、朱自清的散文、温源宁的英国浪漫诗人，还有俄罗斯人类学家史禄国（S. M. Shirokogorov）的人类学等课程。

钱锺书是温源宁的得意门生。选修温源宁的课，对杨绛来说很有难度。一次测验难住了缺乏西洋文学史基础的杨绛，倔强的杨绛不愿乱写，索性交了白卷。此事令温源宁印象深刻，后来还跟钱锺书讲：“Pretty girl往往没头脑。”也算趣事一桩。

1932年7月，杨绛读完清华大学的课，拿到了东吴的大学文凭，还获得了学校的金钥匙奖。至此，杨绛大学毕业。虽然杨绛始终遗憾自己没有在本科的时候来到清华，但是世事早有注定，早一点，晚一点，未必还有钱锺书。

其实，她知道，有些遗憾，不能当真。

因为她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流火



流火

自那日起，杨绛便是

钱锺书名副其实的未婚妻了。

杨绛传

孤独是什么？孤独，是你独自走在人群熙攘的街上，因想到一个人而恐惧旁人的亲依、蜜语。恰如钱锺书所写：“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字字孤凄，句句惆怅。这两句诗是钱锺书写给杨绛的。从诗意当中也能揣度一二，当时杨绛与钱锺书之间的相处，或遇瓶颈。

清华课业结束后，钱锺书希望杨绛能够留在北京，暑期在清华补习，报考清华研究院，多一年时间相伴。然而，杨绛却回到了苏州。缘故有二：一来，杨绛认为，虽自己也有心报考清华研究院，但需补习清华本科四年的功课，力有不逮，不可仓促；二来，“一·二八事变”之后，家人一度失联，令她十分担忧。

仅是如此，杨绛并无旁念。钱锺书却很失望。杨绛本不爱写信，就像钱锺书《围城》里的唐晓芙，又不愿分辩，便不再理他。钱锺书备尝冷落，很是伤心。一首诗写完仍觉哀苦，再写一首也不觉畅快。如此，才有了后来这一组《壬申年秋杪杂诗》。

序曰：远道栖迟，深秋寥落；嗒然据梧，悲哉为气；抚序增唱，即事漫与；略不诠次，随得随书，聊致言叹不足之意；欧阳子曰：“此秋声也！”

著甚来由又黯然？灯昏茶冷绪相牵；

春阳歌曲秋声赋，光景无多复一年。

海客谈瀛路渺漫，罡风弱水到应难；

巫山已似神山远，青鸟辛勤枉探看。

颜色依稀寤寐通，久伤沟水各西东；

屋梁落月犹惊起，见纵分明梦总空。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峥嵘万象付雕搜，呕出心肝方教休；

春有春愁秋有病，等闲白了少年头。

壬申年，钱锺书二十二岁，杨绛二十一岁。岁月本料峭，光阴更稀薄。原本相伴时间不多，此番杨绛离京，再要相见，钱锺书不得不再等上一年。最要紧的是，钱锺书信中求婚被拒，最是戳痛伤心之处。不是杨绛心狠，是她尚未思考过婚嫁一事，不敢轻易应承下来。

回到苏州之后，杨绛经人介绍，在上海工部局华德路小学担任小学教师，月薪一百二十元，算是当时的金饭碗。她本以为小学老师难不倒自己，不料给孩子上课绝不简单。虽然没有像自己预估的那样能有时时间补习清华的功课，好在一去学校她便把图书馆的书读了一遍。

华德路小学福利也好。入职老师免费检查身体，杨绛却因为打伤寒预防针过敏，引发荨麻疹。是年，10月10日，杨绛放假离开上海回家，父母见杨绛浑身疹子，实在心疼。最后，便让她把工作机会让给了旁人，自己留家养病。

期间，钱锺书写给杨绛的信，从未中断。由于杨绛未再回信，钱锺书便一封比一封写得诚恳。杨绛素来心性柔软，不久之后，便与钱锺书和好如初。1933年，年初寒假，钱锺书专门去了一趟苏州，看望杨绛。也是这一次，杨绛带钱锺书见了自己的父亲杨荫杭。

杨荫杭对钱锺书印象不错，赞他“人是高明的”。只是，其他方面父亲未有言说。年长杨绛的大姐、三姐都嫁得好，姐夫们都是留洋归来的高才生，也都有令人艳羡的工作。唯独钱锺书，还在学校，也不知将来工作如何着落。若说她的父亲毫不担心，也未可信。

钱锺书之才，清华大学人尽皆知。有钱锺书指导，杨绛补习的清华功课也迅速精进。钱锺书写信告诉杨绛，清华研究生要考核三门外语。杨绛英文最佳，法文也学习多年，听此消息后，她又连忙自习德文。几个月下来，倒也能勉强阅读施托姆《茵梦湖》一类的书。

1933年，暑期，杨绛参加清华研究生考试，地点在上海交通大学。结果，考试当天，杨绛得知钱锺书消息有误，学校明确只须考核两门外语。杨绛心中一紧，早知如此，自习德文的时间大可以用来温习英文、法文。好在杨绛外文底子好，清华研究生考试顺利通过。

夙愿得偿，杨绛心中甚喜。

与此同时，钱锺书欲以杨绛为妻之心日益强烈。又怕杨绛犹豫，他便瞒着杨绛，直接和父亲赶赴苏州，上门提亲，来了个先斩后奏。见到钱氏父子的杨荫杭不知所措，以为女儿已经同意。素来疼爱杨绛的杨父亲哪里忍心阻碍，也就应了这门婚事。

1933年，夏。杨绛与钱锺书订婚。

未曾相逢先一笑，初会便已许平生。她与他，从相识到订婚，不过只有短短一年有余。这段感情伊始，杨绛犹如女童，见过旁人恋爱多次，轮到自己，却显得懵懂，又极是纯真。而钱锺书不同，一眼认定一世，只愿生生不离。或许，也是因为他的热烈与急迫，让杨绛知道被人爱护与疼惜，是如此佳妙。

世上如有人，爱你如生命，岂有不嫁之理？

恋爱是自由的，订婚是自主的。只是身在那样一个朴素的年代，礼节少不了，仍旧难免流俗。由于杨绛父亲身体欠佳，订婚礼节，从简而行。在苏州一家饭馆两家合办了订婚礼，各家亲朋络绎不绝，很是热闹。也是自那日起，杨绛便是钱锺书名副其实的未婚妻了。

钱基博略显老派。订婚的时候，还跟杨家要杨绛的生辰八字。杨荫杭不给，他说：“从前是男女双方不认识，只好配八字，现在彼此相识相知，还要八字作甚？”父亲不给，她便不说。因此，杨绛说自己在钱家家谱上被记下的八字，是错的。

杨荫杭一早见过钱锺书，而钱家父亲钱基博是在订婚礼上初见杨绛。虽然如此，早前杨绛与钱锺书通信之时，钱基博便与杨绛有了神交。他总私拆儿子信件，在杨绛写的信中曾读到一句杨绛叮嘱钱锺书的话：“毋友不如己者。”他甚是满意，说此言“实获我心”。

杨绛信中，常有惊世之句跃然纸上，令钱基博读得神采飞扬。比如，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活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基博读罢，赞不绝口，还以自己的名义给杨绛回信，把儿子托付与她。

订婚那日，高朋满座。时值盛年的学术大师钱穆先生，也赫然在座。不知人群里，杨绛与未婚夫钱锺书眼神交错的刹那，是否回想起初见那日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的他。也不知钱锺书是否也如他所言，似他母亲那般“快活得睡也睡不着”。

那日：世事变轻，无风无尘。世事变净，无死无生。你们，成了世事本身。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
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

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
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
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

——杨绛



叁

如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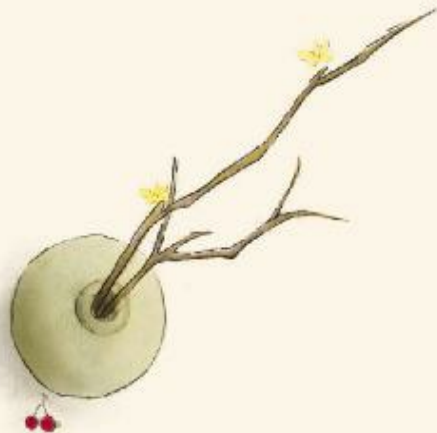
(1933-1937)

终于是有我们仨

叁如今

(1933-1937)终于是有了我们仨

孤
艳



孤艳

登上火车的刹那，

她内心分明，自己此行，

终于是名正言顺地成了清华学子。

杨绛传

路迹人遐，

音尘寂绝。

一日三秋，

不足为喻。

1933年，初秋。

钱锺书从清华毕业之后，没有和杨绛一同报考清华研究院。他打算报考中英庚款留英奖学金。中英庚款规定，报考之人需有两年的社会服务经验。因此，钱锺书决定去父亲钱基博任教的上海光华大学教书两年，取得报考资格。他教英文，月薪九十元，每年支付十个月薪水。

如此，两人南北分行，杨绛先行北上。

好在，她有钱穆先生一路作陪。订婚那日，前来赴宴的钱穆先生与杨绛初见。钱父心中欢喜，特地介绍儿媳与钱穆相识。已在燕大任教的钱穆，也是开学在即将赴京。因此，两人便约定同车北上。那日，钱锺书把未婚妻送到火车站，与钱穆先生碰面。两人之心，想必正如南梁何逊所言之“一日三秋，不足为喻”。

如果出生那次不算，此番已是杨绛第三次赶赴北京。

北京，这个城市仿佛冥冥之中与她之间的关联日渐紧密。或许，她并不知道，将来的数十年，一生行旅，自己将至何处。不过，登上火车的刹那，她内心分明，自己此行，终于是名正言顺地成了清华学子。

一路上，杨绛与钱穆交谈甚好。钱穆见杨绛行李简单，赞她是个有决断、能选择的人，也与她讲历史、讲文化。抵达北京之前，她与钱穆在路途上相处了一天又大半的时间，钱穆儒雅、斯文、节俭，又十分照顾自己，杨绛一直铭记在心。

抵达北京之后，钱穆去燕大，杨绛去清华。这一别，竟毕生再未见过。对杨绛来说，不是没有遗憾的。1990年8月，钱穆先生病逝于台北。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的时候，业已年迈的杨绛心中仍旧感触良多，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怀缅钱穆先生，题为《车过古战场》，讲的便是这次同赴北京之事。

清华大学，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培养赴美留学生的预备学校，叫“游美肄业馆”。1911年4月29日，更名“清华学堂”并正式开学，因地处清朝遗园“清华园”而得名。辛亥革命后，改称“清华学校”。1925年，增设大学部。1928年，正式改为国立大学。

初入清华研究院的杨绛，独居在新建“静斋楼”的一间女生宿舍。杨绛住在三楼，宿舍环境清幽，满目可见草木葱碧之流景。只是入冬以后，狂风哀鸣，她有些怕。因此，搬去和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赵萝蕤同住。两人脾性相合，相处也好。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叶公超先生也在清华研究院任教。杨绛没有选他的课，但她的室友赵萝蕤是他的学生。当年，叶家欲与钱家联姻，钱锺书的拒绝难免令叶家人觉得面上无光。叶先生是叶恭绰的侄儿，被钱锺书所拒的叶崇范正是叶先生的堂妹。听闻钱锺书的未婚妻就在清华读研究生，叶先生执意要见她。

得知杨绛与赵萝蕤同住，叶先生便让赵萝蕤邀请杨绛到家中做客。身兼叶先生学生和杨绛室友两重身份的赵萝蕤无奈，只能作陪。杨绛来到，叶先生礼遇有加，招待得很好。一顿饭下来，两人渐渐没了生分，熟识起来。不久之后，叶先生不知有心还是无意，拿来一册英文刊物，要杨绛翻译其中一篇政论文章。

大抵是有点要考考她的意思吧。

此前，杨绛从无翻译经验，虽然学了几年政治，但是内心对政治实在没有兴趣。叶先生既然提了此事，杨绛也只能答应。没有料到的是，等她翻译结束把稿子交给叶先生之后，他却说：“（翻译得）很好。”叶先生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算消弭了她与叶家昔日之芥蒂。

课业方面，她选了朱自清的散文。东吴毕业之前借读清华之时，她便上过朱先生的这门课；钟情文学之心，经年不改。此外，梁宗岱的法国文学、吴宓的中西诗比较、美国教授翟孟生（R. D. Jameson）的欧洲文学史和英国教授吴可读（A. L. Pollard Urquhart）的英国小说等科目，她都一一选修。

几位恩师对杨绛助益良多。

梁宗岱先生对她很是赏识。虽然班里很多都是清华本校保送的高才生，外文基础比杨绛好，但是当她们内心怯怯地告诉梁先生法文是自学的时候，梁先生说他也是自学的。连有学生希望梁先生期末免试的时候，梁先生都说，去问问杨绛是否同意。

吴宓先生待下宽仁，对学生十分包容，为人朴素老实，很是可爱。他甚至跟杨绛讲，也未必非得每堂课都要来，每个礼拜交两篇诗作即可。不过，即便吴宓这样说，杨绛也依然认真上课。有趣的是，当时他出版了一本诗集，书名也叫《诗集》，学生们追问他每一首背后的故事，结果他竟真的一一作答。连意中人的小名都告诉了学生。

杨绛敦厚。她在《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一文中说，吴宓讲出自己意中人小名之后，“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刻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

令人感慨的是，吴宓一生也确为情所困。

朱自清先生则是杨绛开始文学创作的伯乐。朱先生的课需要学生上交文章习作。在朱自清的课上，杨绛的第一篇课业习作散文《收脚印》便得朱先生的肯定。朱先生是散文大家，他的眼光不会错。读后，他告诉杨绛：“你这篇作文，可以发表。我给你拿去投稿。”听此一言，杨绛大喜。

朱先生言出必行。只是一两个月过去，此事再无下文。直到某日几个女生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读《大公报》，杨绛才发现当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登载了她的《收脚印》，署名“杨季康”。这便是她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后来，《大公报》还给杨绛寄来五元的稿酬，令她喜出望外。

她那篇《收脚印》写得深邃又流丽。

她写：

听说人死了，魂灵儿得把生前的脚印，都给收回去……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星闪闪发亮的时候；西山一抹浅绛，渐渐晕成橘红，晕成淡黄，晕成浅湖色……风是凉了，地上的影儿也淡了。幽僻处，树下，墙阴，影儿绰绰的，这就是鬼魂收脚印的时候了。

她写：

守着一颗颗星，先后睁开倦眼。看一弯淡月，浸透黄昏，流散着水银的光。听着草里虫声，凄凉地叫破了夜的岑寂。人静了，远近的窗里，闪着一星星灯火——于是，乘着晚风，悠悠荡荡在横的、直的、曲折的道路上，徘徊着，徘徊着，从错杂的脚印中，辨认着自己的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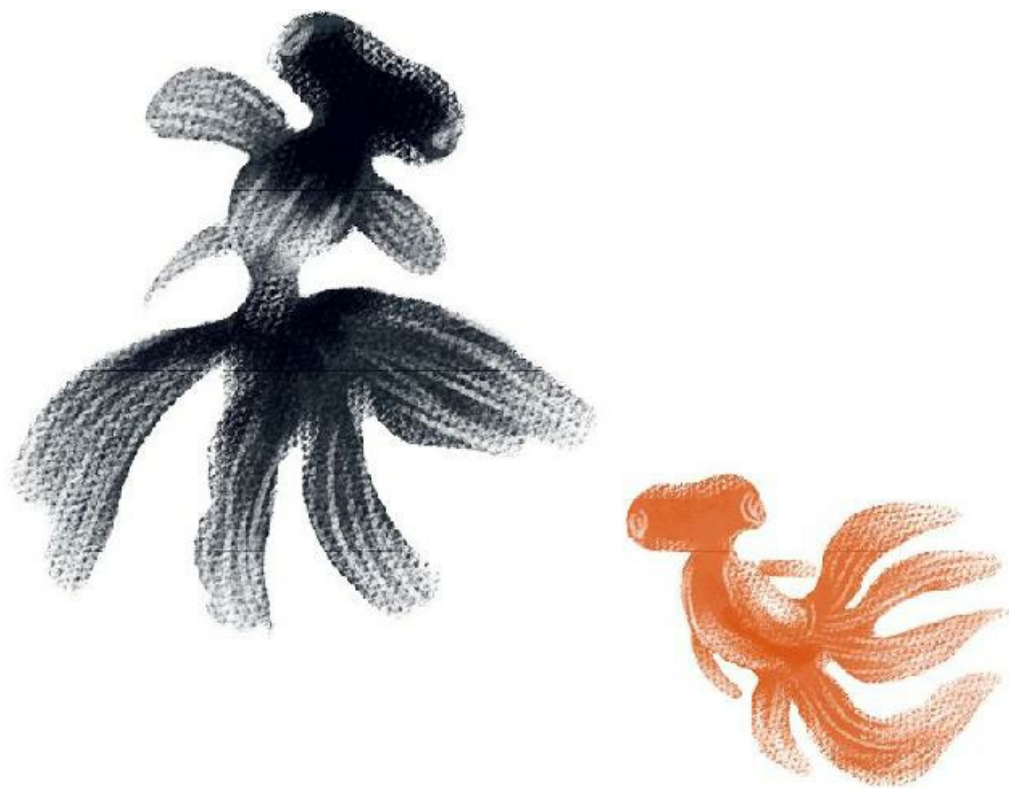
她写：

灯灭了，人更静了。悄悄地滑过窗下，偷眼看看床，换了位置么？桌上的陈设，变了么？照相架里有自己的影儿么？没有.....到处都没有自己的份儿了。就是朋友心里的印象，也淡到快要不可辨认了罢？端详着月光下安静的睡脸，守着，守着.....希望她梦里记起自己，叫唤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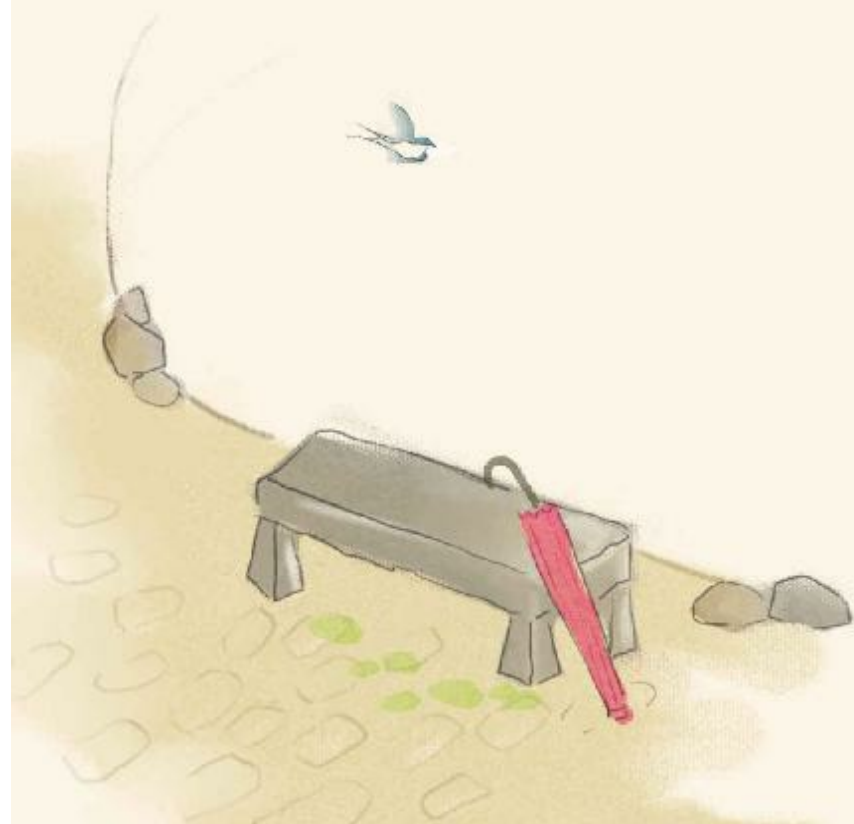
几乎每一句，她都写得料峭而美。细腻的描述中，已远不促困于“收脚印”三个字。短短篇幅中，她已用文字在生死命题之间徘徊流浪。逝者之难去，生者之难守，每一道人性情感的缝隙当中最隐秘最幽暗的温柔与哀痛，都被她的一支笔牢牢抓住。可是，读上去，却又令人如立风中。

文如其人。

一样雅驯，一样隽永。



连理



连理

他还不知，女儿此番回家，

是要出嫁了。

杨绛传

欲息人天籁，都沉车马音。

风铃嗽忽语，午塔闲无阴。

久坐槛生暖，忘言意转深。

明朝即长路，惜取此时心。

1934年，春。钱锺书作了这首题为《玉泉山同绛》的诗。考取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生又与钱锺书订婚的杨绛，正值人生好华年。岁月待她不薄，仿佛诸般好事都迎她而来。可是，钱锺书却未与她一同回到清华，这与她昔日设想的情形迥然不同。

钱锺书报考的中英庚款留英奖学金，由中英庚款董事会设立。中英庚款一事要追溯到晚清八国联军侵华时期。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紫禁城。次年（辛丑年）9月，中国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偿各国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4%的年息，本息总计约九亿八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

早在1904年，晚清驻美公使梁诚便与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交涉斡旋，提出了“退款兴学”之论。根据中美双方的协定：自1909年始，头四年中方每年至少派学生一百人赴美留学，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1909年，第一批赴美学生，是最早的庚款留学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便是其中之一。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获胜，同盟国战败。其他各国为争夺在华利益，也先后效仿美国，与作为获胜方“协约国”之一的中国达成相应退款协定，主要用于中国留学教育。192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议案。1930年，中英两国政府正式换文，赔款议案生效。1933年8月，举办了首届庚款公费留英生考试。钱锺书便是第三届庚款留英生。

远在上海积累工作经验的钱锺书，久不见杨绛，自然挂念甚深。昔日写信的习惯不仅未改，反倒愈加浓烈。寒假回家的杨绛，几乎日日都能收到钱锺书从上海寄来的信。写信还不够，只要杨绛假期回家，钱锺书百忙之中也要来拜访杨家父母，最重要的是看她。假期结束，杨绛回到清华。

钱锺书给杨绛写了无数的信。内容自然是私隐，也不会随意拿与旁人看。但信封上寄信人落款，总是人人可见的。钱锺书鬼才，总会花样百出，推陈出新，费尽心思地更换不同的落款。最常见的是“奏章”二字，他说有点“禀明圣上”的意思。

一次，钱锺书把落款写成了“门内角落”。旁人乍看之下，实在难懂。这封信是假期寄到杨绛家中的。当时，门房跑来把信交给杨绛的时候问她这四个字何意。她也想不明白。后来，钱锺书回信解惑，“门内”是钱的英文（money）音译，角落是钟的英文（clock）音译。杨绛乐得大笑。

1934年4月，钱锺书又北上去看她。对于钱锺书来讲，时间金贵；只要得闲，他总看书。不过，哪怕是嗜书如命的钱锺书，在未婚妻面前，书也得放一放。素来不爱四处走动的钱锺书还陪杨绛春游了一场。杨绛心中欢喜，还作诗应景。钱锺书的《玉泉山同绛》便是他春游途中应和杨绛而作。

钱锺书还把自己写给杨绛的情诗，自然也包括他与杨绛的唱和之作，集结成册，自费付梓，题名《中书君诗》。杨绛的老师吴宓也收到一册。吴宓也是诗人，自然与钱锺书走得近些。他还为钱锺书写了一首题为《赋赠钱君锺书即题中书君诗初刊》的诗，赞他“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诸人风雅，作

诗留字，最见情深。

是年，杨绛导师是美国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先生，上的是梁宗岱之前的法国文学。杨绛曾说：“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刚好，这年梁先生教学生研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让杨绛对法国文学兴趣渐浓，常去图书馆找法国文学作品来读。

关于读书，杨绛有个比喻：“串门儿”。一本书就是一段人生，是别的某个人的人生。读一本书，于她而言，就如同去旁人家里做客，听听那家人的故事。走进清华图书馆，仿佛世间人家，户户都对她们门庭大敞，她能随意进出，自由来去。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好读书之人满足的呢？

1934年，暑假。再次回到家中的杨绛内心受挫，十分伤心。她忽然发现，如山巍峨的父亲，老了，病了。说到自己的身体，杨荫杭只当是个玩笑。他说，自己闹了个笑话，开庭的时候突然不能言语，法庭里的人都在等，等了许久，他仍无法开口，案子只能被迫延期开庭。杨绛明白，父亲这是中风了。这一年，杨荫杭五十六岁。

杨荫杭患有高血压，又中风一次，身体急需修养。因此，杨荫杭决定结束自己的律师生涯。只是，隐退之前手中尚有一案未了，自己已然行动不便，便让杨绛替他写个诉讼的状子。这对杨绛来讲，不是难事，只是一边写，一边心里难过。这也是她唯一一次在父亲的工作中帮上了忙。

第一学期结束，杨绛便拿到了清华的奖学金，每月二十元。此时的杨绛，每月都能领到清华的奖学金。即便如此，假期结束之时，父亲坚持要她再带一百元返京，以备不时之需。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杨绛哪里舍得用？当时的女同学每月伙食费要七元，杨绛只需五元。开学不久，母亲便来信说父亲又病了。杨绛立刻把从家中带来的一百元寄了回去。

1935年，春。钱锺书工作将满两年，已有资格。因此，他进入了庚款留英生考试紧锣密鼓的准备状态。4月，钱锺书去南京赶考，最后以平均87.95分的最高分考取百里挑一的庚款留英奖学金，被牛津大学录取。只是，去年的今日正是他与杨绛同游京郊之时，念此，心下惘然，语出“两岁两京作寒食，明年何处度清明”之句。

顺利通过考试后，初秋时节，钱锺书便要赴英留学了。他哪里舍得离开杨绛，孤自一人漂洋过海？他决定，先与杨绛结婚，再出国，并且要带杨绛一起走。可是，杨绛明年才能研究生毕业，如此一来，她只能读完这个学期之后选择休学，办理自费留学。

其实，她也不放心钱锺书独自留学，怕他不谙柴米油盐，无人照料，心中也有陪读的打算。为了准备结婚和出国事宜，期末朱自清先生和温德先生两门课的考试她都无法参加，须得提前一个月回家筹备。好在两位恩师宽厚，许她以习作和论文代替。结果却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她给朱先生的习作是小说《路路，不用愁！》，再得朱先生青眼，被推荐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后来还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标题改为《璐璐，不用愁！》。忧的是：她给温德先生写的论文却在邮寄途中遗失，结果没有拿到学分。

由于回家匆忙，杨绛未提前知会家人。说来奇巧，那日杨荫杭午睡，正要入眠，恍惚之间觉得女儿回来了。唐须嫔说女儿没有回来。杨荫杭还不信。重回房里，却是再也无法睡着。不久，抵达家中的杨绛丢掉行李，就飞奔父亲房里。杨荫杭一看，说道：“哦，可不是回来了吗！”曾母啮指，曾子心痛。他信了。

他还不知，女儿此番回家，是要出嫁了。君如云中画，伊似海上花。7月13日。乙亥六月十三。苏州庙堂巷。杨家大厅。杨绛与钱锺书喜结连理。

远方



远方

我们离家远出，
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
都有点战战兢兢；
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杨绛传

若未遇见你，
我不会成为，
而今的自己。
若没爱上你，
我不会相信，
不弃和不离。

1935年7月11日，距离杨绛出嫁还有两日。当地新娘出嫁之前，约定俗成地都会在娘家设宴，名曰“小姐宴”，类似于苗族的“离娘饭”，也算是杨绛的单身派对。前来赴宴的都是姐妹女戚、昔日女友。父亲都不能参加。这顿饭，杨绛吃得伤心。

她一直都是敦厚、孝敬的女子，与父母感情甚深。众兄弟姐妹中，人人都看得出来，父亲尤其疼爱她。这么多年，家中屡有变故，二姐和大弟先后病逝，令杨家父母一夜白头。杨绛如今看去，恍然发现，父母竟已如此沧桑、老迈。可是，岁月之匆急，不始终都是如此吗？未说再见，就要分离。

人生一直在告别。

1935年7月13日，杨绛、钱锺书大婚。那日杨家热闹至极。钱锺书来时，是他的三弟、四妹相陪。杨家婚礼新派，是西式的。杨荫杭主婚，苏州很有声望的著名爱国人士张一麐证婚。伴娘是杨绛的七妹杨姝，就像七年前三姐出嫁的时候杨绛是伴娘一样。伴郎是钱锺书的表弟、杨绛的同学孙令衍。

婚礼诸事洋派。

有花童，有赞礼。

有《婚礼进行曲》。

有照相馆的摄影师拍照。

行三鞠躬礼。

交换戒指。

结婚证书盖印。

礼毕。

当天宾客众多，唯有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最特别。她身着白夏布裙，脚踩白皮鞋。一身白色装扮令人瞩目。当时，婚礼之上不宜穿白，三姑母我行我素，并不理会旁人非议。杨家的人都个性饱满。其实，杨

绛知道，平日姑母忙碌，多年不曾添置新衣。这套衣裳对她来讲，或许已是最郑重的了。

在钱锺书的惊世之作《围城》当中，写到曹元朗与苏文纨结婚的事，也暗藏当年自己与妻子大婚之琐细。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说：“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世间女子，谁不想要嫁得良人，谁不想有一场惊艳婚礼。然而，世事难周全。哪怕一无所有，只要有他，也已足够。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与旁人看的。杨绛看重的，从来也不是婚礼，甚至不是誓言，她要的，就只是能和身边这个男子，一路并肩，好好走下去。

事实上，她做到了。就像民国才子胡河清所言：“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芒。”她隐忍、内敛，来去之中，却总有光之刹那，惊艳人间。

杨家的婚礼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还要一起去无锡七尺场的钱家，完成婚礼的后半程。离开杨家之后，一对新人赶往无锡，去钱家赴宴。钱家的迎亲礼俗是中式的，比较传统，旧式规矩很重。当杨荫杭得知女儿要在钱家迎亲时跟钱家父母磕头的时候，很不安乐。

钱家迎亲仪式十分隆重，爆竹声震耳欲聋。钱家长子大婚，到场宾客众多，连年近七十的国学大师唐文治老先生也到场祝贺。唐文治老先生半生投身于教育事业，创办了私立无锡中学（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前身）、无锡国专（苏州大学前身），在当地具有极高的声望。唐家也是宴请这对新人的第一家。

到了钱家之后，杨绛要先向钱家父母和钱锺书的嗣父嗣母行跪叩礼。不过嗣父嗣母已过世多年，杨绛跪拜的只是旧俗当中两盆有象征意义的植物。钱锺书的大伯父膝下无子，钱锺书出生之后依照旧时习俗要过继给大伯父，由家中长房抚育。因此，大伯父、大伯母便是他的嗣父和嗣母。还要拜叔父婶母，拜家祠，拜灶神。

一日下来，杨绛很是疲累。

好在晚宴时候，有唐文治老先生和他的长子唐庆诒先生为宾客表演昆曲《长生殿》助兴。唐庆诒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先后就读于美国特洛伊大学（该校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十九岁就拿下全美英文演讲比赛的第二名。英文水准之高，令人忘尘却步。他也是上海交通大学著名的英文教授，桃李满天下。

当时有“双回门”的婚俗，新娘嫁入婆家称为“进门”，和新婚丈夫一起成双成对地回自己的娘家，便是“双回门”之意。等到双回门之日，钱锺书和杨绛都已体力透支，累得病倒了，无法成行，也没有给家中电话或是电报知会。可怜杨家父母在家焦切等着女儿回来，却是连一点消息、半片人影也无。

钱锺书病愈之后，即刻赶往南京接受留学培训。休息数天之后，杨绛也在小姑子钱锺霞的陪同下，回到娘家小住。累垮的身体还未恢复，胸口和鼻子上又长了疹子。眼见出国在即，父母很是担忧。母亲说她的外疹都是生在要害之处，必得找邓星伯来瞧才行。邓星伯是无锡一代名医，医德好，医术精妙。

可是，时间仓促，未及病愈，杨绛便收拾行囊，转道无锡拜别公婆之后，去了上海。临行之前，母亲给她带了两小簋子水蜜桃和一件冬衣。水蜜桃要给长辈们送些，话是如此，杨绛和小姑子还是分食了四个，因为这是她母亲带给她吃的。早先，杨绛的三姐嫁到了上海，杨绛此次便是歇住在三姐家中。出国前夕，事事显得慌乱匆忙。

她甚至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看看母亲。而这，竟成了她毕生之憾。

1935年8月13日，杨绛和钱锺书乘澳大利亚P&O公司的邮轮，从上海出发，远赴英伦。离开那日，住在上海的杨家三姐为她送行，给钱锺书送行的是他们在清华大学的老师温源宁和邵洵美先生。他们坐小船，一直将二人送上游轮方才离去。彼时，路遇之人之事，无人晓得；天如昼之不染，海似夜之净深。

回忆起当年出国留英的漫长旅途，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35年7月，锺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

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两人作伴，相依为命。

长路迢迢，不知归期。

牛津



牛津

学校、公园、杂货铺，

每一处再平淡无奇的景致

落在他们二人眼中，

都是惊喜。

杨绛传

1935年9月。杨绛、钱锺书抵达英国，此时二人身心俱疲。游轮从上海出发，航行近一个月。一路上并不顺利。在香港，遭遇台风，船体剧烈晃动，二人两日难以进食；在斯里兰卡，参观寺庙被蛇惊吓；在大西洋，遇人丧命，船员把尸体裹好扔进海里，算是海葬。

抵达英国海岸之时，有人来接。来接之人是后来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临照。他是钱锺书的同乡，又是同姓本家。钱临照是第二届庚款留英生，早钱锺书一年考上，在伦敦大学就读。因此，二人便与钱临照一道去了伦敦。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日，二人便在伦敦小住观光，还见了在英国讲学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许淑彬夫妇。

彼时，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韩已在著名的伦敦帝国理工大学读了两年，在他作陪之下，钱锺书夫妇好好看了看伦敦的风光。大英博物馆的数百万册藏书最令二人垂涎。嗜书之人，时时刻刻想的都是书。眼见之景皆成了他们昔日所读书中桥段之映象。观光时日虽不长，但杨绛十分欢喜。

钱锺书与阔别已久的二弟钱锺纬也在伦敦重逢。在江苏省公费资助之下，钱锺纬在曼彻斯特纺织工厂接受培训。得知长兄长嫂来到英国，钱锺纬怎有不见之理？与钱锺纬、钱锺韩兄弟会面之情形令钱锺书很是激动，还作诗纪念，题为《伦敦晤文武二弟》。诗曰：

见我自乡至，欣如汝返乡。

看频疑梦寐，语杂问家常。

既及尊亲辈，不遗婢仆行。

青春堪结伴，归计未须忙。

在中国留学生顾问西尔科克（H. T. Silcock）先生的安排下，两人离开伦敦，乘车前往牛津。路上，都城之繁华渐渐淡去，仿佛遥遥便有一股校园独有的书香之气弥散道路两侧。牛津，小而静美，幽寂又古雅。正是一处极其适合读书的好地方。

早前，杨绛的老师吴宓也曾留学牛津。后来他还写了一首题为《牛津大学风景总叙》的诗赞牛津之好：“牛津极静美，尘世一乐园，山辉水明秀，天青云霞轩。方里集群校，嶙峋玉笋繁，悠悠植尖塔，赫赫并堞垣。桥屋成环洞，深院掩重门，石壁千年古，剥落黑且深。真有辟雍日，如见泮池存，半载匆匆往，终身系梦魂。”

抵达牛津，钱锺书的课业已由西尔科克安排好，入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导师是布雷特·史密斯（Brett Smith）。杨绛则在牛津大学做一名旁听生并自修西方文学。她是自费生，原本打算在不提供住宿的女子学院就读，无奈文学系名额已满，只能读历史。杨绛不大乐意，索性做了旁听生。

不过，在校生活和旁听生着装的区别，令杨绛一度失意。只是，她顾念家里病中父亲需要花钱治病，便不愿再因一己之事让父母多增负担。不过，钱锺书当年的校服一直被杨绛悉心保存，六七十年后依然完好如昨。可见，杨绛对丈夫爱意之深。好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成了杨绛和丈夫的极乐园。

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读书更令他们觉得快乐，这也是二人最最擅长之事。昔日清华大学的藏书已然令人目不暇接，不料今次牛津大学的藏书更是如山高、如海深，仿佛一生一世都读不完似的。牛津大学图书馆

名叫博德利图书馆，钱锺书爱称“饱蠹楼”。

杨绛说：“在东吴，学的是我并不感兴趣的政治学，课余常在图书馆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进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满室满架的文学经典，正好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她从莫里哀读到司汤达，从梅里美读到卢梭，从巴尔扎克读到詹姆斯·巴里，从萧伯纳读到塞万提斯。法国文学、英国文学、意大利文学、俄罗斯文学、德国文学、西班牙文学……无一不读。塞万提斯的传世名作《堂吉珂德》也是后来杨绛翻译生涯的里程碑。

在英国，他们初住在一间租住房里。房东姓金（Mr. King），提供一日三餐外加下午茶。英国人喝茶的习惯举世闻名，钱锺书对英式下午茶十分喜欢，只是回国之后难再喝到当初的味道。好在杨绛聪慧，不断试验调配，还是为丈夫找回了与那时相似的味道。

在金先生家住，不用自己做饭，又有金先生的妻子、女儿做日常清洁打扫，杨绛省去了不少家务时间。这些时间岂能浪费？杨绛分秒必争地把闲余时间用来读书、练字。连房东给的餐巾纸，杨绛都不肯放过，要练上几笔才好。

有得必有失。钱锺书有夔绝之才，手脚却笨，不大懂得料理生活，也不大懂得照顾自己。在旁人看来，不见得好，可是杨绛却觉得他“笨拙”得可爱。虽然两人日常开支不多，但是所有钱财钱锺书都交给杨绛。杨绛也学母亲，会记账。虽是新妇，却做得诸事妥当。钱锺书很是佩服。

杨绛的贤惠灵巧也算一种天赋，自幼便有。儿时，父亲饭后喜食甜点果品。有时候吃水果，她便负责剥皮儿；有时候吃风干栗子或者山核桃，她便负责脱壳去衣。就连给火炉加煤，杨绛也能做得极是轻巧，不发出一点声响。事情虽小，她却总做得一丝不苟，令父亲既省心又满意。如今琐事也是手到擒来。贤妻如是。

钱锺书不同。不谙家务料理之道已算事小。他无方向感，不辨南北东西。穿鞋也常不分左右。鞋带也总是草草系死。筷子也总用不好。据说，当年报考清华大学，他的数学成绩只有十五分，然而国文、英文双双夺魁，让人无法忽视，因此，被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纵然大师，也非事事能周全。

他还似孩童一般顽皮。某次，杨先生临帖，困乏至睡，钱锺书见状便拿笔蘸墨，在杨绛脸上涂画。杨绛醒来大惊，赶紧洗脸。不料先生皮肤吃墨，皮快洗破，也洗不掉。后来，钱锺书便改在纸上给妻子画像，画完又添须点痣，自娱自乐。后来，有了女儿，他又转移目标，开始在女儿肚皮上乱画，被杨绛斥责方才收手。老顽童如是。

刚到牛津不久，钱锺书便一跤摔掉大半颗门牙。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还未落脚站稳，车就开了。一个踉跄，栽倒在地，满口是血。钱锺书不知道去医院，却拿手绢捂着嘴回到住处。杨绛见状慌了阵脚。好在，同住金先生家的还有来英访问的两位医学专家。他们告诉杨绛，要带他先去医院赶紧拔掉断牙，再镶一枚假牙。

钱锺书之“痴”不算私隐。亲人密友都了解。当初，他要出国留学，即便他不要求，杨绛也不能放心。除了做学问，杨绛不去打扰，其余的事情总有杨绛替他操心。杨绛任劳任怨，事事为他周全。得妻如是，夫复何求？在金先生家住了一段时间，伙食变差，杨绛吃得少，却担心丈夫吃不饱，便有心另觅住处。

平日里，两人总一起散步。牛津不大，他们常四处闲逛。孩童一般，还会揣测路遇之人平生故事，也算自娱自乐。牛津不似伦敦，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学校、公园、杂货铺，每一处再平淡无奇的景致落在他们二人眼中，都是惊喜。其实，风景从不重要，有彼此在就好。

牛津的人也温柔、热情。每每邮差半路遇见两人，便直接把从遥远的中国寄来的家书递给他们。附近嬉耍的孩子看见，就会走来，安静候在一旁，等着跟他们讨要中国的邮票。连当地的警察也会夜夜巡逻，生怕哪家忘了锁门。人与事，都平和安稳，很称两人心意。山河静好，岁月从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盛世



盛世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传

璠伦园16号。

这是杨绛与钱锺书在牛津的第二个住处。之前，杨绛说到另觅住处，钱锺书不以为然，跟杨绛说：“你又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自己的房间还宽敞，将就着得过且过吧。”杨绛自由执拗，脾气倔强，不是肯将就的女子。既已动了念头，搬家便是早晚的事。

好在，天公成全。一次，两人散步，杨绛忽然看到有家住宅门前贴有招租广告。当下，杨绛有些犹豫，便没走过去。事后，等她回头去找的时候，也不知怎的，广告竟没了。杨绛不甘心，便直接去敲门。开门的正是房东，两人聊了几句，房东就带杨绛上楼看了房子。

这里正是璠伦园16号。房东是一名爱尔兰女子。杨绛租下的这套房子与楼中其他房间分隔开来，独立清静，无人打扰。地段也好，距离学校和图书馆都很近，环境幽雅。有花园草坪，有大阳台，有盥洗室，有厨房。

自然，新家也不是样样都好，全无烦恼。比如，煤气管道老化，曾经泄漏，杨绛还险些因此中毒。家具也老旧，床是两张半旧的小铁床。后来，两人把分开的两张小床拼在一起变成了一张大的双人床。两人常并头躺着，或一起看书。甚是甜蜜。

钱锺书习惯早睡早起，杨绛素来晚睡迟起。搬家第二日，也就是入住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昏睡中的杨绛，不知道钱锺书竟已早起在厨房里忙碌。拙手笨脚到人尽皆知的钱锺书竟然在为她做早餐。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钱锺书，还想着照顾妻子，为她做点什么。世事平淡，从无传奇。变成传奇的，都是寻常人生里那颗如灯温暖的心。

烤面包，热牛奶。

煮鸡蛋，红茶。

配有黄油、果酱和蜂蜜。

钱锺书把早餐做好，等妻子起床，再好好摆放在托盘里，端到妻子的床头。醒来看到这顿丰盛的早餐，杨绛先是惊讶，二是欢喜，再是感动。最令人杨绛动容的是，自此以后，钱锺书竟把为妻子做早餐变成一个习惯，保持了一辈子。海誓山盟，总不大可信，在他们身上，一生一世就是无数个日常。

牛津的中国留学生也有不少，但是他们二人喜静，常来常往之人不多。联络较多的，除了常来家中做客的向达（敦煌学家）和来自南非的斯图亚特（Donald Duncan Stuart），只有俞大缜（第二届庚款留英生）、俞大**缜**两姐妹。搬家以后，有了自己的厨房，杨绛便尝试下厨。虽然自备伙食，比不上住在金先生家时方便，但是却多了情趣，并且也能依照自己的喜好烹饪，不用迁就于人。

钱锺书不爱西餐，想吃红烧肉，杨绛便特地学着做红烧肉。第一次做红烧肉的杨绛，尚未摸清烹饪门道。当时，恰好俞大缜、俞大**缜**姐妹也在场，还有几个男同学，一起帮忙。都是不擅烹煮之人，可较之杨绛，还是略胜一筹。可惜，那顿红烧肉还是以失败告终，难以下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杨绛有心做好，终究能成。

英国很难买到地道的中国调料，黄酒、酱油都很稀有。一次，母亲昔日下厨的景象浮上心头。她学着母亲在家做橙皮果酱的样子，用文火熬煮。还买了一瓶雪利酒，尝试当成黄酒来用。她把做菜也当成一门

学问，用心研究。结果，效果很好。让钱锺书大快朵颐，十分满足。

可是，她做不了虾。她自幼不敢杀生，虾也不敢。某次买来鲜虾当食材，清理之前她说：“得先剪掉须和脚。”可是一剪，虾却一阵抽动，杨绛吓得把虾和剪刀一起扔了。钱锺书问她怎么了，她答道：“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钱锺书听后大笑，告诉杨绛虾不会像人一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由他来剪。

杨绛日日做饭，用她的话说是为了钱锺书甘做“灶下婢”，钱锺书却心疼。某次，杨绛玩笑道，要是可以不吃米饭多好。钱锺书竟信以为真，当真去寻找道家辟谷之方，要学道人修成一身仙风道骨，还赋诗曰：“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对贤妻之怜爱，一览无余。

辟谷一说，哪里容易。

修行不足，断不可行。

1936年暑假，第一学期结束，二人远游度假，先去了伦敦。此次无人作陪，又或者是二人本有心单独相处，过二人世界。他们从富庶的城西到贫困的城东，从圣詹姆斯公园到海德公园，从特拉法广场到各式各样的旧书店。旅行从不应该复杂，走着、看着，不记、不想，方是最佳。浅薄如我，难以做到。

游完伦敦，他们去了巴黎。

刚抵达巴黎时，他们还去了一趟瑞士，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大会。路上遇到了同行的陶行知，三人一夜畅聊。国民政府电报指派钱锺书参加，杨绛则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青年代表。然而，两人对政治并不热心，也不大习惯参与类似的会议，后来两人便早退离场。

既来之，则安之。两人便一起去了阿尔卑斯湖群中最大的日内瓦湖（也称“莱蒙湖”、“莱芒湖”）。盛景入心，钱锺书还为此作了一首诗，题为《莱蒙湖边即目》，收录于《槐聚诗存》。诗曰：“瀑边淅沥风头湿，雪外磷峋石骨斑。夜半不须持挾去，神州自有好湖山。”

在巴黎，中国留学生很多。杨绛见到了自己清华大学的同学盛澄华。当年，盛澄华正在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二人也住在盛澄华的公寓。不知是早有打算还是为此行巴黎风土人情所染，杨绛和钱锺书有了来巴黎大学读书的念头。巴黎大学拿到学位，需要两年时间。得知杨绛和钱锺书心有此意，二人又时间匆忙，便由盛澄华提前注册，代办入学手续。

而这一切，并不重要。

连一星半点，都不重要。

因为，杨绛怀孕了。

在杨绛和钱锺书的孩子面前，世间哪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世事变轻、变淡。两人目下心中时刻记挂的，便只有孩子这一件事。没有任何一件事，能比一个新生命的孕育和诞生更令世人尊敬的了。这一年是1936年，杨绛二十五岁，钱锺书二十六岁。

离开巴黎返回牛津的路上，杨绛有了妊娠反应。头晕得厉害。好在回程的火车上，有一同参加世界青年大会的加拿大女性代表，她善良、热心，一路上，都是她在照顾杨绛。杨绛娇小，童颜经年不改，大家都戏称她“*That Chinese little girl*”。

发现杨绛怀孕之时，钱锺书十分激动，一直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听上去也未见新奇。然而细想，却饱含钱锺书对杨绛至深至浓的爱意。杨绛亦是如此，如果生个女儿，她不希望女儿像自己，反倒希望她像钱锺书。世间挚爱，莫过如此。

重返牛津，租住房里刚好有房客搬走，房东便替二人换了一套大些的房子，浴室有大澡盆，还有电热水器。两人十分开心。杨绛心宽，只凭孩子在腹内自由生长，从不以自己身为孕妇而刻意骄矜。钱锺书体贴，纵是自己拙手笨脚，也不愿让杨绛再做家务。

1936年，秋。牛津大学开学，钱锺书一边照顾孕中的杨绛，一边着手准备自己的学位论文。当年，他的论文标题是《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后被收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编号为Ms B. Litt. d 288。据说，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之前，还曾调阅了钱锺书的毕业论文。

1937年，春。钱锺书早早到牛津妇产医院为杨绛订下产房，预约接生大夫。当时，医院的女院长顾虑东方人的性别观念，便问他们：“要女大夫？”不料，钱锺书说要最好的。女院长对他刮目相看，当下便推荐了距离他们住处很近的斯班斯大夫。

他的诊所就在家中，与杨绛、钱锺书住在同一个区，步行来去，也就十多分钟，很是方便。起初，杨绛每月检查一次，后来，改为两周检查一次。斯班斯大夫告诉杨绛，孩子的预产期大约在英国国王加冕大典的前后。如果赶上那天，孩子就是“加冕日娃娃”，很是荣耀。

然而，这个孩子来得并不乖顺。预产期逾期一周，仍然毫无动静。大夫便建议杨绛入院，防止意外。1937年5月18日清晨，杨绛终于有了分娩预兆，钱锺书急忙把她带去医院，住院观察。可是，杨绛的产前阵痛并不急促、剧烈，因此，当天钱锺书陪她吃了下午茶，便回家了。杨绛甚至还读了一本小说。

次日，也就是1937年5月19日，杨绛终于开始剧痛，即将分娩。可是，分娩过程依然不大顺利。杨绛竭尽全力，依然无法顺产。为了确保杨绛和孩子的安全，医生决定为杨绛麻醉，人工助产。昏睡过去之后，孩子终于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生产下来。

果真，孩子是个女儿。

由于女儿缺氧时间较久，出生的时候浑身青紫，状态不佳。护士不停拍打，直到女儿大哭一声，方才救了回来。护士说，他们的女儿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全院上下都很疼爱。虽然女儿出生的时候有生命危险，可是大哭一声之后，声音越来越洪亮。医护人员还笑称“Miss Sing High”。

她，就是钱瑗。对杨绛、钱锺书而言：

只她一人，

便是盛世。



但愿多一二知己，

不要众多不相知的人闻名。

人世间留下一个空名，

让不相知、不相识的人信口品评，

说长道短，有什么意思呢。

——杨绛

庆土羊

肆

庆幸

(1937-1945)

你们一直在我身旁

肆庆幸

(1937-1945)你们一直在我身旁

清音



清音

从前，他和她。

往后，便是他们仨。

杨绛传

1937年5月19日。杨绛、钱锺书的女儿出生在英国牛津。女儿的出世给他们夫妻带来无尽欢愉。据说，杨绛产后，钱锺书去了医院四次，才见到女儿。第一次，医院不许。第二次，杨绛尚在麻醉的昏睡之中。第三次，杨绛依然未醒。直到下午第四次再去，才见到女儿。

别说钱锺书见女儿难如登天，即便是杨绛也不能时时看见女儿。女儿体弱，除了哺乳时间，都待在婴儿房里。看到旁人的孩子被护士一个一个洗干净之后又一个一个递给母亲们的时候，杨绛心中羡慕不已。遇到女儿，平生无欲无求的杨绛，也有羡慕旁人的时刻。

醒来之后的杨绛，得知丈夫来回往返已七次，心中不忍，特地叮嘱他此番回家必得坐车才好。可是，钱锺书哪里还会在意自己，心心念念只想看看女儿。护士把孩子从婴儿房抱出来递给他时，他热泪盈眶，不停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这是父亲对女儿说的第一句话。

杨绛在医院坐月子期间，钱锺书过得十分辛苦。他一边准备毕业论文，一边要来医院看望妻女，还得独自料理日常生活。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钱锺书屡屡出错。每每如此，他便似孩童一般跑去跟妻子说“又做坏事了”。

弄翻墨水弄脏桌布。杨绛说，不要紧，她洗。

弄坏台灯黑灯瞎火。杨绛说，不要紧，她修。

弄烂门轴关不上门。杨绛说，不要紧，她装。

杨绛的“不要紧”三个字对钱锺书来说图腾一般成了他最大的安慰与寄托。只要妻子在，一切都安稳。就像有一次，钱锺书额上长了一枚疮，久不见消退，钱锺书心有隐忧。见到丈夫神色不好，杨绛就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钱锺书一听，即刻心安。杨绛只是帮他热敷，疮却真的被拔掉，半点疤痕也无。

真正爱一个人，是要爱他最真实的本身。真正爱一个人，是从不试图改变他。真正爱一个人，是从不计较得与失、付出与回报。真正爱一个人，是连他的后知后觉甚至无知无觉一并爱。真正爱一个人，从来不是功利的、算计的，更不是所谓“情感专家”能够明白的。非是人人可以做到，但杨绛做到了。

后来，杨绛读到一段话，念给丈夫听：“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钱锺书听后即说：“我和他一样。”她也说：“我也一样。”他们之间，从不需要冠冕堂皇的海誓山盟。他们之间，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是永恒。

那日，杨绛出院回家，钱锺书特地叫了一辆汽车迎接母女二人。更想不到的是，回家发现他为自己亲手熬煮了一碗鸡汤，汤里还精心摆放了嫩绿的豆瓣。杨绛心中甚是感动。对旁人而言没什么，不过，杨绛明白，为自己再三下厨，对钱锺书而言意味着什么。

从前，他和她。

往后，便是他们仨。

1937年，初夏。钱锺书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拿到牛津大学文学学士（B. Litt）学位。8月，女儿百日那天，一家三口离开英国，从牛津经伦敦到多佛，乘船渡海至法国加来，再坐火车去往巴黎。来接站的老友盛澄华已为他们一家在巴黎近郊的车站附近租好了公寓，五分钟车程便可至市中心。

乘渡船时，有英国人见到杨绛怀中熟睡的女儿，一语双关地说道“a China baby”，也可理解为“a china baby”（一个瓷娃娃）。见那人满面爱意，大抵知道是赞女儿皮肤好，杨绛很是高兴。过海关时，她抱着女儿也被迅速放行。女儿人见人爱，海关的人都争先想要看看，连行李也未被仔细检查。

盛澄华租的公寓，二人很满意。房东咖淑夫人（Madame Caseau）是一名退休的邮务员。房子是她用退休金购置的，自己住，也外租，兼供部分房客的三餐伙食。咖淑夫人心善，还收养了西班牙的两个战争遗孤。她厨艺好，提供的餐食也丰盛，只是与旁人一起用餐，上菜慢，一顿饭耗费两小时才能吃完。

对于惜时如金的二人而言，本就极心疼时间。女儿嗷嗷待哺，又要读书，时间更是不够用。因此，二人便决定单独做饭。正好他们租住的这间公寓也有厨房，还算方便。钱锺书买菜，杨绛做饭，分工明确。好在，巴黎大学没有必修科目和学位的限制，钱锺书读书的时间更加充裕。

说到法文，自然是有法文基础的杨绛要熟练一些。两人初至巴黎一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时，钱锺书所遇生字生词要比杨绛多；可是一年之后，杨绛的法文已远不如钱锺书流利。除了从巴黎大学的图书馆借书，他还常会去旧书店淘买旧书。

在巴黎，有了女儿，二人也不似从前孤静。除了盛澄华外，他们与林藜光、李玮夫妇交好，常到彼此家中做客。还结识了同邑许思园等人。一群朋友，时而去大学城餐厅，时而去中国饭店，时而去咖啡馆小聚。后来，钱锺书牛津大学的同窗好友斯图亚特也应钱之约来到巴黎读书。日常生活比在牛津时丰富。

不过，女儿才是最要紧的。婴儿长得快，不几月，就长大很多。就像杨绛说的：“（女儿）很快地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小孩儿。”收到杨绛和钱锺书的家书，得知二人生了女儿，杨家和钱家都很高兴。

在牛津医院待产的时候，杨绛收到父母的一封来信。一如往日，总是父亲执笔，母亲最后添上几句。姐妹们也会各自写信一起附上。杨绛记得那日信中，父亲打趣说在医院别抱错孩子。母亲附笔道：“当心别换了一个金头发蓝眼睛的。”杨绛看着，心中欢愉无限。只是，她从未想过，那会是此生母亲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

钱家父亲也偶有家书寄来，得知孙女出世，他便给孙女正式取名“钱健汝”，号“丽英”，因孙女属牛而取“牛丽于英”之意。二人觉得名字甚是拗口。最后，二人未从钱家父亲之意，给女儿取名“钱瑗”。平日，也常给女儿取各式诨名，发觉“圆圆”最是顺口，便一直叫着。后来，也叫女儿“阿圆”、“阿瑗”。

住在他们一家对门的是一个法国太太，丈夫是公务员，工作忙碌。她十分疼爱钱瑗，平日无事，总会把她抱去自己的屋里，给她唱法国歌、教她说法国话。时间久了，杨绛和钱锺书如遇事一同外出，便也很放心地把孩子托付给对门法国太太，并给她一些报酬。

身为杨绛和钱锺书的女儿，钱瑗自幼与书也缘分颇深。每每父母静心读书，她也会学着父母的样子，拿本书看看、画画。不闹，很乖。书在幼小的钱瑗面前显得那样硕大。钱锺书爱之不及，反说女儿顽劣。他每每看到女儿，总忍不住这里亲、那里亲，还要去闻女儿的小脚丫，再装出恶心想吐的样子。

当年之情形，杨绛在《我们仨》里写：“其实女儿很乖。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人画书玩。有时对门太太来抱她过去玩。我们买了推车，每天推她出去。她最早能说的话是‘外外’，要求外边去。”一家三口，安享天伦之乐。

日本有诗云：最是清音河上月，多情来照远游人。而你们，曾有过世间最好的时光。

归巢



归巢

母亲去世之后，

父亲也未再给杨绛写信。

一生一世一双人，

妻子走了，再无圆满。

杨绛传

1938年，早春。

杨绛和钱锺书决定回国。这个决定，看似有些仓促，却是再合理不过。在巴黎的这一年，有女儿在侧，理应是一家三口最好的时光。可是，杨绛母亲去世的消息，乱了所有。杨绛何曾想到，“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样世间极痛的事情会猝临在自己的身上。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起，日寇全面侵华。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8月13日日寇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彼时，虽然二人身在海外，但是并非闭门不知世事。反而，由于家隔万里的缘故，他们分外关注国家局势。

远在巴黎的杨绛和钱锺书并非寝食无忧。也就在1937年的7月，法郎贬值；与英镑比价，越跌越低，最后一英镑竟然能够兑换三千法郎。最要紧的是，上海沦陷不久，苏州失守，自此杨绛久久不见家书。后来大姐来信，却再不见母亲的只字片语，这令杨绛忧心忡忡。在杨绛的再三追问下，大姐方才说出真相：妈妈已去了。

1937年11月17日，杨绛的母亲唐须嫔去世。大姐告诉杨绛，日寇空袭苏州时，举家逃至香山。母亲途中身患恶性疟疾，垂危之际，一家人都打算随母亲一同赴死。母亲去世，父亲用好几担大米换得一口棺材，母亲入殓之后连下葬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只能葬于荒野。父亲心痛，在能刻字之处全都写满名字，生怕来日找不回母亲。

得知此事，杨绛五脏六腑都痛不能忍。母亲之贤淑、和顺，杨绛说自己一辈子都比不了。就是这样一个恭孝对上、宽仁待下、无人不敬、无人不赞的母亲，远在万里之外的炮火尘埃里，去了。还未来得及好好抱抱母亲，她便走了。杨绛自觉百无一用，唯有痛哭。好在，当下她并不孤独。身旁还有钱锺书。

母亲去世之痛经年不愈。

后来，杨绛写：“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锺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了做母亲的艰辛，却没有报得娘恩。”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也未再给杨绛写信。母亲的死，世上无人比杨绛的父亲更哀恸。一生一世一双人，妻子走了，再无圆满。这样的事，叫他如何承受？同时，无锡的钱家也并未幸免于难，同样举家奔逃。至此，杨绛、钱锺书夫妻再无心驻留他乡异国。

1938年3月12日，钱锺书在写给朋友斯图亚特的信中这样说：“我们将于9月回家，而我们已无家可归。我们各自的家虽然没有遭到轰炸，都已被抢劫一空……我的妻子失去了她的母亲，我也没有任何指望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但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结连在一起的，我准备过些艰苦的日子。”

决定回国之后，钱锺书便联络国内师友和单位，求职谋事。有外交部、英文杂志《天下月刊》和上海西童公学三家回复约聘。启程前夕，钱锺书接到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信函，希望钱锺书能去西南联大外文系执教，且无须像通常留学归来初任讲师再逐级擢升，直接聘为教授，月薪三百元。

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与国立北大、私立南开联合办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

学”。年底，战火逼近长沙，被迫再度迁校。1938年2月，第一学期结束，启程西迁。一路栉风沐雨，师生千人，行程一千六百多公里（徒步一千三百多公里），历时六十八天，横穿湘黔滇三省，抵达昆明。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母校约聘，钱锺书高兴，自然答应

临行之前，夫妻约定，钱锺书从香港下船，经海防转道云南，杨绛则带着女儿去上海，去找逃难至上海三姐家中的父亲。虽然当时上海已经沦陷，成为“孤岛”，但是母亲已去，杨绛是再不能失去父亲了。钱锺书理解，便定下了这个回程方案。

1938年，秋。一家三口从巴黎乘火车至马赛，登上法国邮轮阿多士II号（Athos II）踏上回家的路。可是，今时今刻，家在哪里？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一如这年钱锺书写的那首《哀望》诗中所言：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

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

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

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

一别三年。此番回程，两人心中五味陈杂，不知将要面临的是怎样的故土之疮痍？更加不知道，家中诸人如今是何模样，是否安好。回程的船票十分难买，此行一家人想尽办法也只买来了三等船票，还是由里昂大学出面买到的。回程途中，二人晕船症状一如三年前，丝毫未见好转。不大顺利。

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二人结识了翻译家冒效鲁。冒效鲁，字景璠，又名孝鲁，别号叔子，民国大儒冒鹤亭长子，年长钱锺书一岁。说起来，冒效鲁还有个特别的身份，相传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三人一见如故，相识订交，终成莫逆。当初相遇，冒效鲁还吟诗纪念：

凭栏钱子睨我笑，有句不吐意则那。

顾妻抱女渠自乐，丝丝乱发攒鸦窝。

夜深风露不相容，绿灯曼舞扬清歌。

喧呶聚博惊座客，倾囊买醉颜微酡。

战时物资匮乏，准备不足，伙食不好，杨绛不得已委屈了女儿。舟车劳顿之时，女儿几乎顿顿都只能吃土豆泥，小而圆润的身体日渐消瘦，杨绛心疼不已。纵然她再有心呵护，也终是爱莫能助。好在，邮轮经过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时，同行的斯里兰卡库瑞扬（A. Kuriyan）博士邀请一家人上岸，杨绛给女儿喂了新鲜牛奶。

抵达香港之后，钱锺书独自上岸，杨绛抱着女儿站在甲板上目送丈夫离开。硝烟弥漫的年代，她万分放心不下丈夫，心里满是乱世离人的凄苦。然而，世事难两全。今次，在丈夫的理解之下，她必得先去看看父亲是否安好。这一切，女儿不言不语，却都看在眼里。她一定什么都懂。女儿的父亲独自远去，自己的父亲呢？

他还好吗？

心还痛吗？

距离上海越来越近。她的一颗心却越发不得安宁。

风
烟



风烟

上海，从前是灯红酒绿的

十里洋场，如今是

满目疮痍的触目惊心。

杨绛传

所有相遇，都是重逢。

所有相拥，都是沉重。

上海，从前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如今是满目疮痍的触目惊心。邮轮抵达上海那一刻，杨绛的一颗心既安定又惶恐。终于归来，终于回家，是为安定；家人可好，日子可安，是为惶恐。上岸之后，杨绛看到了钱锺书的弟弟，一颗心略复平静。

在钱家小叔子等人的带领下，母女二人来到上海法租界的拉菲德路（今复兴中路）609号，钱家。虽说是钱家，但不是钱基博的家。这里是钱基博的孪生弟弟钱基厚的家。此时，除了各国租界，上海其他地方均已被日寇占领，也唯有上海租界算是安全。

钱锺书的爷爷钱福炯诞育子女六人：长子钱基成，次子钱基治（先歿），老三钱基博、老四钱基厚是孪生兄弟，老五（长女）钱素琴，老六（幺女）钱月琴。日寇进犯时，钱基厚花了不少钱在租界里“顶”下这处地方避难，钱基博一家也只能逃至此处，挤在一起住。

抗战前夕，钱基博从上海光华大学转到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战乱期间随校奔迁，从杭州到建德，再至江西吉安。最初来到拉菲德路投奔钱基成的，只有钱锺书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是年10月，钱基博方才回到拉菲德路小住，后应上海光华故交廖世承之约，又去了湖南蓝田（今湖南涟源），担任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

钱家宅子共三层。钱基厚一家住三楼和二楼、三楼之间的亭子间，钱锺书的父母和钱锺书的三弟、四妹住在二楼，钱锺书的二弟钱锺纬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住在一楼、二楼之间的亭子间。所谓“亭子间”，一般在楼上、旧式楼房中正房的后面、楼梯中间，狭小、阴暗，类似于而今的隔断房。底层客厅，两家共用。

远洋劳顿，杨绛和女儿都已筋疲力尽。在钱家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杨绛就带着女儿去找父亲。父亲已住在上海三姐家中。三姐正在大华医院待产。因此，杨绛当下未见到三姐，只见到父亲和其他姐妹。父女久别重逢，当下彼此激动之景况可以想见。

一别三年，父女重逢，仿佛已过了几生几世。父亲昔日的长须被剃去。母亲去世之后，伤思多虑的父亲日日不能入睡，便长期服用安眠药。杨绛见到的父亲，苍老又憔悴，面容倦怠，眼神浊重，全无从前精神抖擞的模样。又有大姐重述母亲亡故之凄凉琐细，令杨绛心如刀绞。

1928年4月，经三姑母做媒，三姐嫁给大她十岁的何德奎。何德奎，浙江金华人，颇具才干，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副市长。何德奎和他的两个叔叔何炳松、何炳棣被称作金华“何氏三杰”，如今金华便有“何氏三杰陈列馆”，纪念前人。当时，何德奎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首任“华人总办”。三姐嫁得好。

三姐家条件不错，住的也是花园洋房。虽然住得宽敞又安逸，但是见到自己最疼爱的杨绛和外孙女，杨荫杭难抑心中激动。他思虑周全，要从三姐家中搬出去，为的是让杨绛和外孙女搬来跟自己住。再舒适的环境也抵不过杨荫杭想和杨绛、外孙女朝夕相伴的决心。

战乱之中，父亲只租到了一栋既昂贵又狭窄的房子。虽然父亲处不宽敞，但是钱家人多，事事琐碎，住得更加拥挤。父亲特地租房要与女儿、外孙女同住，其实也合杨绛心意。无奈钱锺书只身在昆明，身为钱家大儿媳，她也不便日日住在父亲处。因此，那段时间，她带着女儿两头跑。

在钱家，杨绛秉承了母亲的美德，贤孝待上，温和待下。在婆婆、小姑子和妯娌之间，杨绛言行得体，万事周全。有时候，世上最难调理的人际关系不是同僚不是同窗，而是婆媳、姑嫂和妯娌。杨绛任劳任怨，从不骄矜，更不论是非。读书也低调内敛，生怕旁人以为她故作姿态，连小叔子的衣物她也帮着缝补。

钱家人疼爱钱瑗，情理之中。人人都喜欢杨绛，却极其难得。怪趣的是，不知是否由于钱锺书不在，或者是钱锺书从小被过继给长房而略显疏远的缘故，小小的钱瑗初到钱家十分警惕，在外公处反倒安然自在，跟杨家人要比跟钱家人亲近些。

当年，唐须嫔嫁到杨家，见杨荫杭与唐须嫔情深意笃，唐家人很是放心。如今，唐须嫔故去，唐家人也很记挂鳏居的杨荫杭。杨绛的三姨母有个女儿，也就是杨绛的表姐，她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来德坊。得知姨夫居所狭窄，她便把姨夫接到家中长住。

表姐的丈夫在外地工作，自己和婆婆、妯娌住在二楼，表姐的母亲（杨绛的三姨母）住在四楼。表姐把家中三楼南北两个大房间都腾出来给杨家父女住。父亲搬到来德坊表姐家之后，杨绛和女儿也一起搬去同住，无需跟钱家人或是父亲挤居一室，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安身之所。

日日可见女儿和外孙女，杨荫杭心情大好，安眠药也不再服食，较之先前，身体略复康健。来德坊和拉菲德路距离很近。杨绛住在表姐家中，可侍奉父亲左右，也能常常去钱家给婆婆请安，做做家务事，照顾惦念着的婆婆。

从前杨家是圆圆满满的一家十口，如今只剩父亲、大姐、三姐、六弟、七妹、八妹和杨绛七人。三姐有家，六弟留学，七妹亦已出嫁。七妹所嫁之人，正是钱锺书的表弟、当初的伴郎孙令銜。据说，这也是由杨绛撮合而成。当时，除了杨绛母女，还有大姐和读高中的八妹与父亲同住，家中大小事宜皆由大姐主持。

不久，杨绛谋了一份差事，给一名李姓富家千金当家庭教师，补习高中课程。同时，母校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也寻到杨绛，请她做振华新任校长。校长，对于杨绛来说就是学校最大的官。杨绛始终记得父亲那句：做什么也别做官。故而，她一再推辞。

对于杨绛抛头露面办校兴学一事，钱家态度消极。钱基博私心极重，说：“谋什么事？还是在家学学家务。”等杨绛出任校长，钱基博又写信跟钱锺书说：“这个时候，当什么校长！”得知这种态度，杨荫杭气急说道：“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这回，杨绛询问父亲意见，父亲十分支持。他说：“此事做得。”父亲曾经担任过振华的校董，对王季玉和振华十分了解。抗战爆发、苏州沦陷之后，王季玉拒绝日寇接管学校，学校被迫停办。此时，王季玉打算在租界重新办学，由于昔日之矛盾，不便露面。再三思虑，她认定唯有杨绛可担此重任。

无论钱家父亲和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态度，杨绛本身是不大愿意的。她总谦逊地告诉王季玉，自己教书尚可，校长一职当不得。王季玉是下定决心要她当校长，任凭杨绛如何与她商榷，从不让步。在王季玉心里，这个校长非杨绛莫属。说杨绛当得，就必定当得。

最后，盛情难却，杨绛答应王季玉半年为限，助昔日恩师一臂之力。未答允也就罢了，既然应承了，杨绛就全身心地投入振华重办的工作当中。找校舍，聘教师，招学生。每一样都令初当校长的杨绛焦头烂额，好在背后还有王季玉的指点。

除了出任振华校长，杨绛还兼任高三英文老师，富家千金的家庭教师一职也不曾放下。如此一来，她的时间、精力也已透支，致使她不能常伴年幼的女儿，心中万般不忍。每每杨绛风尘仆仆回到家中，女儿总是跟前跟后片刻不离。

女儿看到杨绛坐下，面前有一摞一摞需要批改的作业、试卷，便垂头丧气地乖乖走开，不去打扰。有时，女儿也委屈、生气，会握紧她小小的拳头，一边落泪一边捶打杨绛桌上的课卷。杨绛心痛至极。后来，杨绛也常说：“我对不起女儿，小时候从没能好好陪她玩。”

1938年冬，体质随母的钱瑗身上也长了疹子。次年春，女儿又染上痢疾。全家都不懂医，唯有三姨母知道痢疾，杨绛百忙之中照料病中的女儿，直到康复，这才稍稍缓解了她对女儿的亏欠之心。好在杨绛表

姐有个女儿阿寿只比钱瑗大两岁，常常做伴，不至于让钱瑗孤独。

阿寿已经念书。每次阿寿阅读《看图识字》的时候，钱瑗便坐在她的对面听着，看着。耳濡目染之下，钱瑗竟也全部识得。难得的是，钱瑗坐在阿寿对面，字都是反过来的，她也一一认得。聪慧、乖巧，一如幼年的杨绛，杨家人对钱瑗疼爱有加，杨荫杭还总要带着钱瑗一起睡觉才好。

杨绛说，兄弟姐妹八人，无一人曾有此待遇，都不曾有机会睡在父亲的身旁。虽然父亲的床不大，但是他始终执意要让外孙女睡在自己的旁边。就连唐须癸生前给他做的耳枕，他也拿出来给外孙女用。这个耳枕，可是他最珍重的宝贝，旁人是碰也碰不得。

虽然杨绛日日忙碌，但是有父亲疼爱，还有严厉的大姐教育，钱瑗的童年也并不寂寞。大姐知道钱瑗认识的字都是反过来的，特地买来一匣方块字教钱瑗认字。钱瑗仿佛过目不忘，只需教一遍，就都能认得。父亲想到幼时坐在大女儿对面的杨绛二姐，就说：“过目不忘是有的。”

妈妈很忙。

爸爸呢？

不知小小钱瑗是否有过如此疑问。杨绛虽忙，但总归日日可见女儿，能抚摸，能亲吻。钱锺书呢？他是孤身一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初到昆明不久，钱锺书也曾回家一趟，取了一些衣物，四五日后又匆匆离开。他对妻女的思念和愧疚，恐怕连杨绛心中对女儿的亏欠也无法与之比拟。纵有家书，也不能慰之分毫。

那次小聚而别之情形，杨绛铭刻在心。

清早。

不到五点。

天上残月犹在。

直到1939年，钱锺书暑假归来。

江河



江河

这一别，竟成两年。

七百多个日夜，只他一人，

形影相吊，内心忧思如海深沉。

他总想着：妻子可安？

女儿可好？

杨绛传

1939年7月3日。

西南联大放暑假，钱锺书离开昆明，回到上海。由于杨绛时任振华校长，诸事忙碌，钱锺书从昆明寄来的家书杨绛无法每封都回。如此一来，母女二人更令钱锺书牵肠挂肚。钱锺书心中孤寂潦倒，还写了一首诗，以慰内心落寞、苦闷，诗题《一日》。诗曰：

一日不得书，忽忽若有亡；

二日不得书，绕室走惶惶。

百端自譬慰，三日书可望；

生嗔情咄咄，无书连三日。

四日书倘来，当风烧拉杂；

摧烧扬其灰，四日书当来。

昔日，钱锺书心心念念的只有一人，那就是杨绛。如今，还有一个小人儿更令他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就是钱瑗。暑假将近，钱锺书格外兴奋。眼见归家之日在即，他便写家书一封，再次以诗比心，曰：“预想迎门笑破颜，不辞触热为君还。”

期末考试一结束，钱锺书便匆匆赶回上海。

钱锺书没有去拉菲德路的四叔家。他哪里舍得与妻女分居两处？因此，他们一起住在了来德坊岳丈处。每日清早，他也会回拉菲德路看望父母。杨绛则继续为振华奔波劳碌。与王季玉原先约定好的半年期限一到便辞去校长一职，无奈王季玉不肯，杨绛又做了半年校长。杨绛心里委屈，而钱锺书面临更大的压力。

其间，杨绛为了辞去校长一职，向王季玉推荐了自己从振华到东吴同窗多年的女友沈淑。沈淑十分出众，也有担任校长的能力。王季玉一口同意。不料，这只是恩师的缓兵之计。等到开董事会正式提出辞职之前，诸位前辈突然一致改口。

俞庆棠先生说：“季康，你得听我们的话。你辞职，可以；辞完了，我们留你，你可不许再开口。”俞先生德高望重，众人敬仰。杨绛心中惶惑，断不敢再说逆耳的话，驳了俞先生的面子。不久，沈淑应杨绛之请也到了会议现场。结果，一如先前俞先生所言，她提出辞职后，众人挽留。如此场面，伤极沈淑自尊。

次日，杨绛去沈淑家里赔罪。她看到，沈淑的眼睛都已哭得红肿。见杨绛来，沈淑愤怒地说：“季康，你要我吗？你要他们夸赞，要他们挽留，不要拿我来垫脚呀！”听到沈淑如此责备自己，杨绛百口莫辩。她从来不是搬弄是非的人，当中原委牵涉诸位前辈，她只能沉默，领受沈淑怨怪。

经此一事，杨绛下定决心要离开振华。自然，她不会怨怼于恩师，也不会不明白振华诸位前辈对自己的器重和用心良苦。只是，当初担下此事已是杨绛难以承受之重。她知道自己并非没有能力，只是自己本无心“做官”，恩师承诺半年为限，又拖半年，她实在无法继续委屈求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重又向恩师推荐了振华同窗陈浣华后，杨绛果断离开。此时，王季玉见杨绛心意已决，便同意陈浣华为振华代理校长，教育局的登记簿上校长署名依然是杨绛。虽然在职一年，但是名义上杨绛却当了两年校长。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振华再度停办。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一日，钱锺书从钱家回来，神色凝重。一打听，杨绛才知道，钱家父亲发来电报，要钱锺书到自己所在的国立师范学院出任英文系主任，一年后同回上海，又冠以自己年老多病之名，说需要儿子侍奉左右，令钱锺书进退维艰。

钱锺书不情愿，他与母校羁绊甚深。可是，无奈举家赞同父亲的意见，要他去蓝田。了解钱锺书之困惑，杨绛建议他回去跟家人讲清自己的想法，说明自己的缘由。杨绛去问父亲，父亲却不发一语，神色漠然。父亲的旁观让杨绛明白，这是钱锺书自己的事情，必得他自己思量再去选择，旁人掺和，适得其反。

她虽不赞成钱锺书去蓝田，但更不能怂恿钱锺书与钱基博对抗。陪钱锺书去到了钱家，杨绛唯有沉默。无可奈何的钱锺书只能致信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请求辞职。如果叶公超能及时回复，略做挽留，钱锺书也便多了一些与父亲商榷的底气。奇怪的是，叶公超收到钱锺书的信而未做任何回复。

1939年10月，钱锺书离开上海，去蓝田。结果，钱锺书刚走，杨绛便收到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的电报，责问钱锺书为何不回复校长梅贻琦的电报。可是，钱锺书分明从未收到。就这样，他成了清华大学众人眼中清高、孤傲、未经解聘擅离职守的钱锺书。

虽然钱锺书得知原委之后致电梅校长，诚恳解释，表示歉意，但是当年母校对他破格录取、录用之恩，不能忘，不敢忘。后来，钱锺书每每回想此事，便觉很是懊恼。并且，他也十分怀念相识相交于西南联大的诸位知音：沈从文、傅雷和萧乾等人。

赶往蓝田的钱锺书，遭遇一路困阻，耗时三十四天，方才抵达学校。彼时，钱锺书以为一年之后，依照约定，可以和父亲一同归反，却不料，这一别，竟成两年。七百多个日夜，只他一人，形影相吊，内心忧思如海深沉。他总想着：妻子可安？女儿可好？

1940年，夏。

学校放暑假，钱锺书急忙归家，与同僚兼密友的徐燕谋结伴同返。由于杨绛在外留学的六弟杨保叔即将学成归国，自然要跟父亲一起住在来德坊。如此，钱锺书便多有不便之处。杨绛决心带着女儿再另租一处房子，等钱锺书归来一家三口独住，倒也很好。哪知道路封阻，钱锺书半途而返，有家难归。后来，他写诗致徐燕谋回顾当日。

题为《示燕谋》，曰：

去年六月去湖南，与子肩舆越万山。

地似麻披攢石皱，路如香篆向天弯。

只看日近家何远，岂料居难出更艰。

差喜捉笼囚一处，伴鸣破尽作诗慙。

故而，杨绛和钱瑗在外独居一个月，便退了租，又回到了来德坊父亲处。一个月前，搬离来德坊时，杨荫杭舍不得，就跟钱瑗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钱瑗一听，大哭一场，伤心至极。钱锺书未归致使杨绛母女搬回，倒令杨荫杭和钱瑗祖孙二人最是欢喜。

辞去振华校长后，给李姓富家千金担任的家教之职也随着李小姐的高中毕业告一段落。杨绛为人周

正，做事周全，离开之前还给李小姐介绍一位大学助教帮助李小姐补习之后的课程。不久之后，杨绛去了沪北工部局北区半日小学代课。

小学生顽皮，尤其是一年级的孩子最是淘气。杨绛教的正是一年级学生。不过，杨绛虽非师范科班毕业，但处事灵活，很懂得因材施教。对待闹腾的一年级学生，几节课下来，杨绛就能一一叫出孩子们的名字，这令所有的孩子倍觉重视，对杨绛也就多了几分敬重。

时间久了，孩子们对杨绛不但喜欢而且依赖，以至于本应跟班升学的杨绛，由于同事们都不大愿意教一年级的学生，第二年便应承教务主任之请，继续教导新一批的一年级孩子。因此，不仅孩子们喜欢杨绛，同事也对她颇具好感，待她甚好。

1940年，秋。

杨绛的六弟杨保叔，从维也纳医科大学毕业回国。他是钱瑗唯一见过的舅舅。本应是高兴的时候，可惜，痢疾初愈的钱瑗，病后肠胃不好，看到外公、姨母、舅舅还有表姐表弟们吃她平日里不能吃的美食，总是心中委屈，泪眼婆娑。再没有不能吃好吃的更令孩子郁闷的事了。

钱瑗识字的时候表现出的过目不忘的本领，也越来越明显。每每和杨绛外出，她都能精准地说出相熟之人的住处，家住弄堂几号，谁与谁又是什么关系。这令杨绛十分惊讶。孩童纯净，所见就是世界，所闻便是人间，再微小的人事在孩子的眼中都值得被铭记。

当时，家中姐妹一共诞育了五个孩子。三姐两个女儿比钱瑗大，一个儿子比钱瑗小，七妹的一个儿子也比钱瑗小。两个表姐、两个表弟还和钱瑗一起拍了一张合照。杨绛寄了一张孩子们的合照给钱锺书，结果钱锺书毫不客气地在照片背后写：“五个老小，我个顶好。”

是年，秋冬之交，父亲携众子女去了一趟苏州，将母亲重新安葬于灵岩山的绣谷公墓。当年母亲匆忙入土之事，一直是父亲心头之痛。如今一切妥当，父亲的一颗心才能略得平静。丈夫和儿女们都好。杨绛的母亲大概也安心了。

那日，除了安葬母亲，也一并安葬了惨死于日寇枪弹之下的三姑母杨荫榆。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说：“1938年1月1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杨荫榆，出生于1884年（甲申年），小名申官。她一生苦命，父母不大喜欢她，甚至母亲还变相地说过她长得丑。杨绛公正地讲过：“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母女关系不好，连杨绛都说：“我觉得三姑母实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气。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

没错，杨绛的祖母不管家中诸人反对（包括杨绛的母亲也站出来表示不赞同），执意把她嫁给了蒋家一个“老嬉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的低能少爷。杨荫榆不是没有脾气的人，虽然母亲之名她无法违拗，但是嫁过去之后她分秒也不肯和蒋家少爷好好过。

不久，杨荫榆就逃出蒋家，回到娘家。据说，在蒋家，她还抓破了蒋家少爷的脸。几番折腾之后，彻底让蒋家人对她失去了指望，随她去了。由于她不肯为蒋家少爷生儿育女，直到离开蒋家也未曾留下子嗣，因此，被蒋家人冠以“灭门妇”之恶名，四处谩骂。

那时候，杨荫榆还很年轻。

离开蒋家之后，在杨绛父亲的资助下，她用心读书，学业出众。1907年，她考取留日公费生，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学得一口流利的日文和一套正宗的礼仪。从日本回国以后，杨荫榆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

1914年，杨荫榆又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2年，留美归来的杨荫榆在上海教书，不久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1924年2月，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

在女师大期间，杨荫榆要求学生好好读书，反对学生上街游行。当时，女师大的部分学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遭到杨荫榆的反对，引起进步学生不满。因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组织发起了“驱杨运动”，要求撤换校长。也是因为教育立场的问题，女校长杨荫榆一度成了众矢之的，更有鲁迅先生撰文斥责。

事情过去多年，杨荫榆从风口浪尖之上被人渐渐遗忘，直到日寇侵华。当时住在苏州盘门的杨荫榆亲见日寇蹂躏之下生不如死的同胞。精通日文的杨荫榆不止一次孤身去找日军谈判，要求日军军官约束部下，不能纵容部下奸淫掳掠。据说，日军军官也确实因此返还过不少抢夺的财物。

得杨荫榆庇护，不少人家免遭涂炭，杨荫榆家中更是收留了许多年轻姑娘避难，生怕她们遭遇日寇狂徒而被侮辱杀害。如此一来，一再发声反对日寇暴行的杨荫榆也就成了日军的眼中钉。故而，有了1938年1月1日杨荫榆被日军残忍杀害的一幕。

杨门女子，个个贞烈，杨绛也是。当时，在离家很远的工部局半日小学教书的杨绛，每日乘车之后还要步行很久，才能改坐有轨电车抵达学校。其间，曾遭遇日本人上车突袭检查。全车人都要起立，只有杨绛起来得最慢。有个日本兵便来找她麻烦，用手抬起她的下巴。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杨绛不卑不亢，竟大喝一声“岂有此理”。此言一出，全车人都吓得目瞪口呆，觉得杨绛此命不保。也不知是何缘故，听杨绛一声吼，那名滋事的日本兵竟退了回去，未再纠缠。算是侥幸。

杨绛想想也后怕，次日，便更改了上班路线。

杨荫榆死后，还是昔日得她照顾的邻居替她收尸入殓的。可怜当时家家都已朝不保夕，连个像样的棺材都没有。杨荫榆只能被草草装入一口薄皮棺材。由于棺木太薄，血水都渗了出来。仓促之中，邻居们只能找来多余的木头在四周草草钉上。

杨绛说：

三姑母和我母亲是同日下午葬的。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猝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生前，杨荫榆很难相处，事事不顺人心，时时不肯退让。杨绛都说不喜欢她。可是，杨绛的母亲、杨荫榆的嫂子唐须嫔，总会替她说话。

从前，她出嫁时，嫂子便站出来为她反对祖母。后来，她一个人，嫂子见她衣裳破了会给她裁制新衣，知道她想吃什么菜，即刻为她去做，连孩子们都不让下筷。

嫂子还总跟旁人说：“申官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或许，嫂子是世间最懂她的那个人。嫂子能看得见她的孤独，看得见她的委屈，看得见她的无可奈何，看得见她的桀骜不驯和格格不入都只是伪装。而今，她能和嫂子一起下葬，大概也安心了吧。

以后，嫂子一直都在。



迸发



迸发

从此，“杨绛”这个名字

也跟随了她一生一世，

跨越了两个世纪。

杨绛传

1941年，夏。

钱锺书终于离开蓝田，回到上海。此次，他不走陆路，生怕再次遇到去年暑假归家而不得的麻烦，改走水路，渡船回家。虽然耗费时间更久，绕行路程更远，但是总能抵达。此时，杨绛仍在工部局半日小学代课。丈夫要回来，弟弟妹妹们又多在父亲处，因此，杨绛便带着女儿去钱家住下，等他。

这些年，一家三口聚少离多。每每小聚，来不及拥抱，便匆匆告别。钱锺书到家，杨绛看到他已被晒得黝黑，头发极长，身穿一件式样很老气的夏布长衫，布料也粗糙。看过去，历经风霜，仿佛落拓又潦倒，令杨绛很是心酸。幸好还有女儿，时时总能让人暖心。

女儿看到钱锺书的刹那，一如初入拉菲德路的钱家，小猫一般小心翼翼，躲在母亲身后。钱锺书给女儿带了一只国外的橘子，女儿接过橘子就交给了杨绛，然后目不转睛又十分警觉地看着钱锺书。当钱锺书把行李放在杨绛身旁，女儿终于开口对他说话。她说：“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这句话一出口，家人都笑了。钱锺书便一脸无辜委屈地说：“到底，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结果女儿开口说一个意味深长的金句：“当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才认识的。”这钱瑗的原话，令在场的人，尤其是杨绛倍觉惊奇，一直用心记着，记得仔细。

钱锺书只好跑去讨好女儿，附耳跟女儿说了句什么，小女娃娃立马喜笑颜开，又似从前，手舞足蹈地跟钱锺书闹腾起来。说了句什么呢？无人知道。杨绛猜测，或许是说：“我是你小时候陪你玩的爸爸呀，你忘了吗？”哪里忘得掉？孩子总是记仇的，钱锺书离家许久，她自然要生气的。

钱家人满为患。好在时间不久，随着钱锺书二弟、三弟两家和四妹的相继搬走，钱基博一家便只剩下钱锺书的母亲和他们小家三口住在拉菲德路的叔父家。只有搬去无锡的三弟偶尔来到，住几天。后来，婆婆也跟着公公搬回无锡老宅。一家人住进叔父家的亭子间，一住便是八年。

1940年，深秋。身在蓝田的钱锺书得知联大不计前嫌，仍决定请他返校任教。钱锺书原本打算第二年回家过完暑假，重回联大教书，可是，事与愿违。此次返家已许久，仍不见聘书。当时，负责此事的是叶公超远赴香港之后继任的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他是美籍华人，行事洋派。

1940年6月，陈福田已回美国休假。7月，所有受聘的教职人员都陆续收到学校聘书，唯有钱锺书未见收到。夫妻二人的心中都很担忧，生怕重又出现类似昔日梅校长电报丢失的情况。直到联大开学三周以后，陈福田方才来上海约聘钱锺书。陈福田与钱锺书不睦，他的迟来，显然不是意外。

既然如此，不去便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某种意义上讲，陈福田倒是成全了他们一家三口，能在抗战期间，并肩同走，共担祸福。当时，钱锺书郑重地对杨绛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后来，钱锺书曾去信清华好友陈麟瑞求职。当时，陈麟瑞在暨南大学担任英文系主任，他打算让钱锺书顶替当时在系里表现不佳的孙大雨。钱锺书认为此事不可，不愿夺人生计，遂作罢。事后多年，孙大雨见到钱锺书，犹记得当年此事，对钱锺书十分感激。战乱时年，朝不保夕，丢了工作，连累一家。

钱锺书声名在外。因此，常有汉奸来找，劝说他一起为日本人做事。虽然一家人收入微薄，日子清苦，但是钱锺书立场坚定，断不会为五斗米折腰。当时，身体渐好的杨荫杭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读一门

《诗经》，钱锺书工作没有着落，杨荫杭便把学校的工作课时让给了钱锺书。因薪水少，钱锺书便兼任家教。

有趣的是，不久之后陈麟瑞也来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担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陈麟瑞，出生于1905年，又名陈林率，笔名石华父，谱名陈乃祥，号瑞成，浙江绍兴人。夫人柳无非是大诗人柳亚子的长女。来到上海之后，夫妻所住之处距离钱家很近。故而，两家日渐过往从密。

陈麟瑞从清华毕业之后，先后留学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攻读英美文学和戏剧研究。回国之后，教书之余也热心从事剧本创作，是当时著名的剧作家。抗日期间，排演戏剧是文化界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形式。杨绛说，陈麟瑞家中关于戏剧史和戏剧创作技巧的藏书甚多，她常借来阅读。

1942年，冬。陈麟瑞约请钱锺书、杨绛夫妻下馆子吃烤羊肉。当时，友人李健吾也常在。就是在这一次饭局之上，几人围坐在火盆四周，一边烤羊肉吃，一边聊戏剧。当时，陈麟瑞和李健吾都鼓励杨绛创作，问她何不也来个剧本。如此，杨绛果真萌生了写剧本的念头。

说写就写。当时，还在工部局半日小学任教的杨绛，利用闲暇时间开始创作剧本。由于缺乏剧本创作经验，便让陈麟瑞看过初稿给出一些修改意见。彼此友谊深厚，陈麟瑞直言不讳，说：“你这个剧本，做独幕剧太长；做多幕剧呢又太短，内容不足，得改写。”

说改就改。杨绛最不缺乏的就是文学天赋，虽然是初写剧本，但是颇有灵性，陈麟瑞一点就透。不久之后，杨绛编写出了人生当中第一个四幕剧的剧本。最后缺个名字，灵光乍现的刹那，杨绛抓住了“称心如意”这个名字。修改之后，她再把剧本交给陈麟瑞看，陈麟瑞看后欣喜，痛快地说：“这回行了”。

不几日，杨绛接到李健吾的电话。电话里李健吾说：“你真运气，你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了，马上排演，就要出广告了，你用什么名字？”黄佐临是著名的导演、电影艺术家。杨绛心虚，怕观众不喜欢。名字是要印刷在电影海报上的。她想到昔日里姐妹总喜欢将“季康”二字连着念成“绛”，便说：“就叫杨绛吧！”

是以，才女“杨绛”横空出世。

1943年5月，杨绛编的四幕剧《称心如意》在上海金都大戏院公演，上演两周，惊艳上海滩，一片喝彩，好评如潮，大受欢迎。人人都开始关注“杨绛”到底是何方神圣，竟有如此才情。杨绛，一夜成名。

字也跟随了她一生一世，跨越了两个世纪。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赵景深说：“她那第一个剧本《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李健吾也上台演老翁，林彬演小孤女，我曾去看过，觉得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赏。”这部剧是喜剧，在悲剧赚人眼泪的戏剧潮流当中能脱颖而出，实不容易。

是年，秋。日寇强行接管了杨绛任教的工部局北区半日小学，杨绛辞职，远离日寇管辖之地。如此也好，杨绛也能专心进行自己的创作。之后，杨绛先后创作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和《风絮》等剧本。1944年春，喜剧《弄假成真》公演，反响之大更胜《称心如意》。

一时间，杨绛的名字被上海大小报刊争相登载，就连出演杨绛的作品，也成了当时表演工作者的莫大殊荣。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两部喜剧，被著名剧作家柯灵称作“喜剧的双璧”。对杨绛为人、作品都甚是了解的李健吾，更是对杨绛的《弄假成真》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

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假成真》将是第二道里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言过其辞，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里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在戏剧界崭露头角的杨绛大获声望。杨绛还专门叫上父亲和姐妹们一起观看，剧院里欢声如沸。父亲还问杨绛：“全是你编的？”杨绛说：“全是。”父亲听后笑了笑，说：“憨哉。”这部五幕剧《弄假成真》，在杨绛96岁高龄的时候还被再度搬上舞台，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公演。

之后，杨绛虽还创作了三幕喜剧《游戏人间》、四幕悲剧《风絮》等剧本，但《称心如意》和《弄假

成真》是杨绛戏剧代表作无疑。两个剧本也先后付梓成书，发行出版，也曾合在一起以《喜剧二种》之名问世。后来，杨绛在《喜剧二种》的《重版后记》中写道：“剧本缺乏斗争意义不过是一个学徒的习作而已——虽然是认真的习作。”

谈到这两部剧本的写作缘起，她坦言：“如果说，沦陷在上海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

1945年，电影艺术家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大感惊艳，他说：“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杨绛平素低调，为人谦逊，收获观众和名声，也并不能改变她分毫。从来淡定，一直优雅。自始至终，她都是钱锺书心中那个“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心简如素。

人淡如菊。

静好如初。

从未改变。



世态人情，

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

可作书读，可当戏看……

惟有身处卑微的人，

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杨绛



可日下人

伍

可是

(1945-1972)

我很怕你们走在前

伍可是

(1945-1972)我很怕你们走在前

匠人



匠人

她和他，经得起风花雪月，

耐得住柴米油盐。

杨绛传

1945年，对于杨绛来讲，这一年是至为沉重又至为欢欣的一年。1944年，杨绛的第二部剧作《弄假成真》公演不久之后，坊间流传日寇要对上海进行“地毯式”轰炸，父亲便带着大姐和三姐全家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苏州。唯有八妹杨必还留在杨绛的身边，父亲委托杨绛照顾。原本，岁月也是无恙，人生未见无常。

可是，第二年便出事了。

1945年3月26日，杨绛接到六弟电话，说大姐告诉他，父亲在家病了，让他和姐妹快回苏州。真正的晴天霹雳就是日子正安稳的时候，突然走失了一个人。接到电话的杨绛心慌意乱，赶忙通知住校读书的八妹，一时间买不到火车票，两姐妹打算次日清早和老六一道坐长途汽车回家。

汽车的速度远不如火车。这也罢了，一路上到处都是被日寇炸毁的路和桥，行路极其不畅。从清早开到下午，到了太仓。结果太仓的路断了，连桥也没有。太仓离苏州已不远，可是战祸时期，土匪横行，徒步时刻有毙命被劫财的危险。司机当即声明要原路返回上海。

这一日下来，折腾得够呛。杨绛最担忧的，是父亲到底病成什么样子，大姐才会要求众弟妹速回苏州呢？其实，她猜想大概是脑出血，可她不愿相信。筋疲力尽地回到上海钱家时，猛然抬眼，看见家中客厅坐满了人。婆婆、叔父、婶婶和一屋子大大小小的孩子。人人神色凝重，面容严肃。

当下，杨绛心头一紧。

钱锺书过来牵住杨绛的手，要去厨房暗处跟她说话。八妹预感不好，也跟着过来。这时，杨绛只听钱锺书滞重幽深地说：“刚才苏州来了电话，爸爸已经过去了。”钱锺书的这句话还在杨绛脑中盘旋，尚未理清头绪，全身却不由分说地松软、失重。刹那间，杨绛和八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世界上最疼爱她的那个人，不在了。

等到杨绛买到火车票，和弟妹、钱锺书再次赶回苏州庙堂巷的时候，父亲已经入殓。家人都说父亲走得安详。棺木在大厅，前头挂着白布幔帐，上头悬有父亲的遗像。母亲走时，她不在；父亲走时，她又不在了。杨绛忽觉自己被掏空似的，不闹、不语，只是木木地走到厨房为父亲泡了一碗浓浓的盖碗茶，端到桌上。

除了坐在门槛上哭，别无去处。

昔日花木葱茏的“一文厅”如今已是残毁荒芜。杨绛不敢细看，处处都有父亲，时时都有父亲。3月30日，吊事结束，子女们沿水路把父亲送到灵岩山绣谷公墓，安葬在母亲身旁。诸事妥当，杨绛和六弟、钱锺书一起回到了上海。八妹和七妹夫妻去了无锡小住，大姐和三姐一家留居苏州。

有些事，不想回看。

有些人，不能细想。

动念便是极痛，动念便是毁灭。

好在，抗战局势日渐明朗。家虽已破，国却未亡，日寇也已是强弩之末。1945年4月，一日上午，钱锺书去学校上课，杨绛在厨房择菜。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一个日本人、一个朝鲜人。杨绛灵机一动，立刻假装热情迎请两人进门，顺势，跑去亭子间把钱锺书的《谈艺录》手稿藏好。

叔父钱基厚看到日本人打电话并在本子上写了“杨绛”二字，立刻告诉杨绛去躲。杨绛明知躲不过，也只能听着叔父的话，出门绕了一会儿，从邻居家借了一篮鸡蛋假装方才出门买菜。回到家中一看，亭子间已被翻检得乱七八糟。

日本人找的就是“杨绛”。只是此“杨绛”非彼“杨绛”，他们以为“杨绛”是所寻之人的化名，可是要找的人显然不是眼下这个娇小的女子。第二天，杨绛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填了一张表格，被问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就被放了。杨绛心知，无论日寇如何作乱，也已是末路穷寇。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

叔父得知此消息，立刻赶回，告诉家中诸人。这一天，哪怕一家人无声无息、平平静静地待在一起，怕也已是几生几世都忘不掉了。只是遗憾，父亲生前日夜盼念的这一天，他没有看到。钱锺书对杨绛说：“无论如何，漫漫长夜已经过去，爸爸会为我们高兴，为国家高兴。我们终于熬过来了。”

1946年，年末，钱锺书写完《围城》。

钱锺书起念写长篇小说，是在杨绛的《弄假成真》公演之时。当时，杨绛声名鹊起，钱锺书倍觉荣光的同时也觉得自己的文学成就较之妻子已然是相形见绌。这种压力从杨绛第一部喜剧《称心如意》一炮而红之后便有，在钱锺书心里潜滋暗长，不是滋味。

杨绛成名之后，变成了上海滩各大剧团的贵宾。每每有新戏，势必邀请杨绛。私下里，杨绛与钱锺书去看戏，也总有最好的位置为二人预留。只是，回回都是乌泱泱一群人围绕着杨绛，钱锺书倍觉冷落。有一次，他还赌气说：“以后你看戏一个人去吧，我不陪你了。”

当钱锺书告诉杨绛自己要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杨绛特别高兴。为了让钱锺书全心全意投入写作，还建议钱锺书减少学校的授课课时。虽然收入也相应降低，但是杨绛说减少开支，生活节俭，不是不能过。恰逢家中女佣辞职，杨绛便不再雇人，亲自操持全部家务。

从劈柴生火到做饭洗衣，她样样都做。其间，她竟还能抽出时间写完自己第四部戏《风絮》。所作所为，钱家人都看在眼里。连婶婶（叔父钱基厚之妻）都忍不住赞她说：“季康啊，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是痴人有痴福。”

宣哥就是钱锺书。钱锺书的小名叫仰先，家人唤他“阿先”。只是无锡方言里，“先”字念出来很像“亡”，不大吉利，因此直接叫他“阿宣”。钱锺书心里自然更明白，也为昔日因妻子名声在外而自觉不如有细细之不平的孩童脾气，倍觉羞愧。

杨绛为自己做的，钱锺书毕生不忘。

1959年，他为妻子写了这首诗：“弄翰然脂咏玉台，青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所谓“然脂”，是燃烧油脂照明的意思。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序》中便有“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之句。他说，怨怪自己嗜书成瘾，耽于读书，其余琐事从来不管，都是妻子把持，可是自己却忘了，妻子也曾是夜夜燃灯读书吟诗的“女秀才”。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所写，仿佛与钱锺书彼此呼应一般。她写道：“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夫妻之间，都是甘愿。

杨绛的辛劳、付出和牺牲，钱锺书一一看在眼里。他知道妻子劳苦，事事都得她做，钱锺书心里不忍。因此，他常常躲到卫生间，把门关上，自己悄悄洗衣服。尽管洗不干净，有时甚至帮了倒忙，可是他的爱与心意摆在那里，杨绛不会不明白。

在《围城》出版之前，钱锺书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杂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在《人·兽·鬼》出版后，在两人留下的样书上，钱锺书还特地给妻子写了一段话：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的《围城》，从1944年杨绛的《弄假成真》公演之后开始写，到1946年完稿，历时两年。1947年5月，正式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两个月后，杨绛的《风絮》也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不负所望，《围城》甫一面世，便轰动海内外华人圈。

1948年9月《围城》再版。1949年3月《围城》三版。一时间，钱锺书名满天下，拥趸无数。此时回看，杨绛的奉献都值得。

如果可以让你变得更好，我愿意卑微，甚至平庸。

杨绛说：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其间，钱锺书在抗战胜利两个月后受聘于国立中央图书馆任英文总纂，主编《书林》季刊。1946年夏，暨南大学迁回上海，钱锺书兼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有了固定收入之后，杨绛也得以从家中仆妇之日常中走出来。1946年秋，杨绛也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担任教授，开始做一些翻译工作。

如果说《围城》成就了钱锺书，那么也可以说是杨绛成就了《围城》。钱锺书在《围城》的序文里写：“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杨绛与钱锺书的爱情，如昼之不染，如夜之净深。经得起风花雪月，耐得住柴米油盐。世间最美的情话恰是：我爱你，胜过爱自己。

北方



北方

那几年，清华灾后重建，
是重生之期。各路大家
都来相助，氛围极好。

杨绛传

从前，日子属于杨绛和家里人。

后来，日子属于杨绛和钱锺书。

如今，日子属于他们一家三口。

在杨绛的戏剧红遍上海滩的时候，在钱锺书的《围城》里装满了人的时候，钱瑗病了，病得很严重。也不知什么缘故，钱瑗的身体自幼虚弱，六岁开始间歇性生病，原本已在小学一年级念书的钱瑗被迫回到家中，由父亲教读。1947年冬，十岁的钱瑗手指关节肿大，被诊断出指骨关节结核。

当时，医疗水平有限，骨结核一类属于不治之症。钱瑗虽然年幼，但是听到了医生和杨绛谈论病情。她听懂了医生的意思，对杨绛说：“我要害死你们了。”然而，上天眷顾，抗战胜利后，条件渐好的钱家能够负担孩子的药品和营养补给，十个月后，钱瑗奇迹康复。

1948年7月，钱瑗考入上海民立中学。

这年夏天，也是钱锺书祖父的百岁冥诞。一家三口从上海赶回无锡七尺场钱家老宅，与钱家亲友团聚。久不见这一家三口的婆婆，看到儿子和孙女圆润，唯独儿媳消瘦，还特地嘱咐杨绛：“喜欢吃什么，买点吃吃。”钱家妯娌常说钱家儿媳难做，杨绛却深得婆婆欢心。

1949年，年初。叔父钱基厚让钱锺书的三弟一家搬去上海同住。如此一来，叔父一家本已有叔父婶婶、三子一女、一个孙子和一个奶妈八人，钱锺书一家三口，三弟一家三口，居住环境又回到从前拥挤的光景。虽然在叔父家住了八年，相处融洽，心中不舍，但是钱瑗也渐渐大了，最后二人还是决定，另觅住处。

就这样，他们仨搬到了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蒲园。蒲园是一片十二幢西班牙式花园洋房。钱瑗也因之从上海民立中学转到震旦附中读书。搬入新家，钱锺书给新居取了一个雅号，名曰“且住楼”。大概也是知道，此处不是他们仨的久留之所。

是年，春。摄影家郎静山办展，邀请钱锺书翻译作品标题说明。钱锺书因此得了一笔酬金。此时，钱瑗身体康复，家中又有女佣。夫妻二人便决定一起旅行，委托杨绛的八妹和女佣照顾钱瑗。几番斟酌，两人决定去杭州一游。杭州之旅，弥补钱锺书当时尚未去过杭州的心头之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内战时期，文人各有立场。故而，上海解放前夕，不少熟人来来去去，有的去了香港，有的远走美国。杨绛和钱锺书誓死不离故乡，哪也不去。不久，清华大学吴晗来上海招聘教员，邀请钱锺书与杨绛回到母校清华外文系任教。

当时，清华已迁回北京清华园，原址复校。昔日与钱锺书不睦的陈福田也因言行不当导致学生罢课，于1948年返回美国檀香山。与母校阔别多年，钱锺书和杨绛也心系母校多年。吴晗来邀，没有不回清华之理。1949年8月24日，杨绛和钱锺书带着女儿钱瑗一同离开了上海，踏上了通往北京的火车。

此次北上，原本有四张卧铺票。当时，要到北大工作的诗人卞之琳也同车北去，钱锺书送了他一张卧铺票，让钱瑗和女佣挤在一张铺子上。据杨绛回忆，当时她还把许多法币现钞换成了黄金，藏在了钱瑗的洋娃娃里。钱瑗懂事，一路上都紧抱洋娃娃，片刻不松手。

一路上，二人对漫漫前途充满期待。抵达清华，二人暂住清华工字厅藤影荷声之馆，后二人被分配到清华新林院七号乙。周围住了不少文化名流，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还有物理学家霍秉权、社会学家潘光旦、地理学家林超等人。除此之外，杨绛当年的研究生导师温德，还有吴晗、金岳霖、冯友兰、张奚若等人，都在清华任教。

清华旧规明文规定，夫妻不可同时同校担任正教授。因此，杨绛便做了兼任教授，只教一门英国小说选读。钱锺书则为外文系正教授，除了教大二英文，还开有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两门课。后来，旧规取消，时任清华外文系主任的赵绍熊与杨绛商量，请她做专任教授。杨绛不肯，只想做个清华“散工”。

她实不喜热闹，怕极无穷尽的会议和寒暄。她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会议中，只想利用闲暇时间读读书、做学问。不过，除了文论，杨绛的原创文学作品很少。虽然20世纪40年代，杨绛写出了《小阳春》、ROMANESQUE等上乘的小说、散文作品，但是此后她的写作便被基本搁置，翻译工作倒颇有进展。

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了西班牙文学经典《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中译名杨绛深思熟虑之后定为《小癞子》。最先，杨绛读的是英译本，后来又去读法译本。1950年4月，杨绛从英译本转译的《小癞子》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很受读者欢迎，重印多次。

只是，杨绛对待翻译工作一丝不苟，英译本和法译本都令杨绛不满意。她说：“从原文翻译，少绕一个弯，不仅容易，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错误。”因此，她总想着要从西班牙原文版本翻译成中文才最恰当。这件事她一直记在心上。直到1978年7月，杨绛从原版重新翻译的《小癞子》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那几年，清华灾后重建，是重生之期。各路大家都来相助，氛围极好。杨绛说，潘光旦夫人赵瑞云和张奚若夫人杨景任待杨绛如母亲一般，给了杨绛无尽之温暖，终生难忘。还有，林徽因也总会邀请钱锺书和杨绛过去吃饭。

林徽因家有一只猫，全家人都十分喜欢。当时，钱锺书也从城里抱回一只小猫，平日侍花养猫。猫儿闹春的时候，两家的猫常打架，叫声吡烈。一日，钱锺书“痴”性大发，又跟孩童似的，清早就披衣起身，拿着一根竹竿为自家的猫助威壮胆。杨绛见状，连忙劝阻。她说，林先生一家爱极他们的猫，打猫也得看主人的面。

好在梁家人不知，否则岂不伤了和气？

后来，杨绛写过一篇叫作《花花儿》的文章，且说猫是在清华时候养的，应当写的就是这只让钱锺书都奋不顾身为之撑腰的猫。它叫花花儿。杨绛说：“我大概不能算是爱猫的，因为我只爱个别的一只两只，而且只因为它不像一般的猫而似乎超出了猫类。”换言之，杨绛不大喜欢猫，但她很爱花花儿。

当时，家中女佣姓李，家里人都唤作“老李妈”。跟花花儿最亲近的就是李妈，其次是钱锺书，最后才是杨绛、钱瑗母女二人。花花儿有自己的窝，家中沙发上的一张白布垫子。杨绛说：“一次我把垫子双折着忘了打开，花花儿就把自己的身体约束成一长条，趴在上面，一点也不越出垫子的范围。”

花花儿聪明伶俐。李妈常夸它有灵气，还夸它仁义。最后，连杨绛都说：“这猫儿简直有几分‘人气’。”花花儿还知道要人抱它，不过只是找李妈和钱锺书。难怪钱锺书要替它撑腰。钱锺书的诗集《槐聚诗存》里的组诗《容安室休沐杂咏》里还有一首写到了它：

音书人事本萧条，

广论何心续孝标，

应是有情无着处，

春风蛱蝶忆儿猫。

重归清华，对于钱锺书和杨绛而言，宽慰、欣喜之余也有些许不安。毕竟，今时今日的清华历劫历毁，已面目全非。校馆校舍的复原、重建工作任重道远。然而这一切，对于十二三岁的钱瑗来讲，全然无碍。出生在国外、生长在南方的钱瑗，对清华的一草一木都备感惊奇。只有她心中无忧。

在上海的时候，钱瑗已经读完初一。来到北京理应读初二才是，可是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学校对学生年龄有严格限制。校方认为钱瑗年岁太小，不能插班念初二，得重读初一。杨绛觉得如此一来，便浪费了女儿一年的光阴。虽然钱瑗身体大好，但是底子虚弱。最后，二人决定让钱瑗留家自教。

夫妻给女儿制订的学习规划宽松。每日写两页毛笔字，每周由钱锺书讲英文语法，读一篇英语课文，做一点英语练习，交给钱锺书一篇英文习作；其余课程，包括数理化，都由闲余时间较多的杨绛负责。钱瑗的自由支配时间充裕，足够她探幽清华所有角落之妙趣。当时，钱瑗便说：“水木清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素来温顺乖巧的钱瑗，也有顽劣的时刻。清华的音乐堂有一间琴房。每月交一元，便可日练一小时钢琴。钱瑗热爱音乐，不按限定的时间练琴，见琴房空着，便偷溜进去，废寝忘食是常有的事，故而父亲交代的课业也就无法完成。

有一次，钱瑗想到毛笔字未写，便将过往父亲未曾批阅的几页拿去以旧充新。起初，钱锺书未发觉。因此，钱瑗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欺瞒钱锺书。正是“事不过三”，第三次便被钱锺书发觉。钱瑗此举令钱锺书大失所望，责骂之后甚至还撕掉了钱瑗的英文语法书，连惯来温和文静的母亲也批评了她。

这令钱瑗伤心之余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1951年秋，钱瑗考入女十二中（原贝满女校），寄宿学校读高一。钱瑗一直记着当年父母对自己的教诲，无论读书还是做人，务必诚实，切莫弄虚作假。世事如此，无诚不可信。信任，是世间最难虏获的一样东西。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难建，易毁。

毁了，再想复原，就难了。

黄昏



黄昏

她倒要看看诸人的嘴脸，
看看大家如何嫌弃并避开她。

杨绛传

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

这段文字出自杨绛平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与其说杨绛是作家，不如讲杨绛是翻译家更准确。然而，头衔永远都是陈述杨绛时的定语。人世虚妄，从不缺乏幻念。头衔与称谓往往又是跟随一生难以湮灭的幻象。它只是名利的表征，名利便是虚妄本身。更多的时候，它会带来与日俱增的遗憾，甚至痛苦。

杨绛的《洗澡》，写的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始末。当中没有影射任何人，甚至没有她自身的影子，可是读后却不觉一字虚假。所谓“洗澡”，就是知识分子们的自我批评、自我改造。身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钱锺书杨绛夫妇难免会被牵连，受到深重的影响。

1951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思想改造包括三个阶段：思想动员阶段、酝酿讨论阶段、声讨控诉阶段。最复杂的便是酝酿讨论。一方面，被审查之人要自我检讨；另一方面，也会有人搜集被审查之人的问题材料。如果被审查之人没有自我检讨出材料上的“问题”，便要继续检讨，不能通过审查。

素来与世无争、与人无害的杨绛存在的“问题”不大。连杨绛自己都不清楚“问题”所在何处。说起来，她实在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审查倒也顺利，杨绛一两次便通过了。她甚至还受到审查小组的表扬，令她哭笑不得。原本想着此事大约也就过去了，不想突然有人跳出来要控诉她。

那是个女学生，也不是自己班里的，可是看上去仿佛对杨绛恨之入骨，控诉得咬牙切齿、手舞足蹈。她说：“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杨季康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这一席话，听得杨绛瞠目结舌。她是谁？她在说什么？她是在说自己吗？杨绛心头万重疑问和困惑。然而，在场的人却被那个女学生绘声绘色义正词严的发言感染了，人人注视杨绛，仿佛她是个怪物、可怕至极的异类。是这时候，杨绛才知道，原来无妄之灾是躲不掉的，欲加之罪是避不开的。

控诉大会结束散场的时候，继任的外文系主任吴达元走过来，悄悄问她：“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杨绛大惊，反问道：“你想吧，我会吗？”吴达元刹那了然，说：“我想你不会。”当然不会。了解杨绛的人必定知道这些“莫须有”的控诉毫无根据。别有用心，实在可怕。

此时此刻，杨绛心里想的竟然还是旁人。她想着，得离吴达元远些，再远些，可千万别再连累了他。思想改造期间，杨绛常常回家很晚。有时，已是三更半夜。好在再晚，家里的花儿总会在外候着她，陪她回家。对，就是前头说的那只让钱锺书差点得罪林徽因一家的猫。

杨绛说：“花儿善解人意，我为它的聪明惊喜，常胡说：这猫儿简直有几分‘人气’。猫的‘人气’，当然微弱得似有若无，好比‘人为万物之灵’，人的那点灵光，也微弱得只够我们惶惑地照见自己多么愚昧。”审查让大家人人自危，让信任破碎，让猜忌漫天疯飞。

被控诉一场后，杨绛内心却也淡定，只是看透。第二天，她还特地打扮了一番，拎着菜篮去了校内菜市场。那是学校人最多的地方，倔强的杨绛想着，她倒要看看诸人的嘴脸，看看大家如何嫌弃并避开她。有人视若无睹，有人假装客气。有故人避之不及，也有陌生女子愿意伴她同行。

人性是无法被消灭的。哪怕一百个人昧了良心，也总会有一个站出来扛起自己的良心。一如杨绛所讲：“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无良心之人，绝不可能有真正的修

养。困境，令人清醒。走过困境，才能看得更轻，也更清。

好在这一切并未被女儿钱瑗看到。她已到城里念书，寄宿学校。女儿不在身旁，泥沼中的杨绛自然要来去洒然得多。她一生坚强，所有的脆弱都在女儿的身上。女儿是她的命脉，是她唯一的弱点。

1950年8月，钱锺书教学一年之后便被调派参加重要翻译项目，大部分时间并不在清华。因此，审查事宜多半都被绕开。虽然本人缺席控诉大会，但是仍旧不能避免被批评的下场。钱锺书不在，自然要由杨绛代为受批，且要杨绛仔细记录，事后向钱锺书宣告批评内容，已属幸运。

杨绛在《控诉大会》一文中说：“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从屈辱中得到力量，从黑暗中找到光明，这才是真正无懈可击的人。

然而，世间只有一个杨绛。不是谁都能从遍体鳞伤中复原，不是谁都能从荆棘泥沼中走过。有的人黯然了，有的人熄灭了。当年，杨绛和钱锺书的挚友高崇熙便是其中一位。高崇熙，字仲明，生于1899年（一说1901年），中国化学启蒙者之一，清华化学系创建人，清华研究院化学部声望最高的教授。

那日，杨绛和钱锺书去看高崇熙夫妇。平日里，总有人说高崇熙脾气不好。其实哪里是脾气不好，只是性格耿直，过于正派罢了。高太太倒很活泼，还给杨绛送过花，说鲜花得送美人才好。去看望他们夫妻的时候，高太太正好不在，高先生说太太进城了。

家里十分清冷，被审查控诉之后的高先生一个人坐在客厅，发愣。这可不像往日拼命三郎一般的他。看到杨绛和钱锺书，高先生特别意外。大抵也和杨绛一般，经历了被控诉之后人人敬而远之的冷漠和孤立。还有人能来看他，他怎么会不意外？

家里寒素，没有什么能招待客人的。高先生便连忙起身，请杨绛和钱锺书入座，给二人倒水。钱锺书问了问化学部的审查运动，高先生说：“没什么事了，快完了。”高先生说完，还笑了。只是那笑，诡谲又勉强。

那日，高先生的话特别少。杨绛只觉或许来的时候不对，便说顺路看看他，还得去别处。起身告辞之时，高先生也不挽留，让人觉得他甚至不大希望有人来看他。可是，杨绛和钱锺书离开之后，高先生一直在后面送他们，送出客厅，又送出走廊，送出院门，又送到路上。是有一些顾念和不舍吗？大概吧。

离开之后，杨绛和钱锺书总觉得不对劲。只是，一时间又说不上来哪里不正常。谁能料得到呢？第二天，杨绛甚至还记得那是星期二，高先生自杀身亡的消息便传来。高先生吞服氰化物而死。高太太回到家中的时候，高先生倒在床上，脸已变色。不久之后，高太太也走了。

清华里的高家，无人了。1952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结束。然而，更大的波折还在后头。

暗夜



暗夜

浮生乱世，只愿无人问津。

飘蓬人间，最好无人问津。

杨绛传

“洗澡”结束，清华停课。

1952年，全国高校大规模调整，“重理轻文”倾向明显，杨绛和钱锺书被调离清华教授岗位，被派至筹备中的文学研究所。是年10月，杨家搬离清华，迁居北大中关村26号。被重新分配的当然不只有杨绛和钱锺书，当时的清华处处可见忙于搬家的先生们。

教书育人早已不似往日单纯，未被重新分配的教师们反倒羡慕杨绛和钱锺书能够远离是非。只是，“是非”这种事，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非”誓要跟随你，任凭你有万千本事也是徒劳。身在文研所的杨绛，只是短暂栖居于无人问津的安稳之中。

浮生乱世，只愿无人问津。

飘蓬人间，最好无人问津。

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问津。好比杨绛说的：“从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包括物理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1956年，文研所被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领导，杨绛一家搬出中关村，迁居学部所在的中关村社会楼。1958年，迁居建国门原海军大院。1959年，迁居东四头条一号的文研所宿舍。

杨绛被分配到文研所外国文学研究组，即外文组。外文组又分若干小组，却无一个小组接纳杨绛。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研所全员都是大会代表，只有杨绛和钱锺书不是。后来，外文组集体编写《西洋文学史》，唯独杨绛一人未能参与。就连丈夫都已升为一级研究员的时候，杨绛依然是三级研究员，直至退休。

荣誉与杨绛无关，连研究课题也从不分给杨绛。就连在文研所期间翻译完成的被誉为“流浪小说鼻祖”的法国经典文学《吉尔·布拉斯》也是杨绛自主进行的工作。此书出自法国作家阿兰·勒萨日（Alain Rene Lesage）的笔下，翻译完成之后也顺利出版，获得一致好评。如果杨绛少一点倔强，或许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也只是或许而已。

之后，杨绛又自主研究英国文学家亨利·菲尔丁，并发表了一篇题为《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的研究论文。当时，恰逢亨利·菲尔丁诞辰二百五十周年。这篇论文，杨绛写得别出心裁、别具一格，令众多文人叹服。

就是这篇为杨绛赢得不少赞誉的文章，让杨绛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拔白旗”运动中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当时，文研所被认为思想反动的正副研究员一共四人，杨家夫妻便占据“半壁江山”，其作品分别指杨绛的菲尔丁论文和钱锺书的《宋诗选注》。

次年，“拔白旗”运动匆匆结束，经历过“洗澡”的杨绛对“拔白旗”的遭遇平静许多。历经“拔白旗”，杨绛再未写过论文。1958年，“拔白旗”结束之后，由于《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大受好评，杨绛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重译世界文学经典《堂吉诃德》。

也是源于对当时英法两个译本表述的分歧，杨绛决心从西班牙文原版翻译。是年，四十七岁的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文，故而才有了之前所述重译西班牙文学经典《小癞子》这回事。从《堂吉珂德》开始，杨绛潜心从事翻译工作，不做其他。

1958年10月，杨家下乡两个月。当时规定，四十五岁以上的女性可以免于下乡。杨绛身体本就不好，不去也未必不行。只是，杨绛担心如若自己不去，又有遭小人借题发挥之危。因此，杨绛第一时间便主动要求下乡接受教育。

下乡之处在北京郊区，并不遥远，且同去的有二十余人，不算可怕。虽然杨绛做好吃苦的准备，但是困难依然不小。在《第一次下乡》中，杨绛戏谑地将当时的困难形容为“过五关，斩六将”。所谓五关，便是：“劳动关”“居住关”“饮食关”“方便关”和“卫生关”。

所谓“劳动关”，到底是女性，虽不是什么柔弱的小姐，但毕竟体力有限，许多重活做不了；所谓“居住关”，从土屋茅舍的冷炕到缝纫室的竹榻再到托儿所的四人一炕，令杨绛不能安睡；所谓“饮食关”，实在吃不饱；所谓“卫生关”，如厕不便，半夜腹泻院门被锁时被逼得就地挖坑解手填土埋。

虽然下乡时间很短，但是令杨绛意外的是，农民们十分喜欢她，都认为她跟大家原本以为的“资产阶级女性”相去甚远，分明是个不骄矜能吃苦的女子。本性温和的杨绛在农村反倒自在，当地的农民多朴素纯真，远不似在文化界日日如履薄冰。连文研所的领导都知道了“杨季康在乡下能和农民打成一片”。

日子再难熬，也总要过下去。

就在杨绛屈辱度日的时候，钱瑗给了她莫大的安慰，她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1956年，她还被学校评为“优等生”。1959年，钱瑗毕业留校，当俄语系助教。钱瑗对学识与修养的顾念，对教书与育人的执着，不因世事而转移。这也是杨绛最想看到的。

1961年3月，杨绛被查出胸部有肿瘤，当下无法判断是否良性，只能观察。1962年8月14日，杨绛和钱锺书迁居干面胡同，住进学部新建大楼内的文研所宿舍。是年9月，杨绛切除了肿瘤，医生判定肿瘤良性，没有恶化。1964年9月24日，外文组独立，与文研所分开，成为“外国文学所”。对杨绛来说，身体的疾病跟精神的痛苦相比，不算什么。

如果说，杨绛曾经以为“洗澡”和“拔白旗”是屈辱，那么后来的十年“文革”才是真正的灾难。1966年，杨绛和钱锺书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都被监管，成了“牛鬼蛇神”。其实，灾难从来不是瞬间爆发，杨绛也并非毫无预见。但预见也是枉然，她只能看着灾难一点一点逼近，而自己无路可退。

工资被冻结，吃穿被限制。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杨绛从来不是物质欲望强烈的人。暴风骤雨在后面。1966年8月27日，杨绛遭到揪斗。当日，白天她被迫交出《堂吉珂德》的全部翻译稿件。晚上，在宿舍大院，不是当日主要批斗对象的杨绛被迫陪斗，被剃掉半边头发，成了“阴阳头”。

遭此大辱，钱锺书比她更心疼。虽然他的头发也被剃出纵横两道，变成“十字头”，但是他总想着，妻子往后怎么出门？杨绛却不怕。她灵机一动，把一直悉心收藏的女儿剪掉的两条大辫子拿了出来，自制了一顶假发，第二天照常出门。可是，公交车售票员不让她上车。她依然不怕，不坐就是。

两条腿，一样走得畅快。

身正不怕影子斜，说的就是这个奇女子。每每出门，她总要承受千夫所指。钱锺书更加心疼，便不让杨绛上街买菜，自己去买，自己承受。杨绛只每周出门买一次煤。虽然杨绛无惧受辱，但是当时连人身安全也成了问题。难得托人买到一顶蓝帽子，盖住假发，也总有孩子们认出来，去揪她的假发，虐待她。

其实，杨绛被揪斗的时间最晚。从资历上来讲，素来为人低调、不愿惹人注目的杨绛，本不是重点揪斗对象，比杨绛资历深厚、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不在少数。可是，她却因丈夫被大字报诬陷而抱不平，承受了一次千人批斗大会，并且被游街示众。

揪斗之后，杨绛被惩罚打扫外文所女厕。一如从前，来无所惧。扫厕所，不怕。就连扫厕所，杨绛也能一丝不苟。她还置办了一套用具，刀、铲、拖把、肥皂、毛巾和脸盆，一应俱全。谁能料到，杨绛把女厕打扫得污秽尽除，毫无异味。大翻译家杨绛，连打扫女厕都能做到令世人叹服。

说来奇巧，有一次杨绛和同事被安排去打扫外文所一个偏僻的储藏室，杨绛竟在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被收缴的《堂吉珂德》译稿，还是被收缴时自己用厚实的牛皮纸拼命包紧又被“五花大绑”的样子。显然是无人问津之后，被随手丢弃。只要没被销毁，一切都好。

想都没想，杨绛当下便“偷”走了自己的译稿。杨绛先把稿子存放在女厕，然后伺机带了出去。可是，正要走，就被同事看见，同事大喊：“杨季康，你要干什么？”监管人听到之后走来。杨绛见状如临大敌，像抱住自己的孩子一般死不撒手，说：“这是我的稿子！”

眼下所有，不过只是一个受尽磨难的翻译家想保护自己的译稿。监管人见状，心生恻隐，跟杨绛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纵是杨绛不情愿，也只能作罢。好在监管人说会替她好好保存，随便她藏在何处，只要不带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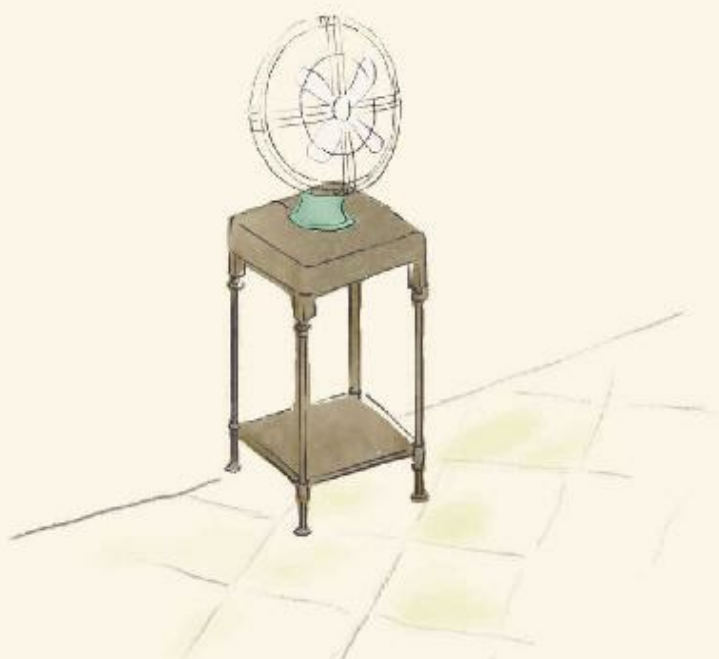
杨绛不知藏在何处好。最后，她把译稿小心又小心地藏在了储藏室的书柜顶上，狠了狠心，转身就走。1970年6月，曾在外文所担任过外文组秘书的张黎成了杨绛接受“教育”的学习组组长，杨绛便给他写了一张纸条，请求他找回自己的译稿。结果，张黎果真为她索回了译稿。杨绛铭感于心。

特殊时期，被戕害之人甚多。杨绛含冤而去的友人、故交也很多。最不幸的是，杨绛的女婿王德一、八妹杨必和七妹夫孙令銮也被迫害致死。王德一是钱瑗的大学校友。1959年，钱瑗留校之后两人交往。1967年12月31日，两人结婚。然而新婚不久，王德一便被批斗。1970年6月13日，王德一被逼自杀身亡。

杨绛曾不禁连连发问：“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对人间仇恨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总有一日，所有冤屈，终将清白。

有时候，死要比生容易得多。

黎明



黎明

那一刻，杨绛知道，
过往的一切都可倾付尘埃了。

杨绛传

世事之无常，在那个年代也成了寻常。

1969年11月，大批知识分子被集中改造、再教育。11月3日，杨绛在等公交车，打算和钱锺书去饭店吃饭。忽然，钱锺书从人群里走出来，站在杨绛的身边，低语：“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那个时年，私房话都不敢讲。钱锺书神情自若，杨绛看不出什么。等两人挤上公交车，钱锺书才说，他将去干校，11号就走，是先遣队。

下干校跟之前的下乡不同。此次要求下放人员举家搬迁，该带能带的都带上，似乎有着一去不返的意味。杨绛内心绝望，却无时间让自己哀痛。她得帮钱锺书收拾行李。她用耐脏的绸子做了一个毛毯套子，给钱锺书缝补了一条裤子，把容易磨损之处都加厚，尤其是裤子的坐处被杨绛缝得极厚，钱锺书喜欢，打趣说像随身带了个坐垫。

11月11日，年近花甲的钱锺书和红学大师俞平伯、诗人何其芳、戏剧专家吴晓铃等文研所成员，作为先遣队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干校。杨绛和女儿、女婿为钱锺书送行。可是罗山无地可耕，故而干校无事可干。不久，干校搬到息县东岳。1970年7月12日，杨绛也下被放到息县东岳干校。然而今次，来送杨绛的只有女儿。

女婿已去，活着的越来越少，实在凄凉。

杨绛在《下放记别》中说：“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在干校，二人和俞平伯、何其芳、吴晓玲、金岳霖、顾准、吕叔湘、冯至、丁声树、胡绳、吴敬琏等众多学界泰斗一样，无分寒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这样，在干校重逢的杨绛和钱锺书携手度过了他们一生中痛苦而难忘的艰苦岁月。

虽然杨绛和钱锺书被下放到同一所干校，但是两人分属不同的监管，劳动的场所也不一样，钱锺书造房，杨绛种田，两人相距一个小时路程的距离。也并不能常常见到，大多时候仍得写信。好在钱锺书和杨绛都被划为老弱病残人员一列，承蒙这四个字眷顾，不用做过于粗重的活计。

在干校期间，杨绛不计前嫌，碰到别人有难处，她总要去帮，哪怕是曾经陷害、侮辱过自己的人。杨绛的修养和度量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后来，杨绛的班里开辟了一处菜园。连领头的班长也为了照顾杨绛，让她去看守菜园。菜园西北方向有一个砖窑。钱锺书的宿舍就在砖窑北边不远处，步行过来十多分钟。

钱锺书在他班里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体恤二人，常让杨绛去钱锺书处借用工具，借了得还。一借一还，两人便能隔三岔五见上一面，说几分钟的话。同时，钱锺书还是他班里的通信员，负责去村里的邮电所领取报纸、信件，会路过杨绛所在菜园东边的小溪，他也常常绕道来看看杨绛。

杨绛在《学圃记闲》中说：“我一人守园的时候，发现小溪干涸，可一跃而过；默存可由我们的菜地过溪往邮电所去，不必绕道。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约会的情人了。”

有一回，杨绛跟钱锺书说，村里宿舍房东家的猫半夜衔来两只被开膛破肚的老鼠放在她的床上。昏暗

的光线里，她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幸好没有伸手去摸。打开手电筒一照，才知道是血肉模糊的老鼠，身体和内脏分成了两堆。血都浸湿了床单，洗了晒，晒了洗，怎么洗都洗不掉了。

钱锺书听了别有一番见解。他替杨绛解梦说道：“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杨绛听了大笑，知道这是丈夫在安慰自己。然而，这年年底，钱锺书被列入返京名单的传闻，倒是真真切切传到夫妻二人的耳中。

某日，钱锺书跑来菜园告诉杨绛，去村里邮政所取件的时候，听村里人说干校收到电报，要遣送一批老弱病残人员回京，钱锺书也在名单当中。后来，钱锺书亲眼看了名单，果真有他。可是，最后公布的时候，不知什么缘故，钱锺书的名字又消失。

最可怕的事情，不是长年身处绝望之中，而是你在绝望中看到一缕真切的希望，等你竭力冲上前去想抓住的时候，却又空无一物。一场空欢喜，不如不欢喜。只是，二人都明白，如今无常也都是寻常，没有什么再看不看的。此事，在《干校六记》中，杨绛特地写了《误传记妄》以记之。

1971年4月4日，干校迁至河南明港，下放人员住的是以前部队留下的营房，有玻璃窗，有洋灰地，还很宽敞。杨绛和丈夫的宿舍之间也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方便。那时候，也已无什么重活和粗活，钱锺书没有工具需要看守，杨绛也没有菜园需要看守。长日无事，只是禁止离开。就连年轻力壮的下放人员也只是每日开会发言。

这个时期，算是杨绛和钱锺书在干校几年里最好的日子。住得好了，伙食好了，甚至可以读书了，远在北京的钱瑗得知情况好转，便源源不断地寄来食物和书刊。最不可思议的是，杨绛和钱锺书都被默许可以一起散步了。其实，他们依然不指望什么，能有当下并肩散步的片刻，已无遗憾。

一切都仿佛在暗示着什么。

后来，钱锺书牙痛，杨绛患目疾。两人约定好日子和地点，各自请假去信阳看病。两人看完病后也借此机会游逛了一日。结果，杨绛的眼睛不仅没被医好，反倒被治坏了。其实，在干校，如果生了大病，倒算难得的好事，就能回京看病。只不过，仍需要单位证明，医院才允准挂号医治，防止逃跑。

杨绛得此“运气”，眼睛坏了，回了北京医治。治好之后，杨绛便果断叫上钱瑗一同返回干校，让钱瑗见见父亲。不想，孤身在干校的钱锺书气喘发烧。等杨绛和钱瑗抵达干校的时候，钱锺书却被连赤脚医生都算不上的医务员打了两针，退了烧。万事大好，仿佛归期将近。

果然。

1972年3月，杨绛和钱锺书双双成为第二批被遣送回京的老弱病残人员，回到了干面胡同那个阔别两年多的家。然而杨绛心里未见大喜，自己和丈夫回家还不够，她竟还心心念念想着干校里没有回家的人。她说：“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

回到北京的杨绛，头等大事便是重新翻译中断多年的《堂吉珂德》。然而，回到家中的杨绛和钱锺书并未得到昔年的平静，仍有个别恶邻处处刁难。是年12月，迫于无奈，二老频繁迁居。最先，是避居钱瑗所住的北师大集体宿舍；最后，连家中物什都残缺不全。杨绛的翻译工作再次中断。

北师大师生了解钱瑗家中情况，心系二老。众师友问询之后，纷纷前来帮忙，替二老送来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等日常所需。后来，钱瑗的一个同事还特地邀请二老住进自己条件较好的小红楼教师宿舍，自己则搬回原来的住处。

搬去之后，“笨拙”的钱锺书也想帮衬着妻女一起打扫，结果因吸入大量尘土引发哮喘，许久不见好。次年，1月8日，钱锺书哮喘大发，送医抢救，最后因大脑缺氧，导致钱锺书手脚失灵、言语不清。好在，这些症状是一时的。钱锺书慢慢恢复，未见后遗症。

1974年5月4日，孀居数年的钱瑗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丈夫杨伟成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虽成了继母，但钱瑗与两个孩子关系亲厚。他们小家四口和睦有爱，令杨绛和钱锺书放心。5月22日，二老迁居学部七号楼的一间办公室居住，住处虽小而简陋，虫鼠不绝，但很幽静。二老也开始恢复工作。

杨绛继续翻译《堂吉诃德》。

钱锺书继续写《管锥编》。

两年之后，“文革”结束。1976年10月6日上午，二老家中有人来访。那人悄悄在纸上写下“四人帮已倒”五个字之后，又将纸条撕毁。杨绛心中一惊，不敢相信，连忙出门去到院子里，结果发现院子门口小卖部里的酒一售而空，店主说都去庆祝了。那一刻，杨绛知道，过往的一切都可倾付尘埃了。

这一年，她已六十五岁。

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说：“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人世间，从不缺少苦难与绝望。在绝境中生存，不是易事。能在保有良心、保持良知的前提下，绝处逢生，更是不易。杨绛做到了。

赞美来时，淡然。

诋毁来时，平静。

幸福来时，不惊。

灾难来时，不悲。

如此，她才有在黎明歌唱的今时今日。

我今年一百岁，

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

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

寿命是不由自主的，

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
杨绛



陆

然而

(1972-2016)

终究只剩了我一个

然而

陆然而

(1972-2016)终究只剩了我一个

浮生



浮生

但愿这些零落的残瓣，
还可充繁荣百花的一点儿肥料。

杨绛传

龚自珍诗曰：

浩荡离愁白日斜，

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在学部七号楼的办公室里，杨绛和钱锺书住了两年九个月。其间，杨绛在劳动之余（打扫厕所、掏挖沟渠、护养自来水管）完成了《堂吉珂德》的全部翻译工作，钱锺书也写完了《管锥编》的初稿。1977年1月，学部有人来找，递给他们一串钥匙，安排汽车送他们去新的住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

吸取前次钱锺书吸入尘土发病的教训，此次杨绛没有让钱锺书一起看房，叫了钱瑗一起。学部的年轻人对二老很敬重，不少人都前来帮二老搬家。是年，2月4日，立春。二老住进新居。杨绛说：“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有了新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惴惴不安中，日子慢慢回到了原本该有的样子。新居四室，家设简单，两张书桌、一张茶几、一张沙发和几张床。由于新居距离学部很远，交通不便，二老便常年在家工作，很少外出。每月发工资时，学部的年轻人都抢着替二老代领，好有理由去看望二老。

197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被撤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胡乔木任院长。说起来，胡乔木与二老之间的往来也颇为有趣。“文革”以前，虽然两人是清华校友，但是胡乔木不大喜欢钱锺书，还曾批评他“服装守旧”，对二老态度也算冷漠。苦难之中，人性之明朗与幽暗最难隐藏，胡乔木看到了二老性情之真。

据说，三里河的这套公寓是胡乔木为二老争取的。也是在胡乔木的帮助之下，杨绛翻译的《堂吉珂德》和钱锺书的《管锥编》得以顺利出版。1978年4月，杨绛译本《堂吉珂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8月，钱锺书《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8年5月末，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访华。是年，6月15日，杨绛参加了欢迎西班牙国王与王后的国宴，杨绛译本《堂吉珂德》作为国礼赠予西班牙王室。是年，秋，钱锺书、钱瑗父女先后被公派出国，家中只剩杨绛一人，略显孤寂。

9月12日，钱锺书随中国社科院远赴意大利，参加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四人，团长经济学家许涤新，团员钱锺书、考古学家夏鼐和历史学家丁伟志。与会期间，钱锺书的演讲一鸣惊人，会后记者访问，钱锺书用一口流利的英文作答，惊艳世界。

丁伟志很是佩服钱锺书，他说：“（我）真正感受到，钱先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光荣……（我）由衷地庆幸我们国家，在大劫之后，居然还会保存下来这样出类拔萃的大学问家。”

法国《世界报》也盛赞钱锺书：“听着这位才气横溢、充满感情的人的讲话，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在整个文化被剥夺的十年后，思想的世界又开始复苏了。”

这次出访，钱锺书结识了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教授（Monika Motsch）。莫芝宜佳说：“和钱先生的相遇，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给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之门。认识钱先生，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想象

中的中国是不完整的，只是一个小局部。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中国朋友史仁仲翻译《围城》，这项工作为我大大开阔了眼界。”9月下旬，钱锺书回到北京。

虎父虎母无犬女。钱瑗被公派出国之前，只是作为替补参加留学考试，结果她却以高居榜首的成绩拿到公费留学的名额。钱瑗去的正是她的出生地——英国。在英国兰开斯特大学，钱瑗待了两年，读书上的天赋钱瑗很像父亲，读得快、记得牢，留学期间钱瑗的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甚至超过英国本土学生。

钱瑗出国两年，二老十分思念。无奈当年通信不发达，只能写信。一封信，从英国到中国，要花二三十天的时间。每每收到钱瑗的信，二老总是争相阅读。这个时期，杨绛也渐渐恢复自己的写作。搁笔二三十年的杨绛，重新拾笔，毫无生涩，先后创作了《“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等多篇小说。

1979年10月，杨绛的文论集《春泥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当中收录了包括当年让杨绛险遭灭顶之灾的《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书名正是出自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二句。在序文中，杨绛说：“但愿这些零落的残瓣，还可充繁荣百花的一点儿肥料。”

1981年，收录了《“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的短篇小说集《倒影集》也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次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随后也出版了《倒影集》。在《致读者》中，杨绛说：“这里收集的几个故事，好比是夕照中偶尔落入溪流的几幅倒影，所以称为《倒影集》。”

然而，相比之下，这两本书都远不及《干校六记》在杨绛文学作品中的地位。杨绛自己也说：“我没有满意的作品。较好的是《干校六记》和《洗澡》。”1981年，《干校六记》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后在香港出版，由于内容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口耳相传之下，在国内外引起强烈轰动，影响深广。

之后在胡乔木的斡旋之下，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该书的简体中文版本。后来，又有了日文版、英文版（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三种）、法文版和俄文版。1982年，中国台湾时报出版公司也将此书收入他们的“人间丛书”出版发行。

面对苦难，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态度和表达。有人金刚怒目，在苦难之中寻找残酷——竭力朝最痛处戳去，不见骨血誓不罢休，反复舔舐每一道伤口，用触目惊心的方式让人记得。有人和善低眉，在苦难之中寻找慈悲——平心静气，如若无事，每一笔都温和从容，却能让人从琐细之处看见哀恸，用滴水穿石的方式令人铭刻。杨绛属于第二种。

一如钱瑗所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Whisky），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杨绛觉得，自己的苦难无足挂齿，没有什么，所述、所写不过只为“难得”二字。书中，她从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警示世人，从不以劫后重生的姿态唏嘘往事，不会夸大其词，不会逢迎局势。

钱锺书在《干校六记》的序中说：“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虐，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此书之佳妙，语言学家赵元任的概括最是精准，他只用了十六字评语赞其风致。他说：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正是如此。

安然



安然

从寒素士子到一代大师，

从安稳岁月到动乱时年，

从万人敬仰到千夫所指，

他们不离不弃。

杨绛传

其实，她不喜欢抛头露面。但，总有需要她运筹帷幄之时。1979年6月，杨绛随中国社科院出访两次。先去法国，后去西班牙，并附带去了一趟英国。1982年4月23日，《堂吉珂德》作者塞万提斯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纪念日。在北京大学的纪念会上，西班牙大使点名要中文版译者杨绛发言。素来内敛的杨绛妙语连珠，令在场之人无不震撼。

她说：

我今天有幸，能来参加塞万提斯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纪念会。我忍不住要学桑丘·潘沙的样说一句成语。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就是说，天上的日子愉快，一眨眼就是一天，而人世艰苦，日子不那么好过。我们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塞万提斯离开我们人世，已三百六十六年，可是他在天上只过了三百六十六天，恰好整整一年。今天可以算是他逝世的“一周年”。

我们今年今日纪念他，最恰当不过。

原本这个纪念会开不成，因为塞万提斯逝世年数不是整数。杨绛的演讲，一开口便别开生面，令这个看起来不零不整的寻常年别具意义，很有纪念之必要，令西班牙大使印象极其深刻。1986年10月，西班牙大使代表国王和政府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杨绛名满天下。

1979年和1980年，钱锺书再次代表中国社科院访问美国和日本。有趣的是，故人费孝通也在出访名单之列。在美国的时候，费孝通更是和钱锺书同宿一屋，两人相处倒也融洽愉悦。钱锺书处事“笨拙”，出国前特地买了一双新皮鞋，结果刚下飞机就坏了。费孝通正好手中有外币，立马借钱给他修好了鞋。

更有趣的是，费孝通见钱锺书只给钱瑗写明信片，却不写信给杨绛，十分疑惑。钱锺书说自己每日都会写日记，待回家之后面交妻子，故而无信。费孝通却着急，主动送钱锺书邮票，要他写信。回国之后，钱锺书谈到此事，便借《围城》里赵辛楣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道：“我们是‘同情人’。”

虽然杨绛不以为然，但是钱锺书心中暗喜。最好的女子，在他身旁。从寒素士子到一代大师，从安稳岁月到动乱时年，从北平到上海，从万人敬仰到千夫所指，杨绛对他不离不弃。真正的相敬如宾，大概恰似这般。真正的相濡以沫，大概就是如此。

他们执手并肩，走过生命的坎坷与摇曳。

他们相依为命，踏过岁月的孤寂与飘零。

1986年，七十五岁的杨绛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洗澡》。其间，杨绛持续创作了数篇散文，包括应中国社科院之邀而写的《回忆我的父亲》和《回忆我的姑母》两篇长文。钱锺书的《围城》重印之时，杨绛也特地撰写了《记钱锺书与〈围城〉》以飨读者。回顾“文革”的长文《丙午丁未年纪事》也是写于此时。

1987年，杨绛的上述四篇散文作品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结集出版，起名《将饮茶》。是年，11月《洗澡》完稿，12月《洗澡》定稿。1988年11月、12月，《洗澡》由香港三联书店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先后出版。后来，法文版、英文版、中文繁体版、汉英对照版也陆续出版。

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呢？施蛰存说得最好，他讲：“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者，或作者自己对作

品的最低要求。但在近十年来，却已成为最高要求，在一群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一本像《洗澡》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

他还将《洗澡》媲美《红楼梦》，他说：“《洗澡》给我的印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洗澡》的作者，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都在对话中表现出来，一段也不能删掉……《儒林外史》的精神，不用解释，因为《洗澡》中的人物，也都是‘儒林’中人。”

当然，施蛰存主观上并不认为《洗澡》是无缺无憾的。他从自己的角度指出：“《洗澡》全书分三部分，第三部分是主体，第一、二部分是为第三部分作铺垫的，可是，我觉得第三部分写得太简了，特别是第一章，像一块压缩饼干，水分都挤干了。连彦彦的检讨也只有三行文字表过，这使我大出意外。”然而，这终究是杨绛创作生涯的一次高峰。

1989年9月，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黄蜀芹等人登门拜访二老，希望能有幸将《围城》拍成电视作品。黄蜀芹有心，登门之前还特地求得一封二老故交柯灵的介绍信。这令二老无法轻易回绝。虽然此前，二老已经婉拒了多家电视制作单位的类似请求。

黄蜀芹很有诚意，在登门之前，花了三年打磨出了剧本。他们是带着剧本前来拜访的。黄蜀芹的诚意，二老看得清楚。最难得的是，无论二老对剧本提出怎样的修改意见，黄蜀芹都一一虚心接受。最后，二老终于被黄蜀芹说服，同意将《围城》拍成电视作品。

当时，杨绛还特地写给黄蜀芹几句话，告诉她《围城》的内核是什么。这几句话直至今日，依然流传甚广——“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杨绛对《围城》的注解，令钱锺书觉得字字入心，如同照见。有杨绛在，钱锺书什么都放心。钱锺书知道：世间再无人，能像她一样懂得自己。

1990年，电视剧《围城》播出，反响甚好。当时的男主角饰演者陈道明希望也能把杨绛的《洗澡》拍成电视作品。杨绛思虑再三，仍然没有答应。其实，杨绛顾虑的东西不多，她只是不愿自己分心其他。她想把更多时间用来照顾身体每况愈下的钱锺书。与钱锺书的身体相比，世间所有都无意义。

1991年，在出版社的再三恳求之下，杨绛将昔年陆续写就的散文汇集成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便是畅销二十多年仍经久不衰的《杂忆与杂写》。故人故事，一桩一桩在杨绛的笔下复活，当中交织着杨绛所有过往的不舍、伤感、温柔与难忘。最令人难过的，私以为是杨绛写八妹的那篇《记杨必》。

杨必，家中排行最小，最让杨绛疼爱。可惜天不假年，她终究还是被吞没于苦难的无尽之海。多数史料都指向杨必是自杀身亡，然而杨绛不信。她说，八妹不会自杀，不会的。其实，我也宁愿那一日，果真如杨绛所言，她只是在病中沉沉睡去。

就像她写的：“阿必那晚临睡还是好好的。早上该上班了，不见她起来。大姐轻轻地推开了她的卧房门，看见她还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抚摸她，阿必还是不醒。她终究睡熟了，连呼吸都没有了。姐姐说：‘她脸上非常非常平静。’。”一定是这样的，她一定只是睡过去而已。

是年，杨绛八十岁。诞辰那日，虽然杨绛没有做寿，但是故人夏衍仍旧委托女儿沈宁给她送去一首自己亲笔题写的祝寿诗。短短十六字，写尽杨绛无宠不惊而又铿锵有力的一辈子。诗曰：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胆有识，独铸伟词。

告别



告别

刹那间，

世事之不堪承受之重，

皆在她身。

杨绛传

1993年，钱锺书病倒。

杨绛在《我们仨》里说：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乐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钱锺书的病，已经很多年。

这些年，他几次差点活不下来，幸有杨绛在。钱锺书始终记得妻子那句“不要紧”。“不要紧，你会好起来。”这句话，钱锺书病中一定从妻子处听过多回。她说的话，他都信。在钱锺书心里，杨绛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恰如母亲唐须婆在杨绛自己心中一般，是无所不能的。杨绛之于钱锺书，亦妻亦母。

然而，日渐老迈的杨绛，身体越发虚弱。1992年，杨绛被查出脑血管堵塞，情况不佳。就医好转之后，杨绛开始整理父亲生前的文稿，编为《老圃遗文辑》。杨绛的衰弱令钱锺书忧心难抑，一如杨绛担心钱锺书的健康一样。真正的相爱，是看重彼此的生命胜于自身，却也令病中二老的身体状况陷入一个令人唏嘘的恶性循环。

1993年2月5日，钱锺书被查出输尿管长有肿瘤。3月5日，时已八十三岁的钱锺书接受了一次长达六个小时的漫长手术，摘除肿瘤和一枚坏死的肾脏。好在手术成功，钱锺书术后卧床休养即可。杨绛全程陪在丈夫身旁，分秒不离。3月31日，钱锺书顺利出院。

不久，杨绛又被查出冠心病，左心室肥厚，动脉硬化，高血压。一边接受治疗的杨绛还要同时照顾术后疗养的钱锺书。两人常常需要一起煎药，一起行药。如果患病也可以成为一件浪漫的事情，大约只有杨绛和钱锺书可以做到。

1993年12月，杨绛在钱锺书病中整理而得的《老圃遗文辑》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杨绛的敦促之下，钱锺书终于开始编定自己的诗集《槐聚诗存》。杨绛说：“你我都已似风烛草露，应自定诗集，免得俗本传说。”钱锺书深以为然。

彼时，钱锺书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因此，在钱锺书校订完之后，杨绛为他誊抄。此时，杨绛常头晕。她说：“这次……觉得我像一杯水，杯子在旋转，水就随着旋转。我说给锺书听，他也不知什么道理。坐着不觉得，走路如踩在云雾里，飘飘浮浮。出去散步，需他挽着我。如有汽车驰过，我就随风欲倒，得揪住锺书。”

1994年，钱锺书《槐聚诗存》全部选定、誊毕。当时，钱锺书心里高兴，便拉起杨绛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只此一句，杨绛此生无憾。爱与欣赏从来都是两件事。然而，最好的爱情理应是爱你的时候欣赏你，一如杨绛与钱锺书。

钱锺书还对杨绛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十年。”杨绛觉得实在有些奢侈，只担心自己先走一步，便说自己看得没有那么远，有三五年已然知足。杨绛的话落在钱锺书的耳中，如同一道千钧闸门，封塞了他所

有的愿想。从来都是钱锺书困顿在前，杨绛周全在后。如今，杨绛仿佛真的老了，累了，随时有一种要倒下的危险。

在钱锺书心里，这是不可以的。钱锺书的不安与惶遽冲毁了他唯一的依靠。他们就像一支队伍，钱锺书是尖兵，杨绛是主帅。无帅之兵，如何应敌？杨绛一直怨怪自己，不经意的一席话令钱锺书忧思成疾，击溃了他心中脆弱的壁垒。

好在还有钱瑗。父亲手术之后，钱瑗体恤母亲劳苦，又十分挂念父亲，便从自己的家中搬出，到三里河陪伴父母。钱瑗会常常跟父母讲述外面的新闻，也偶尔翻弄食谱，研究新奇的菜式，做给父母吃。谁会料想，这一家三口的天伦之乐会成为将来杨绛最不敢碰触的回忆。

1994年7月底，钱锺书再次病重住院。肺炎、膀胱癌，四小时手术，钱锺书惊心动魄地又捡回了性命。然而，此时的钱锺书已然瘦如枯槁，牙床萎缩，牙齿脱落，无法进食，只能鼻饲。拖着倦怠虚弱的身体，杨绛住院陪护。钱瑗成了家里的后勤，研究最好的鼻饲食谱，为父母料理家事，排难解忧。

想来，钱瑗一定是累坏了。

1995年，春夏时令，钱瑗开始咳嗽。杨绛和钱锺书原本都没大在意，猜测是着凉的缘故。后来，杨绛有些不放心的，央求钱瑗去检查。钱瑗应声，却只去了学校的医务室，说是支气管炎，拿了些通腔理肺的药便离开了。可是，一日一日过去，不见药效。不单咳嗽未止，反倒屡屡腰痛。有时，她痛到无法弯腰蹲下。

为了宽慰父母，钱瑗总说是自己挤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闪到腰，没有大碍。然而，是年秋冬，钱瑗便被查出腰椎与肺部皆有大片阴影。1996年1月18日，钱瑗住院治疗。杨绛记得很清楚，去医院那日，钱瑗还对她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

无人料到，钱瑗一去不回。住院之后，她再不能起身。那时，卧病在床的钱瑗依然为学生修改论文、作业。两个月后，钱瑗被诊断为肺癌晚期，时日无多。这件事，医生只告诉了钱瑗的丈夫杨伟成。不单是钱瑗，杨绛和钱锺书一并都被蒙在鼓里。人人都不忍再令老病缠身的二老多添挂记。

钱瑗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持续消瘦。杨绛知道钱瑗住院之后，心中一冷。刹那间，世事之不堪承受之重，皆在她身。钱瑗不让杨绛去看她，杨绛也不敢追问。每晚与女儿电话联络的时候，总能听到女儿的欢声笑语。杨绛总是期许，或得天公眷顾，女儿终将无恙。

直到杨绛看见钱瑗，霎时心如死灰。钱瑗的静脉被针扎烂，平躺不能翻身致褥疮溃糜，肠胃无法蠕动不能进食。杨绛忽然明白，较之于眼下种种，当年祸乱时年的苦难竟是如此不值一提。这一年，杨绛已经八十五岁。丈夫和女儿，双双垂危，要她怎么周全？她一己之身不足挂齿，却终究已然无计可施。

回到丈夫的病房，杨绛仍旧忙前顾后，照顾钱锺书病中起居。一日过去再过一夜，杨绛终是力竭昏厥，不省人事。被抢救过来的杨绛，仿佛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坚韧、刚毅。1996年11月3日，钱瑗被下达病危通知。电话里，钱瑗对杨绛说：“娘，你从前有个女儿，现在她没用了。”

1997年3月3日，母女见最后一面。痛是什么滋味？世人大约知道。痛至不痛是什么滋味？又有几人知晓？万语不可说，千言不能吐。杨绛大痛至静，只道：“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次日，钱瑗走了。3月8日，钱瑗遗体被火化，杨绛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叫她如何参加，如何面对？以一颗破碎殆尽的心？

从此老母断肠处。

明月下。

常青树。

或许，还剩最后的零星一点，但也是朝不保夕。她无法告诉钱锺书，女儿先走一步。说不出口，一个字也说不出口。还得瞒着，得撒谎，得编得有模有样，得让他看不出自己一星半点的痛。用光她本已所剩无几的全部理性和精力。她不能再让钱锺书走。

钱瑗离开四个月，钱锺书身体好转许多。杨绛这才打算一点一点透露给钱锺书。可是，当杨绛说“她已去了”之时，钱锺书未发一言。若无杨绛，世间便已无什么值得他多费口舌了。他所能做的，不过只是等着，一日一日过去，把一颗心收拾干净，去那边陪陪女儿罢了。

1998年12月9日。

7时38分。

钱锺书病逝。

杨绛说：“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终究，他还是从此不见了。

钱锺书离开之后，吊唁、追悼之人比比皆是，有故人，有团体，有外媒，认识的不认识的，了解的不了解的，还有世界各地的读者，无一不痛。然而，又有什么意义呢？世上最疼爱的人都不在了，所有的这一切对杨绛和钱锺书而言，只有空疏。浮生一片草，岁月催人老。他们想要的，从来也不是这些。

天上人间，皆是虚妄。

矜
独



矜独

她小心翼翼地回头看了看，
原来那些日子依然矗立在身后，
未有丝毫损耗。

杨绛传

白居易《简简吟》诗曰：

大都好物不坚牢，
彩云易散琉璃脆。

人间从来荒芜，世事总是丛脞。二姐走了。大弟走了。母亲走了。父亲走了。八妹走了。七妹走了。三姐走了。大姐走了。女儿走了。丈夫也走了。还有谁呢？

世间亲人，她只剩下一个小弟保叔了。《圣经》有云：“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

杨绛说：“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我们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

女儿不在，丈夫不在。

家在哪里，她不知道。

往后的岁月，她只剩一件事：她一个人思念他们仨。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说。是，还有些许事情等着杨绛去做。她不愿将身后琐碎之事留给旁人打理，她有始有终，要交代好所有。或许，这也是她尚未允准自己离开的缘故。

她从不打算遗忘。

那么，做什么，能够让她少一点心酸？读书。唯有读书。

杨绛开始读圣人之书。从孔孟到老庄，从罗马帝王到柏拉图。她开始思考生与死、肉身与灵魂的故事。直至她遇到柏拉图的《斐多篇》。《斐多篇》写的正是苏格拉底就义那日在监狱中与门徒们对生与死、肉身与灵魂的对谈。

苏格拉底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在一切世人中间，唯独他们最不怕死。”杨绛虽不懂古希腊文，也不曾学过哲学，但这正是她想读到的。因此，她开始学习古希腊文，并着手翻译《斐多篇》。

2000年4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绛注译的《斐多篇》，起名《斐多》。随后，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和中国台湾时报出版公司也相继出版此书的繁体版。2006年6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汉英对照杨绛注译版《斐多》。

杨绛开始与生死聊天，与岁月交心，与人世倾谈。

往事如雾中兰芷，依约阑珊。她不能辜负钱锺书的智慧与学识。丈夫生前还有那么多手稿、笔记和日札，如今，这所有便是她的“亲人”。杨绛小心又仔细地翻阅那一页页纸那一行行字，整理、校订、编辑。

她还日日书写钱锺书的诗。今日之所有，是她和过去唯一的羁绊。她不允许断。

2000年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拜访杨绛，投入三百万元立项，为保留钱锺书所有的手稿之原貌，扫描印行。两年后，《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出版。2001年9月，杨绛将自己和钱锺书当年的稿酬现金和之后的全部版税捐给清华大学，成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不用个人名字。这是五年前她与钱锺书在病榻之前早已商量好的。

还有一支笔。趁自己尚能写，她便想着总得为“他们仨”写点什么。晨钟暮鼓，前尘往事，她的人生便是一部举世无双的巨著。她小心翼翼地回头看了看，原来那些日子依然矗立在身后，未有丝毫损耗，仿佛钱锺书和钱瑗一直都在。

写作是抵御思念之痛的最好方法。这大概也是如今还能再令“他们仨”在一起的方式了。就像她说的：“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于是，人间有了一部《我们仨》。

对杨绛而言，这部书就像一场长梦。梦里，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他们仨的寻常日子，不离奇，不跌宕，没有铺垫，没有伏笔。她只是和钱锺书并肩散步，从清晨之熹微走到日暮之重霭，在那条古驿道上来来回回。钱瑗蹦蹦跳跳，他俩说说笑笑。刹那也是永恒，永恒也是刹那。

时光荏苒，你们始终在一起，不离不弃。

梦醒了，还是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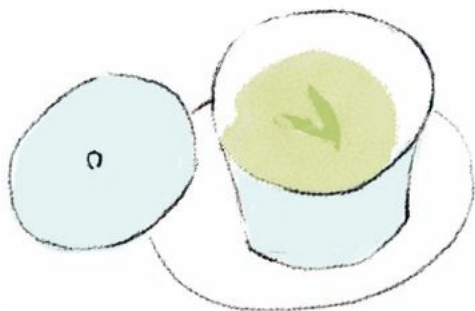
她很明白，此生自己能够遇见他们，已是万幸之幸，从未虚度，从不空虚。她说：“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没有关系，她再等等，等着哪日事情做完了，就能安安静静地去寻他们。想必那一路，还有迷途，但她不惊不惧，反倒期许。

日本天才诗人石川啄木有两句诗：“我成了无缘无故，觉得寂寞的人。”今时今日，杨绛如是。然而有了《我们仨》，世人缓缓靠近，万千颗心热腾腾地围住了她，让她恍惚觉得是人间的万千烛火替她照亮一隅之暗，替她绣缝岁月那件漏风的衣裳。

2003年，《我们仨》出版。

这一年，杨绛先生九十二岁，孤弱于人世。



优雅



优雅

她活成一个史诗一般的女子，

毕生所求却只是“平常”二字。

做个平常的人，过平常的一生。

杨绛传

还记得杨绛先生的处女作吗？

还记得那篇《收脚印》吗？

还记得写的是什么呢？

2007年，杨绛已九十六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随笔集《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审视死亡，叩问灵魂，把人生留下的最后智慧交付于信仰，就像那篇《收脚印》。终于，她与死亡握手言和，向死而生。岁月如此凌厉，她却始终静寂，无论踏过多少刀山火海，无论见过多少生离死别，杨绛沉默不语，只是不停地跌倒，再爬起。

她平生所遇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是命运的使然。有人使她坚韧，有人使她顽强，有人使她简纯，有人使她幽清；有些事令她了解孤寂，有些事令她学会淡定，有些事令她看透无常，有些事令她获得安宁。光阴之美，在于无论暗夜或黎明，花静好，月常圆，天地如初。她活成一个史诗一般的女子，毕生所求却只是“平常”二字。

做个平常的人，过平常的一生。

2011年，杨绛百岁。《文汇报·笔会》有幸访问杨绛，撰稿《坐在人生边上》记录先生答问。一百年的光阴凝聚在杨绛的身上，反射出的尽是温和与从容、优雅与淡定。走过万水千山，走过荆棘沼泽，走过无尽的哀恸与苦闷，她回身再看，满面慈悲。她说：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家在哪儿？

家在寻觅他们俩的路上。

家在守护我们仨的途中。

世间最美的风景，是你遇见你爱的人，而那人也正爱你。世间最深的通透，是你历苦历难、历劫历毁后，依然淡静如昨、初心不改。世间最好的人生，是你不索取、不攀附、不低眉，却能活得最贞静、最优雅、最安然。杨绛如是。所有岁月之印记，在她面前，也不过只是霄下凌云与浮光掠影，淡至若无。

2014年，杨绛出版了此生最后一部书：《洗澡之后》。写《收脚印》的时候，她讲：“听说人死了，魂灵儿得把生前的脚印，都给收回去。”不知道那日，杨绛先生披衣起身的时候，是否回头注视，把自己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留下的脚印，一一收回。

那些热闹的寂静的过往。

那些喧嚣的平淡的曾经。

那些他们仨都在的日常。

杨绛翻译过英国诗人瓦特·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的一首诗：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这首诗，一直被杨绛钟爱多年。大概是因为兰德的诗照见了杨绛的心，仿佛是她今生今世的注脚——她用自己的生命之火烤暖了人世间所有的幽暗和不明。所谓“隔世知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岁月轮回，静水流深。她这一生，如同明灭之中划过的一根火柴，用幽幽微光照亮着茫茫穹苍。

2016年5月25日，她终于打扫干净在这世间所遇的最后一点尘埃。所有光影退去，所有声音消失。人间似大梦，风烟终寂静。她一个人，从最深处来，又到最深处去。拍拍身上，一直往前，再未回头。是日凌晨，杨绛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走完了她一百零五年的人生路途。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杨绛先生，您走好。

外一篇：钱锺书传

若无死别，永不生离

（钱锺书的青年时代）

一

看过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钱锺书和杨绛在北京三里河寓所院内散步的背影。钱锺书在左，杨绛在右。两人身穿棉服，想来应该是冬天。钱锺书戴一顶贝雷帽，杨绛脖颈缠有一条素色围巾。黑白照片的缘故，围巾许是其他颜色也未可知。身旁有三棵大树，看不出什么品种。时令关系，树已不大茂盛。

1977年2月4日，二老方才迁居三里河，想来从照片中看到的也应当是那以后的事情。劫难过后，复归平静。虽只是两道背影，但总能隐隐觉出二老的欢愉之心。那时，杨绛大概不曾想过，会有一日，你先离开。你不是与她说好了“只有死别，不再生离”吗？也对，你只说不再生离，未言没有死别。

你不曾食言。

二

遇到杨绛以后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

为杨绛立传之时，所有的事情已向你们交代。那么，说说遇到杨绛以前的钱锺书吧。那时候，他不知道将来自己会遇到一个怎样的女子，会过上一世怎样的生活，会有一个儿子还是一个女儿，又或者更多。他只明白一点，光阴如金。分分秒秒，都是一去不回，能把握的便是风华正茂的岁月里每一个永不再回的日子。

1910年1月21日，清宣统二年，钱锺书出生于江苏无锡七尺场钱家老宅。无锡钱氏是书香名门，族人多文士。钱穆曾说：“江浙钱氏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为始祖，皆通谱。无锡钱氏在惠山有同一宗祠，然余与子泉不同支。年长则为叔……余称子泉为叔，锺书亦称余为叔。”

钱穆所言之“子泉”正是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钱基博，字子泉，别号潜庐，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父亲钱福炯便是武肃王第三十一世孙，母亲孙氏是江阴富家的千金。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也说过：“锺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

钱基博兄弟姐妹六人，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兄长，下有一个孪生弟弟，两个小妹。钱锺书出生的时候，钱基博的大哥钱基成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因此，钱锺书不仅是钱基博的长子，也是钱福炯唯一的孙子。依照旧俗，钱福炯要求三儿子把长孙过继给长子，由长子抚养。

钱锺书出生之时，父亲钱基博只有二十三岁，正年轻，大伯父钱基成却已经三十七岁。钱福炯想着三儿子还有大把机会可以生儿育女，长子年近四十却只有一个女儿，不能不叫人担心。出嗣至钱基成家的钱锺书，深得嗣父喜爱。出生当夜，钱基成便连夜冒雨去乡下为钱锺书找来奶妈。

奶妈身体健壮，又是寡妇，遗腹子产后夭折，也无挂牵。大约是丈夫死后儿子又短命的缘故，奶妈深受打击，常常发呆。钱家人总在背后唤他“痴姆妈”。长大些之后，钱锺书很是淘气，因此，家里人都说他是吃痴姆妈的奶长大的，把痴姆妈的“痴气”也吃进骨子里去了。

钱锺书的名字也是大伯父起的。他出生那天，正好有人来送书，是一部《常州先哲丛书》，大伯父便给他起名仰先，字哲良。一岁抓周的时候，钱锺书在面前各式各样的东西里抓住一本书，家中长辈都很高兴，便决定给他改名。钱家辈分从钱福炯一代是依照“福基锺汝昌”排下去的，故而起名“锺书”。

从这时候起，仰先就成了钱锺书的小名。家里人唤他“阿先”，后来因为方言谐音不吉利的缘故，就都念成“阿宣”。十岁的时候，钱锺书已是小小少年，平日快言快语，钱基博便给他起“默存”，出自《易经·系辞》“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几句。

由于祖母和大伯母的婆媳关系不佳，祖父与大伯父的父子关系也不亲近，导致钱锺书也不得祖父欢

心，即便他是家中长子长孙。好在大伯父与钱锺书爷俩关系亲厚。用杨绛的话说就是：“伯父是慈母一般，锺书成天跟着他。”大伯父去哪儿，钱锺书都跟着。

大伯父上茶馆，钱锺书也去。

大伯父去听书，钱锺书也去。

大伯父干这干那，总带着钱锺书。

大伯父对钱锺书是真正的娇惯，舍不得骂一句、打一下。人生当中第一个字，也是大伯父教钱锺书识得，那时钱锺书三四岁。大哥对儿子的呵护宠溺，钱基博都看在眼里，觉得这样下去孩子会被惯坏，便建议大哥把孩子送去上学。六岁的时候，钱锺书开始上学。

上学不到半年，钱锺书生了一场病，大伯父心疼得紧，就让他辍学在家，自己来教。他和堂弟钱锺韩还一起读了一段时间的私塾。最后，双双作罢，一起留在大伯父的家里，由大伯父来教。钱锺韩是钱锺书四叔钱基厚的儿子，比钱锺书小半岁。当时，钱基成怕三弟四弟不放心，特地跟两人说：“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

两兄弟听了，也不敢再说什么。

每次大伯父上茶馆喝茶之时，总花几个铜板买酥饼买书，让钱锺书在一旁边吃边看，等着大伯父叫他一起回家。虽是伯侄，却胜似父子。小小年纪，钱锺书便已读过《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不少古典小说。说起来，文学启蒙也是大伯父的功劳。

还有大伯母，待他也好。每次回江阴娘家，总带着他。和祖母娘家一样，大伯母娘家也殷富，有个大庄园，钱锺书最喜欢在庄园里游逛，很是惬意。大伯母娘家人都抽鸦片，后来大伯父也染上烟瘾，作息变得不规律。夫妻二人常半夜起来吃夜宵，钱锺书也跟着吃。他的童年，既欢愉又自由。

当然，他也有回到亲生父母处的时候。钱基博会趁机询问他平日功课，结果总答不出，钱基博生气，便动辄打骂他。又生怕大哥心疼，专门打看不见的地方，经常拧肉，还不许钱锺书哭。回到大伯父家，钱锺书有时遍体鳞伤，让大伯父心碎不已。

对钱锺书，大伯父是绞尽脑汁对他好。连家中祖先坟地上的风水不好，大伯父也极惶恐，生怕自己“没出息”的命运会殃及孩子。当时，坟地有上下两排树，下排茁壮，上排细弱。在大伯父看来，上排的树象征家中长房之命运，因此，他特地买了好几斤头发，带钱锺书上坟，把头发埋进上排的树下，愿命运眷顾钱锺书，不为自己的“没出息”所累。当时，他便对钱锺书说：“将来你做大总统。”

他哪里是真的想要钱锺书做总统，不过是盼着孩子有出息罢了。1919年，钱锺书和堂弟刚刚一同考取东林小学。然而，就在这年秋天，将钱锺书视若己出的大伯父，便走了。这一年，钱锺书九岁。在钱锺书心里，大伯父的爱，深如海，重如山。他一走，钱锺书童年之所依，也就没了。大伯父去时，只有四十六岁。

人间散聚，从来寻常。

世事来去，总是沧桑。

三

大伯父走后，钱锺书仍与大伯母同住，教育之责开始由父亲钱基博承担。钱基博为人古板严肃，不许女儿用西式化妆品，不许儿子穿西装，对待子女亦十分苛刻，毫不松懈，甚至崇尚棍棒教育。虽然钱基博的教育方式有待商榷，但是钱锺书的学业在重压之下也的确迅速精进。

不过，少年钱锺书并不安静，反倒顽劣。一次雨天上学，他穿着大伯父的鞋子出门，鞋子太大，就在鞋头塞了些纸。路上看到四处蹦跳的小青蛙，他觉得有趣，脱了鞋就去抓，抓来之后还放进鞋里带去学校。到了学校，小青蛙满教室乱窜，弄得一片狼藉。就连在课堂上，他也会拿弹弓弹人，常被责罚。

钱锺书虽顽劣，但学业很好，尤其是国文非常出众。在东林小学读书期间的同窗邹文海多年以后回忆说，他的父亲总拿他与钱锺书比照，说路过钱家总能听到钱锺书的读书声，不像他回家之后书角都不碰。邹文海不服气，反驳父亲，说钱锺书也只有国文厉害，数学和自己一样糟糕透顶。

也是，钱锺书的数学一辈子没好过。

1923年，夏，钱锺书十三岁。

从东林小学毕业之后，钱锺书和钱锺韩考入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桃坞中学。桃坞中学是教会学校，对学生的英文要求很高。此时，钱锺书的语言天赋已显露，英文出色。这跟他私下接触过外国小说有关。十一二岁时，他因读到《林译小说文丛》而对外国文学甚感兴趣，便想学好外语，为了读原版小说酣畅无阻。

钱锺书虽自幼国文出色，但仍没有达到父亲期盼的水平。某年暑假，从苏州返家的钱锺书和钱锺韩，初遇《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一知半解，不懂装懂，拿书自娱。结果父亲命二人作文，钱锺韩之文倒是出色，钱锺书却写得庸常，被父亲痛打一顿。钱锺书犟气，发愿要把国文学至精通，令父亲刮目相看。

1927年，桃坞中学停办，钱锺书、钱锺韩两兄弟又考入无锡辅仁中学，这也是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由于当年新旧学制之更迭，在新学制中学读书的两兄弟要比旧学制中学的学生多读两年书。旧学制是中学四年，新学制则分为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共读六年。

在辅仁中学读书期间，钱锺书开始大量阅读原版外文书，英文迅速精进。与此同时，他的国文水平也令人惊叹，甚至到了可以为父亲捉刀代笔的程度，两门课的成绩都是学校的第一名，唯有数学难以示人。钱锺韩虽然国文、英文次于钱锺书，但是数学成绩稳居榜首。故而，钱锺韩的成绩总体上优于钱锺书。

钱基博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好在钱锺书的国文令旁人望其项背，让钱基博心感安慰，对钱锺书的态度日渐好转，越发看重。有时他口述书信，要钱锺书代笔，后来文章也要钱锺书代写。据说，后来钱基博替钱穆的《国学概论》所撰之序文也是出自钱锺书的笔下。那时，钱锺书未到弱冠之年。

1929年，钱锺书十九岁。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大伯母去世，二是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大伯父去世之后，原本由大伯父掌管的家业无人料理，整日吸食大烟的大伯母很快便把家败了。等到大伯母去世之时，昔年大伯父留下的家产已荡然无存。大伯母一走，北上读书的钱锺书心中也少去一点挂牵。

报考清华大学之时，钱锺书的数学依然没有长进。据杨绛回忆，他当年数学只得了十五分。国文和英文双双夺魁的钱锺书最终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到了清华，钱锺书的天才资质日益为人所知。人人都知道，清华有个被破格录取的人，叫作钱锺书。

钱锺书当年的同窗饶余威曾撰文提及钱锺书：“同学中我们受钱锺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可以短褐穿结。

可以箪瓢屡空。

可以茅椽蓬牖。

但不能无书可读。

书，是钱锺书毕生之爱。

一如杨绛。

一如钱瑗。

四

其实，钱锺书是个美男子。

从留存的若干张老照片里不难辨认出钱锺书清秀之眉目，俊逸之形容。只是，较之于内心的丰盈、智慧的卓越，皮囊之好坏在钱锺书的身上总是显得无足轻重。钱锺书是一代博学鸿儒，无人质疑。当年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藏书家徐鸿宝曾赞道：“像钱锺书这样的人才，二三百年才出一个。”

国画大师黄永玉撰文说过一件趣事。当年，他以“凤凰涅槃”为寓意作画，画成之后，需要书写相关的考据，却百思而不知。遍寻《辞源》《辞海》与各种史料，也不见丝毫线索。无奈之下，唯有请教钱锺书。钱锺书一听，便说：“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果不其然，黄永玉困厄顿解。

有人说他轻狂孤傲，有人说他尖刻薄情，有人说他不懂人情世故，却又人人敬重他、仰慕他、钦佩他。除了钱锺书的夙绝之才，大约也有他爽利纯净、喜憎分明的人格魅力之缘故。对便是对，错便是错，情在心，形于色。这一点旁人以之为“痴”的特质，或许正是那日古月堂前初见杨绛，得其青眼之根源。

不为雄名疏贱野，

惟将直气折王侯。

钱锺书如是。

外二篇：钱瑗传

我要的只是一个寂静无声的黎明

（钱瑗的两段婚姻与“尖兵”生涯）

一

从来没有雄心壮志。

从来不想留名青史。

这就是钱瑗。“世纪文豪钱锺书与杨绛”之女的名声并未给钱瑗带来与之匹配的关注。缘故有二：一则二老慎独，不以自己的盛名锈蚀钱瑗；二则钱瑗清醒，不以父母的盛名粉饰自己。她毕生所做，只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她清楚地知道：父母的成就是父母的，与她无关。

钱瑗一生之旅，简而静。出生于伦敦，长成于上海，成熟于北京，复归于平静。没有跌宕沉浮，没有惊心动魄，没有大喜，亦无大悲。若说有伏笔，也只是那缠绕于身的疾病。钱瑗出生的时候，母亲濒临难产，艰难来到人世，又险些窒息而死。自幼体弱，年岁很小，便出疹子，得痢疾，患指骨结核，一生不太健康。

1937年5月19日，钱瑗出生。

这一年，成为母亲的杨绛又失去了自己的母亲。钱瑗毕生不曾见过外祖母，说起来，实在遗憾。六岁的时候，因为身体虚弱，小学一年级没有读完钱瑗便休学在家。十岁的时候，钱瑗被查出得了指骨结核，医生说不可治，年少的钱瑗当时觉得自己快要死了，那是记事以来她第一次与死亡接近。

然而，奇迹是有的。钱瑗在母亲悉心照料之下意外康复。第二年，钱瑗就考上了上海民立中学。后来，新中国成立，她随父母迁居北京清华大学，由于年岁太小的缘故，无法接续从前的学业，便留在家中，由父母教育。世上确有人过目不忘，这样的人自然也十分擅长读书，钱瑗如是。这一点，大约是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1951年，十四岁的钱瑗考入北京女十二中（原贝满女中），开始寄宿于学校。其间，父母遭受了不少苦难。不过，一切不平与蹉跎，未能阻碍钱瑗学业之精进。钱瑗立志做教育事业，或与父母遭难有关。她许是希望，将来某日，世间再无野蛮之人。

高中毕业之后，钱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大学里的钱瑗表现一直出色，还被评为“优等生”。1959年，钱瑗大学毕业，留校担任俄语系的助教，开始她长达大半生的教育生涯。1966年，她开始改教英语。用杨绛的话说就是：“钱瑗和她父母一样，志气不大。”教书育人，就是她毕生志愿。

二

钱瑗一生经历了两段婚姻。第一任丈夫是王德一，第二任丈夫是杨伟成。王德一与钱瑗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届校友，都是1955年考入北师大。王德一学历史，钱瑗学俄语，两人相识多年，可惜婚姻生活短暂。1967年12月31日，两人结婚，1970年6月13日，王德一被逼自杀身亡。这段婚姻，不足三年。

王德一，出生于1937年3月，山东济宁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和钱瑗一样，也是品学兼优的“优等生”。钱瑗与他的相识、相知，主要源自同在北师大“美工队”。两人多才多艺，热爱美术，在“美工队”常常一起参与宣传活动中海报、黑板报的绘画与制作，为学校的宣传活动服务。

动乱时期，杨绛意识到自己和丈夫要遭难，便对钱瑗说：“你没个兄弟姊妹，孤零零一个人，你总该找个伴儿。只要人品正直，性情忠厚，能做伴儿的就行。”以前，钱瑗并没有嫁人的念想，还跟母亲说过“我不结婚，我跟着爸爸妈妈”。

时局不好，母亲对钱瑗的叮嘱很有道理，钱瑗心中明白，就跟母亲说：“有一个人。”言下之意，是有一个符合母亲所讲“人品正直，性情忠厚”之人。所言之人，便是王德一。或可推测，当时钱瑗与王德一已

互有情愫，已有来往。往后的事情，便很顺利，定亲，结婚。

王德一兄弟三人，排行最小。杨绛记得，王德一上门提亲时，还是他的大哥、大嫂陪同前来。结婚那日，新房在钱家，并未设宴，只是两家人简单相聚。万事简素，只求平安。不久之后，钱锺书便被下放到干校。钱锺书不会料到，那日一别，此生竟再无机会与女婿相见。

乱中自戕而死的王德一给钱瑗打击很大。事后，钱瑗曾对好友钱碧湘说，自己正在跟校方交涉，趁了解情况的人都还在校，赶紧把王德一的政治结论做好，不然时间久了，她怕人事变迁，王德一的事情就无人再管了。当时，钱碧湘心直口快说了一句：“他既然顶不住，就不该去搞政治，害得你这样！”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钱碧湘后来撰文回忆此事，懊悔不已。她说，她没有注意钱瑗的神色与表情，可是分明看到钱瑗的身体一震，却又沉默不语。这件事，在钱碧湘的心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痕，令她毕生愧疚。钱瑗去世之后，钱碧湘因为此事常常落泪。

日子总要过下去。钱瑗一个人，实在不能让父母放心。1974年5月4日，钱瑗嫁给了第二任丈夫杨伟成。杨伟成和钱瑗一样，也是名门之后。父亲杨宽麟是著名的土木工程设计大师，和平宾馆、新侨饭店及王府井百货大楼都是由他主持设计的。

据说，这段婚姻缘起于杨宽麟的夫人与杨绛二人的相识。当年，杨夫人被勒令打扫街道，人人自危的时候，杨绛不惧“连坐”，总去帮忙。杨夫人感念在心，后来得知钱瑗乱中丧夫之遭遇，恰逢自己的儿子独身，便有意撮合二人。杨绛对杨伟成也非常满意，遂成一段姻缘。

当时，杨伟成已有一儿一女，为了照顾两个孩子，钱瑗终身不曾生育。这件事对杨家两个孩子影响很大，女儿杨敏一直叫钱瑗“妈妈”，毫无生分。继母难当，能让丈夫与前妻的孩子真心叫上一声“妈妈”，实在不容易。钱瑗去世七年之际，杨敏撰文《给妈妈的信》，感人至深。

她说：“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在这七年里，我多次在梦中因见到你而哭醒，在我心底里，失去你是永远的伤痛。知道那道伤痕永远存在，我轻易不敢触碰它，因为它实在很痛！！！你的位置无人能代替。”足见母女之情深。儿子杨宏建虽比杨敏感情隐忍，但也说：“我永远感谢她。”

如无昔年钱瑗待二人视若己出，也不会有今次二人的与怀念。杨敏在文章最后说道：“我们会像你一样：认认真真工作，清清白白做人，平平淡淡生活。”这既是两个孩子从继母钱瑗的身上领悟到的生活智慧，也是钱瑗给世人最好的做人道理。

三

从1959年大学毕业，到1997年病逝，钱瑗把这三十八年全部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奉献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读了数十篇关于钱瑗的文章，虽然诸多文章主旨不同、阶段相异，但是无一例外地都提到：钱瑗性情之狷介、工作之辛劳，常人难以匹及。一如父亲钱锺书所言：“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

虽然钱瑗一生经历了两段婚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她分明是将自己的一生一世嫁给了“教师”二字。对于工作，钱瑗拥有和父亲钱锺书做学问时一样的一丝不苟甚至吹毛求疵的特质。哪怕被人说不谙世情抑或锱铢必较，也在所不惜。凡事竭力，势必尽心。

钱瑗热爱教书，更关心学生。杨绛曾讲：“早年的学生她看作朋友，因为年龄差距不大。年轻的学生她当作儿女般关爱。有个淘气学生说：‘假如我妈能像钱瑗老师这样，我就服她了。’。”工作时钱瑗事无巨细，从来认真，绝不敷衍。同窗章廷桦说她“办事认真得令人吃惊”。钱瑗之死，相识之人一致认为是积劳成疾造成的。

任教期间，钱瑗的工作繁重。从她的一系列头衔便可知晓一二：北师大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英国语言文学》编委、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会委员会委员等等。她还在北师大首开了实用英语文体学这门课，并亲自编写了一套教材。

有时候，她忙到连学校每年的体检都没有时间参加。身体不适也无时间检查。甚至，连学生的情感与婚姻问题，她都会殷切过问。受恩于钱瑗的学生，数不胜数。就算是病中，下半身已然瘫痪的钱瑗也依然在指导学生的论文。说起来，她是真的不爱惜自己。

别人不愿意教的学生，她教。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她做。

别人不愿意提的意见，她提。

钱瑗凡事刚正。

曾有一次教材评审会议，会上有人推荐了一本文学史，并说此书钱锺书等学界泰斗推荐。结果，钱瑗听到之后不管不顾，忽然起身大声说道：“我父亲没有推荐。”此话一出，令当事人尴尬又难堪。一是一，二是二，杜撰捏造，是钱瑗绝不允许的。事实上，钱锺书的确没有推荐，只说此书“容当细读”，再做定论。

钱瑗的同事胡壮麟曾言：“也许是我给历次运动整怕了，只求下半生安安稳稳，不出事，不要得罪人……总有这样那样的顾虑。钱瑗则敢于发表意见，坚持原则，不管是某某领导、某某名牌学校、某某名教授，她都能表里如一，说出自己的评审意见。”同事陶洁也说，谁想走她的后门儿，准会被她骂出来。

钱瑗凡事尽责。

负责教师职称论文与专著的评审之时，钱瑗看到外校寄来的一篇论文，读后似曾相识，再读便觉有抄袭之嫌。钱瑗心知此事重大，不愿贸然定论。因此，她沿着记忆当中的痕迹，遍寻资料，最后找到原作，将涉嫌抄袭的页码和段落一一标注，有理有据，震撼众人。事后，该校还寄来感谢信，致敬钱瑗之用心。

后来，钱瑗身患绝症，卧床不起，依旧为学生操心，为工作劳碌。甚至，她还艰难地为《中小学外语教学》杂志写了一篇稿子。见状，众人心疼，钱瑗却说：“这是还文债。答应很久的事了，欠债总是不好的。”凡事，她都能说到做到。此生此世，她从未亏欠世人。可是她也从未想过，世人亏欠她的，实在太多。

钱瑗凡事勤苦。

当年，已身为博士生导师的钱瑗，不仅给自己的研究生上课，还专门为本科生开了课。由于杨伟成的母亲不愿意住在城里，钱瑗便来回奔波，有时课程集中，她需要一个上午给学生连上四堂课。某次，工作至深夜，次日又要早起去学校，匆忙之中，钱瑗连鞋都穿成了一黄一黑。人人知她心力交瘁，劝她休息，她却不肯。

作为北师大英语学科带头人，钱瑗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北师大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学科建立和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中英合作培养研究生项目”也是钱瑗一手促成和负责的。这个项目还被英国海外发展署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誉为“最成功的项目”之一。所有与钱瑗共事过的人，哪怕是曾被钱瑗指出过问题的人，对她都是史无前例的一致盛赞。

她曾立志要当教师中的“尖兵”。

如今，她做到了。

四

1997年3月4日，积劳成疾的钱瑗因肺癌晚期癌细胞扩散转至脊椎癌，病逝于北京。生生死死，本是寻常。然而，钱瑗从这荒芜人间走过一回，所历之“无我”，令人震惊。她并非完人，亦有欠缺，可她一死，太多人都伤心到不能自己。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丈夫，她的孩子（继子继女），她所有的故旧与学生。

如有来生，愿命运免其劳苦，免其忧思。然而，人生无法重来。其实，也不必重来。钱瑗一生之贵重，不在于盛开时栉风沐雨的来去，不在于凋零时鲜花等身的高低，在于她与暴风为伍而不惧、与骤雨毗邻而不惊的风骨与神采，无须心酸。这一辈子，钱瑗所有的已完和未尽都将始终被怀念。

今生今世，她已是最好的钱瑗。

和母亲一样铿锵，

和父亲一样低敛。

和母亲一样隐忍，

和父亲一样倔强。

和母亲一样优雅，

和父亲一样淡定。



世事喧闹，独她寂静。

本书由“尹子”整理。想获得更多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ynventon 加尹子微信，申请入书社Q群，每天分享畅销好书，精致书籍，精美封面，有目录，你专属的移动书屋。 小编喜欢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QQ: 690585318 微信: ynventon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附录

杨绛年表

- 1911年出生

- 7月17日，出生于北京，家中排行第四。
- 起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
- 父亲杨荫杭，母亲唐须嫔。
- 辛亥革命之后，迁居上海宝昌路。

- 1915年4岁

- 父亲因杭州恶霸杀人案调任北京高等检察厅厅长。
- 随父迁居北京，居东城，在贝满幼儿院上幼儿班。
- 后迁居西城东斜街，在西单牌楼第一蒙养院上学前班。

- 1917年6岁

- 5月，父亲因传讯交通部总长，停职停薪，不久复职。
- 是年秋，从第一蒙养院学前班毕业。
- 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一年级。
- 10月17日，二姐在上海广慈医院病亡，年十五。

- 1919年8岁

- 父亲弃官南归（辞职尚未获准），举家搬回无锡，租居沙巷裘氏宅。
- 父亲大病期间，其好友陈光甫、杨廷栋资助杨家。
- 杨绛入大王庙小学读书。

- 1920年9岁

- 2月，与三姐一起入上海启明上学读书，寄宿校内。
- 暑期之后，全家迁居上海静安寺路爱文义路迁善里。
- 父亲在上海《申报》馆任职，兼做律师。

- 1923年12岁

- 举家迁居苏州，父亲筹备律师事务所事宜，在庙堂巷购得老宅“一文厅”。
- 是年秋，考入苏州振华女校，寄宿校内。

- 1928年17岁

- 7月，高中毕业，考取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
- 是年秋，入东吴大学，寄宿校内。

- 1930年19岁

- 恰逢大弟病亡，错过清华招生考试。
- 是年秋，升入大学三年级。

- 1932年21岁

- 借读于清华大学，7月毕业。
- 2月，清华古月堂，初见钱锺书。
- 同时，拿到东吴大学毕业文凭，获金钥匙奖。
- 暑期回苏州，后到上海工部局华德路小学任教。

- 1933年22岁

- 是年夏，考取清华研究生。
- 与钱锺书在苏州一饭馆内由男女两家合办订婚礼。
- 钱锺书为投考英庚款留英奖学金至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 1935年24岁

- 7月13日，杨绛与钱锺书结婚。
- 在苏州庙堂巷杨家大厅举行婚礼。
- 8月13日，钱锺书和杨绛二人赴英留学。

- 1937年26岁

- 5月19日，女儿钱瑗出生。
- 女儿百日，离开牛津，至巴黎，住巴黎近郊。
- 11月17日，母亲躲避日寇时，于乡间患恶疟疾，不幸病逝。

- 1938年27岁

- 是年秋，一家三口从法国回国。
- 钱锺书在中国香港上岸，赴昆明，去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 杨绛携女至上海，与父亲同住霞飞路。
- 应李姓富商之邀，为其女补习高中全部功课。

- 1939年28岁

- 振华女校（沪校）成立，任校长兼授高三英文。

- 1941年30岁

- 夏，钱锺书回上海，杨绛携女搬住拉斐德路钱家。
- 7月，李家小姐高中毕业，辞去家庭教师之职。
- 珍珠港事件之后，振华（沪校）停办，杨绛正式卸任振华校长。

- 1942年31岁

- 任工部局半日小学代课教员，业余时间写剧本。

- 1943年32岁

- 5月，剧本《称心如意》上演，始用笔名“杨绛”。

- 是年秋，日寇强行接管工部局半日小学，杨绛辞去教员之职。

- 1944年33岁

- 剧本《弄假成真》公演。
- 剧本《称心如意》出版。

- 1945年34岁

- 1月，《弄假成真》出版。
- 3月27日，父亲因脑出血病逝于苏州家中。
- 4月，剧本《游戏人间》公演。
- 4月底或5月初，因日本宪兵司令部调查而受讯，后被释放。

- 1946年35岁

- 是年秋，任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教授。

- 1947年36岁

- 剧本《风絮》出版。
- 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
- 钱瑗患指骨节结核，休养十个月后病愈。

- 1948年37岁

- 7月，钱锺书祖父百岁冥诞，一家三口回到无锡钱家。
- 9月，译作《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1949年38岁

- 解放战争胜利，夫妇得清华大学聘书。
- 杨绛为兼职教授，教大三英国小说选读。

- 1950年39岁

- 4月，从英译本转译的西班牙经典文学《小癞子》出版。

- 1951年40岁

- 11月底，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开始。
- 被调派做翻译工作的钱锺书请假回清华“洗澡”。
- 女儿钱瑗考入女十二中（旧称贝满女校），寄宿校内。

- 1952年41岁

-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结束。
- 钱锺书与杨绛夫妇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

- 1954年43岁
- 译作《吉尔·布拉斯》在《世界文学》分期刊出。
- 1955年44岁
- 女儿钱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 钱锺书升为一级研究员。
- 1956年45岁
- 大幅修改后的《吉尔·布拉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杨绛接受《堂吉珂德》的翻译工作。
- 1957年46岁
- 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一文发表。
- 1958年47岁
- “大跃进”时期，“拔白旗”运动。
- 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一文被列为“白旗”。
- 10月至12月底，下乡（太和庄）学习。
- 是年冬，回文研所，开始自学西班牙文。
- 1960年49岁
- 与钱锺书第一次任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
- 1961年50岁
- 3月，查出胸部有肿瘤。
- 1966年55岁
- “文革”开始。
- 8月9日，被“揪出”，罚至外文所打扫厕所。
- 8月16日，钱锺书被“揪出”。
- 8月27日，交出《堂吉珂德》全部翻译稿。
- 同日，晚上在宿舍大院内被剃“阴阳头”。
- 1969年58岁
- 11月11日，钱锺书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干校，后迁至息县东岳。
- 1970年59岁
- 6月1日，在张黎帮助下，索回《堂吉珂德》译稿。

- 6月13日，女婿王德一自杀身亡。
- 7月12日，杨绛被下放到息县东岳干校。
- 12月1日，妹婿孙令銜在天津大学自杀。

- 1972年61岁

- 3月12日，与钱锺书随第二批老弱病残人员回京。
- 8月，重新翻译《堂吉诃德》。

- 1973年62岁

- 12月2日，受恶邻刁难，避居北师大宿舍。

- 1974年63岁

- 1月8日，钱锺书哮喘病发，送医抢救。
- 5月4日，钱瑗与杨伟成登记结婚。
- 杨绛继续翻译《堂吉诃德》，钱锺书继续写《管锥编》。

- 1977年66岁

- 11月，钱锺书《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 1978年67岁

- 《堂吉诃德》出版。
- 根据西班牙原文重译的《小癞子》出版。
- 9月12日，钱瑗考取留英公费生，飞赴英国。

- 1979年68岁

- 6月5日，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问法国。
- 10月，文论集《春泥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 1981年70岁

- 短篇小说集《倒影集》、散文集《干校六记》在香港出版。
- 在《上海文艺》先后发表《“玉人”》和《鬼》。
- 6月20日，寄出《喜剧二种》修改稿。

- 1982年71岁

- 4月23日，北京大学举行塞万提斯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紀念会。
- 杨绛发表演讲，后将演讲内容写成《人间一年，天上一日》。

- 1983年72岁

- 剧本《喜剧二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 11月2日，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问西班牙。

- 1984年73岁

- 酝酿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将饮茶》抄清，请钱锺书审阅。

- 1985年74岁

- 7月，杨绛与钱锺书结婚五十周年。

- 1986年75岁

- 10月6日，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 10月30日，英国女王来访，与钱锺书共赴国宴。
- 散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关于小说》出版。
- 散文《丙午丁未纪事》、随笔《失败的经验》发表。

- 1987年76岁

- 散文集《将饮茶》由三联书店出版。
- 2月，剧本《风絮》发表于《华人世界》第一期。

- 1988年77岁

- 长篇小说《洗澡》出版。

- 1990年79岁

- 由钱锺书《围城》改编的电视剧播出。

- 1991年80岁

- 11月1日，动笔写长篇小说《软红尘里》

- 1992年81岁

- 3月28日，她大彻大悟，毁掉《软红尘里》稿件20章。
- 7月，散文集《杂忆与杂写》出版。

- 1993年82岁

- 3月5日，钱锺书做大手术，摘除肿瘤和一个肾。
- 杨绛被查出冠心病，左心室肥厚。
- 杨绛整理的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出版。

- 1994年83岁

- 夫妇共同整理的钱锺书诗集《槐聚诗存》出版。
- 8月19日，钱锺书手术，摘除膀胱瘤，肾功能衰竭。
- 《杨绛作品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一次印刷出版，前后共出六版。

- 12月，《杨绛散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 **1997年86岁**

- 3月4日，钱瑗病逝。

- **1998年87岁**

- 5月，杨绛将钱瑗存款6万元作为钱瑗基金，捐北师大外语系。
- 12月19日，7时38分，钱锺书去世。

- **1999年88岁**

- 写《从“掺沙子”到“流亡”》，分三次发表。
- 整理钱锺书笔记，集成《钱锺书手稿集》。
- 从2003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四十五册。

- **2000年89岁**

- 1月，散文集《从丙午到“流亡”》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 4月，《斐多》出版。

- **2001年90岁**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集》十册。
- 9月7日，设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

- **2003年92岁**

- 长篇散文《我们仨》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 7月15日，写《杨绛文集》自序，并选定书信四封。

- **2007年96岁**

- 8月，随笔集《走到人生边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2011年100岁**

- 7月7日，百岁诞辰，接受上海《文汇报·笔会》专访。
- 7月8日，上海《文汇报·笔会》刊载长篇访谈录《坐在人生边上》。

- **2014年103岁**

- 8月，杨绛此生最后一部作品《洗澡之后》出版。

- **2016年105岁**

- 5月25日，凌晨，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一百零五岁。

本书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任何对本书籍的修改、加工、传播自负法律后果。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只有读过杨绛，你才会明白人的一生究竟有多少种可能。

她是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著作《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享誉海内外；她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的《唐·吉珂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译本。

她才情卓然、修养极高，却甘当钱锺书的“灶下婢”。钱锺书盛赞其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夏衍先生则说“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她的一生历经百年，从大家闺秀到一代名媛，从小荷尖尖到声名远扬，却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始终淡定安然，在自己的天地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爱读：每天为您
分享好书，精选书摘

责任编辑：丰雪飞

项目策划：读韵匠心·张应翔

监 制：黄 利 万 夏

特约编辑：简秋生

封面绘图：希 谷（鲁梦瑶）

内文插图：@叁横壹竖

封面设计：吕彦秋

紫图官方微博：@紫图图书

团购电话：010-84798009

天猫商城紫图图书专营店：<http://ztts.tmall.com>

网上试读更多紫图超清晰电子书

获取新书信息，购书、读稿，为图书纠错，请登录：

紫图官网：<http://www.zito.cn>

联系电话：010-64360026-103

紫图书库 | 9227
吴然文学 | 027

迄今更富诗性与美感的杨绛传记

畅销书《世间最美的情郎》作者王臣倾情力作

（杨绛）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

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周国平

能称得上“先生”的男性究竟不多，女性更是寥寥，但杨绛称得起。

——中国青年报

她坚守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操守，她坚贞于伟大女性的关怀与慈爱，她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杨绛的内心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

——搜狐网



紫图图书
我们策划精品畅销书



上架建议：畅销·文学

ISBN 978-7-5596-0108-7



9 787559 601087 >

定价：42.00元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更多书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